

馬崙著

綠化大地



新亞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马彦，原名邱名崐，另署梦平、丘岷、龙琦、帖木彦、邱子浩等。1940年生于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埠巴列岸东村（祖籍广东丰顺县）。梦平的小说、马彦的作家传记史料和丘岷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已有一定的评价；其实，马彦也是不俗的散文作者，散文作品由赵戎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1972），亦被张树林编入《马华当代文学选·散文》（1984）；另有多篇散文收入《建国十年征文佳作选集》（1976）、《礼篮》《文章选读·第一集》（1990）等。不下5篇作品被选入大马华文中学校本当教材。1978年荣获马华文化协会第2届散文组文学奖。现任华文小学校长、大马作协理事会上诉委员（1990~91）兼柔佛州联委会副主席。已出版的著作计有：长篇小说1部、中短篇小说集10部、游记1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8部，和新马写人传记2部。生平事略分别刊登于中国、香港等地出版的：世界文学家大辞典（1988·四川人民出版社）、现代潮汕名人录（1989）、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1990）、星马人物志·第四集（1990）等专书中。受邀编选出版了《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1984）。

拉曼大学中文系 惠藏
图书馆

馬崙



2012-8-31日于士姑莪

邱名峴 (馬崙·夢平)
KU MIA KUN

57, Jln. Timah 6, Tmn. Sri Puteh,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67608 H/P: 012-7345845







新亚马华文学丛书⑥

绿化大地

马岩著



新亚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華北學堂設計與建築

北平大學

卷之二



北平學堂設計與建築

总序

马华文学发展于1919年，到今年，恰巧是七十周年。七十年，比起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化先进国家的文学历史，自然并不久远；可是，马华文学是中华文学的传承，她虽然只有七十年的历史，却秉承了三千余年的中华文学渊源；再说，华族在十九世纪才大规模地移殖到这块国土上，迄今也不过仅有百余年，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七十年，可不是一段很短暂的历史了。

文史家林水椽讲师在《马来西亚华人史》一书的绪论中，把马华文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期：1919 — 1924年。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带着浓厚的侨民意识，格调也不高。

第二期：1925 — 1926年。这是南洋思想萌芽的时期；从艺术表现来看，这一期的成就比第一期高。

第三期：1927 — 1933年。这段时期，许多报纸的副刊都为建设南洋色彩的文学作出努力。

第四期：1934 — 1936年。当时文坛颇为沉寂，文艺创作也无任何特出表现。不过，在文艺理论却有丰富的收获，文学应有地方性的论点被提出了。

第五期：1937 — 1942年。这时期文坛又充满了活力。

林讲师也指出：从文学表现来看，由第一期至第五期，马华文学正如从溪流汇成大海；从艺术成就而言，也是从幼稚渐趋成熟。

从1965年开始，由于马新两国分家，两国文学深受彼此不同的国情与国策之影响，逐渐分道发展。在步入七十年代之后，马华文学渐渐受到华社的重视，因此，不少华人社团设立了“文艺出版基金”或“文学奖”来奖励写作人，并协助作家将作品出版面市。到了马华文学晋入七十周年的今天，华人社团更准备为她联办一个史无前例的“第一届马华文学节”。这个在马华文学史上属于首创的“文学节”，将于今年十一月间在吉隆坡举行，活动的项目除了颁发最高荣誉予作家的“文学奖”外，尚有四项征文的颁奖礼以及文学史料展览、文学讲座、文学之夜等等活动，相信必定能为马华文学掀起一股热潮。希望这是个美好的开始，随着“马华文学节”举办之后，马华文学不但更为华裔同胞所重视，而且马华文坛的作家们，能够更加投入的从事文学创作，让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并使得马华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不但被接纳为国家文学的一环，而且能在全世界的华文文坛里占上一席之地。

马来西亚新亚出版私人有限公司成立伊始，我向杨天助先生献议出版一系列的《新亚马华文学丛书》，他不但毅然地接纳了，而且还授命由我负责主编。杨天助先生从事出版事业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新加坡新亚出版社早已为许多位新华作家出版过专辑，此次在马来西亚成立新公司，就以《新亚马华文学丛书》来作为创业献礼，这不但具有深切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杨先生及新亚的工作同仁对文化的诚意及使命感。特别是这套《新亚马华文学丛书》在作为马华文学七十周年庆礼的“第一届马华文学节”及时推出，更加深具意义！

马汉

· 1989年8月18日 ·

绿，是青年人的梦

——序马岩散文集《绿化大地》

在马华文坛上，马岩（梦平），不愧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是颗光芒四射的星星！

他不但小说写得出色，短篇与长篇一样擅长。已结集出版的作品，如《长堤》、《看见风的人》、《不碎的海浪》及《迟开的槟榔花》等等，我认为，都是可以传后之作。同时，在史料方面，他也不断长年累月地辛勤收搜，出版过极富权威性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成为目前研究新华与马华文学人士必读的参考书。即使在散文创作领域里，马岩也有不俗的表现。这本新书《绿化大地》的面世，便是作者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收获。

散文可说是马岩文学创作的“副产品”，加上所用笔名又繁多，如：江汛、夏洛、华驹、帖木岩、冬崎、祝贺、芭桐等，因此，鲜为读者所知。但其散文在文学上的定位，并不在其小说及史料之下。无心插柳，柳，往往成荫。马岩的散文，依我的看法，也正是如此。

马岩早年的散文，正如其他成长中的作家那样，文采平平，文字也稍嫌松散。我较为喜欢他后期的游记，

比方《如花似梦的旅程》、《马尼拉湾的落日》及《在中吕宋平原上》等篇，非但文采飞扬，在娓娓似水的抒写中，有历史的掌故，有个人的情怀，……由此可见作者在散文创作上的功力！游记，这一类的散文，易写，但不讨好，写得太细，容易沦为流水帐；写得太简，又往往令读者陷入五里雾中，不知是花还是草。我个人以为：一篇上好的游记，应该象一部上好的记录片，该详的要详，该简的要简，而且更要有绘画上的远近之分，给人一种立体感。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看了那篇游记，有如旧地重游，在温馨兴奋之余，发现当年还有许多漏眼之处；如果你正想去游历那个地方，看过游记，来日再到现场，应该“有似曾相识”，但“相逢恨晚”的感叹。我在翻阅马苍最近的游记时，心中便有以上这种如潮似浪的感触。

集子中的《森林与沙漠》，曾于一九七八年荣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二届散文奖，连同本书的书名篇《绿化大地》等，一齐被收入由该协会所出版的《马华当代文学选（散文）》。这可说是，马苍在散文创作上的另一项肯定。综观马苍这两篇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写得很用心，用字遣词都均有独到之处，而且文字后面也蕴含有许多警世哲理。读者们不妨自己细细研读。

总的来说，马苍的散文创作，也可说是文如其人，

其风格古朴淡雅，平实自然，可读性很高。好，让我抄录他在《绿化大地》这篇散文中的几句作为结尾吧：

“绿色是诗，是青年人的梦，是永生。绿焕发了青春，绿象征着蓬勃的生意，绿蕴蓄着幽邃的诗情……”

作为马峦多年来在文艺上的战友，我谨此祝福他：今后更努力于散文创作，写出更出色的作品来！

慧适

(1990年11月1日于胡姬小筑)



马华散文作家兼诗人慧适(右)，也是大马胡姬界名人；他与马峦(左)共赏满篮的胡姬花。

绿，是青年人的梦

——序马峯散文集《绿化大地》 慧适

- 绿化大地 1
- 生活在黄梨乡 7
- 森林与沙漠 10
- 橡林之歌 17
- 零章断简 23
- 槟榔园拾梦 31
- 枯坐小天地 37
- 一个骑士的告罪书 43
- 高飞的鸽群 48
- 海上十一小时 53
- 海向我召唤
- 乘拖网渔船
- 日出前后
- 在马六甲海峡
- 拖网这一行
- 渔人的故事
- 爱情·诗篇·生活 70
- 飞瀑遐思 73
- 那片浓荫 78

目
录

静默山有情	84
赶在黎明之前	90
边佳兰组曲	93
(一)海上奔程	
(二)寂寞渔乡	
(三)伫立山巅	
(四)海滩踱步	
(五)捡拾贝壳	
(六)钓鱼之夜	
(七)美丽远景	
如花似梦的旅程	104
早安，黎萨公园	114
马尼拉湾的落日	119
在中吕宋平原上	123
松市逍遥游	128
马尼拉采风录	137
忧郁的十二月	146
从初苗到巨树	158
海峡岸上	161
甘榜之恋	167
野草闲花无限数	174
——代“后记”	

绿化大地

大地回春。

又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了。

在多种的颜色中，绿色是最受人偏爱的了；它是宇宙中最柔和、最永恒的色彩。那广阔无垠的绿景挺教人喜悦！

容我大敢地形容：绿色是诗，是年青人的梦，是永生。绿焕发了青春，绿象征着蓬勃的生意，绿蕴蓄着幽邃的诗情，给人以柔和宁静与淡泊的感觉。

诗人也偏爱这个字眼，被应用到诗中的“绿”字，每每使整首诗生色不少。杜甫的“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吴伟业的“系艇垂杨映绿潏”，那绿色境界，不是使诗的美感油然而生么？

在赤道边缘的土地上，雨水充足，滋润了大地上的植物，再加上终年是夏，所以四季常绿——散布在各地的草木，把大地绿化起来，显出一片欣欣向荣，永远洋溢着春的气息。

生活在马来半岛，不曾到过温带地方，更没有机会见到白雪皑皑的严冬景色，无法亲自领略到春夏秋冬的

变化，以及冰天雪地的况味。

然而，在影片中，倒也见过温带的阔叶树，在秋冬两季落叶时露出一副光秃秃凋零的样子，甚且看到洁白的雪厚厚地铺在地面，雪花在森林间飞舞；而那落叶松、白桦和其他阔叶树的叶子，都掉落下来，到处是一片白惨惨的雪景，只有极少的针叶树，在白雪纷飞之际，仍然披着满树翠绿的针叶。偶尔，还看见白雪挂在翠绿的针叶树上呢。

呵，那雪地上的一小片绿景，该多可爱呀！——这难怪西方游客回国之后，经常赞美新马是绿色天堂，独特的热带风光使他们难忘。

住在热带地方的我们，似乎很少赞赏西方人心驰的绿景。这里的绿野太普遍了；我们一出门，绿色便映入眼帘，远山近树，田岸沼溪，岗峦平原，椰林胶园……都让那个“绿”字包括殆尽。那长满了翠绿林丛的山坡，景致璀璨的河湾，富有诗意的湖泊，葱郁壮美的避暑高原，森林覆盖着形成天然翠绿的华盖，到处是苍椰翠橡，山回水抱，青山绿水……壮丽的天然景致，无不跟绿色有关系。绿意盎然，正象征生气蓬勃，远景灿烂。

生活在城市里，与绿色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而烦躁、喧哗、紧张和窒息的感受，正与日俱增；谁不因此感到厌烦！我们希望让心田常绿，生命长春，惟有投

入大自然的怀抱。郊区是一片苍翠，绿荫处处，是个大好的消闲地点。

到原野去，不论是胶园，在椰林，在油棕园，在黄梨园，在稻田，或在菸草园等园丘，那一树接一树，层层树木蔚成苍翠的密林，那一望无垠的稻田，绿油油的稻禾向人点头。我们居高临下，那万树凝翠，一片苍翠的草木，宛如是绿波浩瀚的海洋。——呵，就是这个由绿浓化为苍翠的面貌，使劳苦大众有了信心，有了远景，更勤力地苦干下去，等候丰收季节的到来。

到高原去，不论在云顶，在金马卷，或在福隆港、太平山……都有无数的青山翠谷，茂密的森林环绕，峰峦竞秀。那登上高原的山路两旁，深密的原始林，野草丛生，高大的乔木常绿的阔叶树和莽林，都在烟雾的笼罩中，原有的绿意化为凝翠的灰颜了。

到海边去，不论在奔艾，在波德申，在邦咯，在丹絨武雅，或在尖必洛，在爱情滩……你都会望到那绿海，尤其是东海岸一带——南中国海的绿涛，总爱跳起银色之舞，热烈欢迎你，并展示她那豁达的胸怀！哦，那散布在碧波上的青翠岛屿，给茫茫的大海平添了几分秀丽的景色。有的岛屿虽小，却有美丽的神话，或可歌可泣的传说；岛上充满着诗一般的韵味，梦一般的况味。而沿海堤岸遍植的海松和椰树等，则变成屹立着的一道绿色的屏障，在海风吹拂下显出潇洒英姿。

自小，我在树黛山岚的绿色世界长大。

那山芭地带被一望无垠的树海包围着，住屋周遭，有胶林、槟榔园、菜圃，有草木和香蕉树，举目所见，绿荫覆顶——密密层层树叶，投下一片阴凉。在绿色天地中，一切都得靠双手去应付和创造，因此，绿的环境教我懂得吃苦，懂得容忍，若要生命之树枝叶繁茂、绿意盎然的话，不是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吗？

也许是受了绿色的熏陶，直到今天，我对于树木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徜徉绿野，心中就充满了生命的喜悦！

有人说，颜色的魔力是强大的，操纵着人类的视觉，影响人之心理，比如红色给人警觉，绿色给人以冷静。近视者经常凝注满树绿叶，将使眼睛的近视程度稍减一些。——我不怀疑这话的真实性，但我更相信乡村到处的绿景，会冲淡在记忆中城市所给我的坏印象；当绿色映入眼帘之际，每每使眼球的视觉上感到柔和宁静。

忘不了那一回，见到一个吸毒青年倒毙在横巷的情景。从城里归来，那丑恶的印象总撇不开，后来走向果园，就是那片绿荫，使我紧压的心弦舒松了些。

绿树可以创造一种愉快怡人的环境，促成更优雅与更凉快的天地，所以城市的发展也推行“植树运动”了。

朋友住在第十四层楼的组屋大厦里，他来信说：城

里人多利字挂帅，城府深沉，明争暗斗，没有同情心，连人情味也不复存在了。他又说，他的左邻右舍很不友善，毫无热情，同楼共住两年，多半谈不到二十句话，那有同心协力的表现。

我想，与其跟这些冷漠的人为邻，还不如和乡间的绿树为伴更好，因为至少树荫是不自私的，给任何人带来凉爽。

“革命”是“冲激”的字眼，甚至使人有所忌惮，然而，“绿色革命”却是温和的，使人们生活的节拍加速了。农民响应了绿化大地的号召，向荒山进军，向沙漠进军，向海滩进军，向“四旁”（路旁、村旁、宅旁和河旁）进军，植树造林，采用最新的技术，使国土山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寸草难生的赤地也出现了片片绿洲。

以农立国的国家，在推行“绿色革命计划”之后，使农民家庭都受惠不少，不但提高生活水准，而且好多被认为不可能的事，都成为事实。——面对七十年代的挑战，我们亚洲不是早已展开“绿色的革命”了么？

扩大技术革新，撒哈拉沙漠也将出现绿洲；荒芜的毛里塔尼亚，不是已建立现代化的首都？“黄沙碛里本无春”是过气的诗句了，而戈壁沙漠的面貌已改观。

不要再说“今日，在每三个婴孩诞生后，便将有两个人面对贫困与饥馑”的预言，这种不利的趋势，显然已

开始在转变中；而这种改变，应归功于各国所展开的“绿色革命”。

你说，绿不是人类的新希望吗？

一九七七年二月杪



生活在黄梨乡

我常常朝着地图端详：半岛西南笨珍县的北干那那，是一个黄梨盛产的地方。——噢，她是我的家乡！

辽阔的黄梨芭象一面海洋，绿油油的叶片宛如波浪；一颗颗梨菁褐中带黄，成熟的梨菁香味随风飘荡。

我生活在这儿，这儿是我生活的疆场。

每天，我奔波在黄梨芭场上；我在腐殖土的小径上歌唱。

早在六十多年前，先人来到蒲莱河两岸，不怕毒瘴，也不怕蛇蝎虎狼，千辛万苦的在沼泽森林拓荒，终于用血汗建立了弹丸的村庄。

新辟的芭地多是煤泥地带，最适宜栽植黄梨苗秧；大伙儿辛劳努力的垦殖，沼泽森林变成了青翠欲滴的黄梨园。

——这儿就用特产作为地名，于是，北干那那（PEKAN NANAS）的芳名传遍四方。

黑云遮蔽了明亮的月儿，日本兵侵占了马来半岛；蝗军肆无忌惮，黄梨树也遭了殃。在恐慌中，大家仓皇逃难；黄梨园长遍了野草，老鼠蛇蝎在黄梨丛躲藏。家乡的面貌满目疮痍，夜里蚯蚓的鸣声最凄凉。

战后，荒芜的园丘推行多项发展，故乡逐渐恢复了原状。紧接在“猛迪卡”声之后，黄梨园更传来阵阵的歌唱，村郊也建立了黄梨制罐厂。罐头黄梨在海外有良好的市场，厂方天天收到新订单。

父母老了，我们却长大粗壮；年青的一代，成为新力量——我们是一群年青的梨农汉。

我爱我的园丘，我站在工作岗位上：戴草帽，穿长袖衣，配手套，弯着腰板栽苗秧，挥动锄头除莠草，背着喷射筒施放“尤尼雅”肥粉。

黄梨树心接受了“来花粉”，开了花，转眼便结果啦！

黄梨苗栽下十八个月，黄梨便可以生产。大大颗的梨菁映着农人的脸颊，绿波间黄光点点，我们的眼睛瞧出了喜悦的光芒，大伙儿的笑声多么清朗。

收割梨菁的日子最繁忙，连十一岁的弟弟也得帮一帮，五十六岁的母亲还背着竹箩筐。

竹箩筐里盛着三十多颗梨菁，黄梨担子压弯了哥哥的脊梁。我们把梨菁挑到路旁堆成小山，让罗厘车载往黄梨厂。

昨夜小雨，小路湿滑泥泞，用脚车推运梨菁最困难。如火的太阳挂在天上，穿在身上的是象浸了水的衣裳。

这一个旺季，比往年更多产，梨菁似乎更肥硕更漂

亮；哥哥淌着汗的脸挂着微笑，小妹妹也预算到今年的收成更可观，父亲准会答应她参加学生旅行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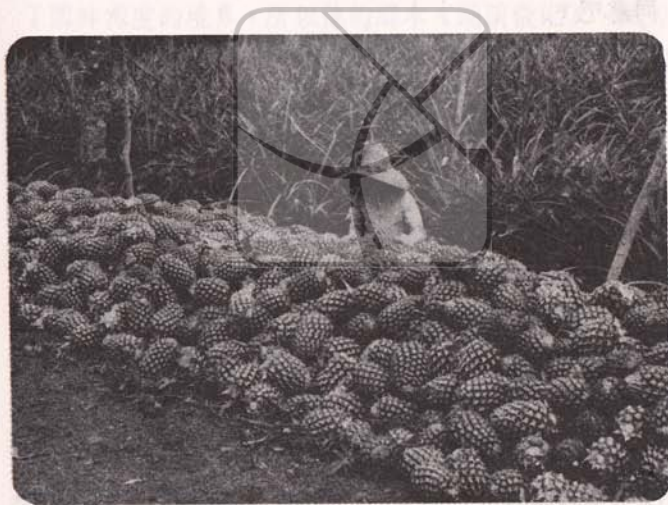
大热天，我们暂且到小寮去纳凉。

——呵，那远处的采梨姑娘，你的山歌悦耳嘹亮。

我挥着草帽向她召唤。我们从清早忙到夜晚；今晚，我和她还要上成教班。

劳动的生活里充满着欢畅；我呀，我永远爱着这个黄梨乡！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黄梨成熟时节，梨农在忙碌中满怀欢畅。

森林与沙漠

我彷彿又见到一群没有民族观的聪明人，背弃了传统的森林，在文化的沙漠上，骑着从西方借来的骆驼，毫无目标的横渡着。

如果说，人类是最善忘的动物，也许有不少人要否认。要是你说，人们常遗忘了森林的好处，大家都会同意吧？

静静地挺立在大自然中的森林，青葱茂密，它是人类祖先的老家。——最早的原始人住在大森林，在树上筑巢居住，后来又搬到洞穴安身；跟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一样，差不多完全仰赖野生的果实、生菜和树根来充饥，或捕捉小动物来吃。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远离森林了；然而，今日的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需要依靠森林取得一些资源。森林，永远是人类最亲近的自然环境，是绿色的宝藏，使你有最安适而美好的感受。

在热带的树木，四季常青。这里的土地，自然被苍翠蓊郁的热带林掩盖着——构成一座座绿色的森林，簇拥出一个个丰盈的世界；有的由山岳擎托着，一抹跃空的青翠，繁茂壮丽。

漫山遍野，密密的林木簇拥着，我们几乎看不清它的来处，也望不见它的尽头，只是浩浩渺渺的一片深林密菁，宛若无边无际的绿湖。而浓密的绿叶在风中吹动，又恰似绿湖中正掀起一阵阵碧浪。森林，除了增添风景的美丽之外，还供应多种的生活资源。长久在这个大自然中怡养心性，便有一份恬适的心情，可以得到一种人生的启悟，从而培育个人远大的理想。

你一定认识梭罗吧，他摒绝尘土，在森林里架屋独居，恬澹自甘，培养了恬淡的襟怀和人性的坦诚，写出了园林深度的境界，所以他的那本《湖滨散记》，成为有生命、有实感和有灵性的作品。而诗哲泰戈尔，更以印度的森林哲学为基点，来体验自然和人生，难怪他的创作充满感人的生命力。

自久远以来，人类便决心以智慧和力量，去开伐与征服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垦殖工作。为了要取得许多有经济价值的树木，人类得砍伐森林；为了要开辟农耕地，人类得征服森林，而且把猛兽毒蛇赶走或消灭。就这样地，人类从懂得农耕和采伐之后，多少荒僻的连绵的森林，已变成一片片丰饶的平地；工友们仍不断的把贵重木材开采出来，还采集了大量的造纸原料和其他工业原料……渐渐地，恒久长存的森林也有了异样，鸟兽虫鱼也无法安心栖息故园了。

于是，人类粗壮的手战胜了大森林；而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更可以支配一切，整个森林很温驯的被征服在他们脚下。浩浩千里的芭场，在农人们悉心的照顾下，膏腴之地长起硕壮的农作物；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迤邐而去，一条条公路昂昂然的坦展着，丛丛簇簇的楼房矗立起来，一根根高挺的烟囱耸立着，傲视着四周的一切……过去原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今日却变成一个个缤纷的世界，升华成为一座座巍峨壮丽的城市，是人们更理想的安顿自己的地方；让外人看上去，有一种挺秀健朗的感觉。

于是，地球上的森林逐渐减少了，它的容貌不断的在变动着——它早已不是那个老样子啦！

森林有丰富的资源，然而它不是个无穷无尽的宝库；倘若不受管制和有限度的砍伐，却肆意的开伐和破坏的话，总有一天，森林的资源将消失，木材业将开发殆尽，同时，还威胁到野生动植物的活动及生长，并妨碍气候和雨量等……最终，人类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哩！

直到面临短缺危机的时刻，善忘的人类才记起森林的好处。他想，森林的益处真不少——它可以防风和保护土壤，尤其是在河流两岸，树林可使岸泥不致崩泻。在风沙大的地区，积极造林是最好的天然屏障。他又想，城镇的生活是嚣叫和喧腾的，文明进步带来过多的污烟秽气，正需要靠森林来吸收与调和污化的排泄物，滥伐

森林间接影响了人类的健康。还有，植物和水也需要氧气，然而，人们破坏了森林，造成河水污染；水中缺乏氧气，河水的作用便相应的消减了。而浓密的森林，还储有大量的水蒸气，天也常常下雨，自然就可以防止旱灾啦。……他的脑筋似乎特别灵活，他又进一步的想下去：雨量少，必然会影响到农业和家畜业；如果热带森林被滥伐殆尽，便随时可能会变成“半沙漠”地区。东非就是一个好例子，那儿森林极少，雨量稀少，加上由北部沙漠的热流吹过来，造成旱季的时间延长。再说，破坏森林常导致一些具有医药价值的植物，也被铲除而告消失了……有一项研究报告书，明显的指出：倘若当前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全球有几十万种植物和动物（主要是在热带地区），将在本世纪以前宣告绝种。

人类本身竟是大自然的最大破坏者。呵，万物之灵呀，你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呢！不智的做法，甚至使人底生命也萎缩了。

警钟响了，有人提出来研讨——如何寻求途径节制森林被开发的速率，推行植林的长远计划，积极保护森林，不致于恣意破坏糟蹋……这些措施，无疑是保存现有森林资源的惟一途径吧。过去，森林有着丰富的资源，等着我们去开发；今日，多少已被滥伐破坏的森林，正等着我们去培植、去爱护、去重新造林，才得以再生和循环作用。试想，被砍伐的树木已经比重新种植

的树木多出多少倍，而需要一百年才长成的红木，只需数分钟就被砍掉了；同样的情形，本地的一棵红巴麻树，必需历时五十年才能充分的成长，可是若用电锯将它锯倒，费时不到十分钟哩！当你手持电锯要伐树之际，何不再衡量一下轻重呢！

人终究是不能离开自然的。人类大幅度的挥霍森林，使我们不由地想到广垠灼热的沙漠。

哦，那占了地球土地三分之一的沙漠荒原，是个死寂的天地，酷热干旱，万里无云；那直射的阳光是毒辣的、可怕的，天上没有一丝云，也找不到一株棕榈树让你躲避纳凉一下。烈日炙晒，不仅使人浑身冒汗，甚至可以令人在数小时内脱水呢！

此外，那一片片黄沙，不时让狂风挟着在空中飞扬，使行人更为之趑趄。有时，那沙粒竟会唱歌或怪叫。偶尔，还下了几种不同的怪雨；这时，在风中袭来的沙粒，更是横冲直撞。到了夜晚，沙漠上的热气蒸返大气层，气候忽而又转为清凉，或象霜雪那么寒冷。

在沙漠上极目四望，只见黄沙无垠，没有一丁点儿绿的东西。大漠茫茫，你准会感到自身的渺小，生命的飘忽，以及内心的虚空吧。由于雨量水分的缺乏，生物难以生长，当然不适宜人类生活。呵，荒漠蛮横，而且冷酷无情。

尽管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然而“沙漠化”的问题却

教人震惊。

有人说：全球各处的沙漠地带正在不断扩大——蚕食肥沃的耕作农地（平均每年约有一千五百万亩左右的土地变成沙漠）。要是不采取防止沙漠化的措施，有一天尼罗河两岸的膏腴之地，也将会让沙粒覆盖呢。

森林与沙漠，都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在现实扰攘的世界，森林逐渐变为平地，沙漠却不断的在扩大。我仿佛又见到一群没有民族观的聪明人，背弃了传统的森林，在文化的沙漠上，骑着从西方借来的骆驼，毫无目标的横渡着。那沙漠之舟，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显得很笨重，似乎是拖着脚步前进。绿洲坐落在哪里呢？

一位酷爱旅行，而且常出国的朋友说过，他向往沙漠之旅。同时，他也喜欢描述在南美洲赤道森林的见闻，新奇有趣。他说，他有冒险的精神和兴趣，希望有一天能到撒哈拉去跑跑，领略荒漠的景色——从沙漠的前哨站突尼斯，直到大沙漠的边缘，只是数百里的路途，但却是艰难的行程。

他肯定，沙漠的景致另有一种奇异之感：辽阔无涯，寂寞神奇，变幻莫测。它具备特别安静和突出的美丽。远望撒哈拉沙漠的落日余晖，射在沙丘骆驼队和摇曳的棕林里，那是人生旅程中的另一景观吧。在那碧空自由翱翔的金色雄鹰，让你想到另一种奔放。

他又表示，他要探触在撒哈拉沙漠周围建造的一道绿色屏障（防沙林），尤其是沙漠南部的绿色堤坝。那些悉力栽植的阿利波松树，在防风止沙方面一定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阻挡风沙进入种植区。他还想向比多英游牧民族讲解，利用骆驼棘和鹿角草种植成行，可减低地面风速和阻挡飞沙，或者使用水泵，将水由其他地区抽到沙漠来……朋友有远大的理想，而且有伟大的爱心；他心头擎托着森林，自有润泽智慧的泉源。

我仰慕森林的庄严，我盼望沙漠的绿化。

在沙漠上跋涉，在沙海之间，面对白雪皑皑的山峰，干涸风化的河床……谁都渴望点点的绿洲或者葱茏的树木，簇拥出一个丰盈的世界！在还未抵达绿洲之前，我们应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力量；在无可如何之际，且让我们创造自己心中的新大陆吧，尤其更要绘出共同的远景。否则，我们的生命将是萎缩的；在沙漠化的心灵上，实难开出花果来，甚至变成心灵的窒息。也许有一天，人的性灵将枯亡，人类竟变为非人化哩！你要心灵不窒息，首先要有心灵的觉醒，然后在心田上造林，让它象围墙一样拦阻着风沙。它仿佛也是一排排绿色的卫兵，在守卫着本土。于是，那沙漠不再扩大，而荒漠地带也可以耕种了。

绿洲，不就是这么保护下来的么！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

橡林之歌

我，好比是一朵白云依偎着蓝天，打从年幼的时候，就与胶树相伴在一起。

好多年来，我对橡胶树始终有着极大的亲切感；凝望一片片黛绿的橡林，每每引起我无限的遐思，而且挑起了我那湮远的记忆。

幼小的时候，我家右边傍着一片蓊郁广大的橡林——一棵棵橡胶树，井然的排列着，由小河边缘伸延到老远的地方去，宛如放哨的士兵。

父亲曾经是一名胶工，而胶园距离我家又那么近，所以，我们五位兄弟姐妹稍微懂得人事之后，就把橡林当作是我们的娱乐天地。

橡林里到处都是小径，到处都是玩迷藏的好地点，任由你奔窜。

乡村里的小孩子是很少吃闲饭的，他们也得尽可能协助大人干活；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六岁那年，我就跟着父亲投进浓密灰黯的橡林里去，走着凹凸不平的小径。父亲割胶，我抽拾胶丝，或者捡取胶杯中的胶膜。父亲一再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橡林里到处都有一条条浮露出地面的树根，和一些窟窿；偶尔一疏忽，就有

给拌倒，跌个四脚朝天或饿狗吃屎的危机。

九岁的时候，我就向父亲学习收胶和做胶技术。如果遇到一两棵被暴风刮倒下来的老胶树，父亲便会指教我如何使用胶刀来割胶，而那倒下来的胶树纵使割伤了树身，也是不打紧的。

那时候，父亲为了激起我力争上游的求学情绪，期望我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所以他说过几次类似的话：“阿皎，将来你大了，希望你走出这块园丘！到外头去走那平坦、宽阔的道路。不要象你爸爸一样，一世人‘拜树头’，粘满一身树棍屎。所以，你不该做野孩子，有书读就必须要用功一点！知道吗？……”

当时，我心里总是暗忖道：“橡林的天地才广阔哩；做一个苦干、好强、勇敢的野孩子，又有什么不好呢？”

每天，我们赶在黎明之前就起身了；有时候，在凌晨五点钟左右，胡乱地吃了早饭，准备好了胶刀与胶桶等，头顶绑着一盏火水灯，便踏入橡林，然后又将那只装胶丝胶屎用的小桶往腰上系好。我们迎着冰冷的寒风晓雾，奔走在黯朦朦的橡林里，踏上了生活的征途。

在火水灯那晕黄的光线之下，我们握着锋利的割刀，在胶树的躯干上小心翼翼地割着，割下适量的“水皮”（以免因割得太深而伤及树身），让乳白的胶汁流出来，盛在胶杯里头。才割完这一棵，旋即飞快地跑到

另一棵去；从这一行奔到那一行，由这个山坡窜到对面的山坡去。

每天，我必须花费三、四个小时，赶着割完约莫五百余棵胶树。——橡胶，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我们为了生活，为了一家大小的温饱，同时也为了地方的兴盛与繁荣，不怕夜黑风高，不畏蚊咬蛇噬，挥动着胶刀，奔走在胶树与胶树之间的小径上。

这一大片橡林，仿佛尽是蚊子藏匿的大本营。那一只只讨人厌的黑而大的蚊子，成群结队的包围着我们，追随在我们周遭，伺机停驻在皮肤上面，吮吸着我们的血液，使人感觉到痒痒痛痛地怪难受；我狠狠地举手拍下去，蚊子那饱涨的红肚子，竟然被我打得鲜血四溅。同伴们为了驱逐蚊子的干扰，多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在这情形下，也惟有多吸几根烟，才能靠烟雾薰跑这种可恶的吸血虫。——如果你对胶工讲述抽烟对于各种病症有影响的话，他们只有摇头太息的份儿；眼前的困扰已经解决不了，未来的健康哪有法子照顾到？

好不容易才把胶树割完了，这时刻已是九点左右；我们坐下来憩息一会儿，同时吃喝一些带来的点心与饮料。之后，我们提起胶桶走入橡林收集胶汁去了。

这当口，胶杯内已盛满一杯杯的胶汁，宛如牛奶一般的在朝阳照射下微微闪光。我们把这一杯杯的胶汁倒进胶桶，跟着，又把一桶桶的胶汁倒入更大而有盖的胶

珍里。中午之前，我们把装满胶汁的胶珍挑着或载到胶房去，在那儿把胶汁制成胶片。

年年，月月，天天：每一个清晨，我们都到橡林来干活。除了农历新年停工三两天之外，我们是从不自动休假的。然而，若是雨天的时候，由于“水限”的缘故，我们就无法工作了。

因此，我们有一句流行的口头语：“不怕蚊叮虫咬，不怕猛禽恶兽，只怕水限雨淋。”——原来“水限”是指风雨过后，橡胶树表皮湿了，胶工们不能割胶，只得被迫停工在家休息。

“水限”可说是胶工们的致命伤。试想：胶工绝大多数是赤贫人家，平日赚一天吃一天，如果接连几天下雨，没法子割胶，怎能不为了生计而愁眉苦脸呢！所以，雨季降临的时期，我们的生活没有了着落，心空真比那风雨连绵的天际还要晦暗哩！

雨季里，水限的日子太多啦。雨水顶多的月份，应该是自十二月到翌年的一月间；在这一段期间，半岛上的天空是一片浓重的霾雾，雨丝霏霏，阴风飒飒，那阴晴无定的天气，真教人难以逆料。

有时煞费工力才把胶树割完，正想收割的时刻，老天突然不作美，来了一阵滂沱大雨；雨水冲走胶汁。为了抢取即将化为乌有的胶汁，我们在小径上狂奔着，疾收着胶汁……呵，那种呼天抢地慌忙收集胶汁的情形，

相信跟战乱中逃难者回避敌军的情景差不了多少吧？

——你说，雨季怎么不是胶工们愁苦的时节呢？

在苦待中，恼人的雨季总算是过去啦。

可是，紧接着雨季之后，橡树落叶的季节又届临啦！——在每年二、三月间，胶树的黄叶便开始掉落了。

酷热的阳光，猛烈地曝炙着大地；橡树落尽了叶片，光秃秃、赤裸裸的伸长了它的枝干，直刺向白云青天，天空仿佛也更高了。

这时期，胶汁大大的锐减，割胶的入息自然大受影响。以往，橡林里经常传来欢乐的歌声，现在也很少听到了。有些园主，为了保护橡胶树身，还下令停割呢。因此，在辽阔的橡林中，只偶尔见到一两个割工在进行“点脂胭”（在刀路上点漆，俾让胶工不会割去太厚的树皮）或“挖土胶”的工作。

踩着那飘落于地面上的枯黄的胶叶，我想着，想着，陡地感到我要赞美胶树的绿叶，我更要歌颂所有躺在地上的落叶——它过去不是曾经以它的青春活力，付出了最大的功劳，为橡树增加一些胶液，而工作到生命力枯竭才辞枝飘落吗？

橡树落叶，也是割胶工人最苦恼的时期。

孩子们却照常是快乐的，似乎是无忧无愁，何况这季节也是橡实爆裂的时候，许多小孩子都老爱在橡林中

溜窸，捡拾那光滑明亮，呈椭圆形而有细致斑纹的橡胶仔来做游戏。

虽则，我经已长大，不过，我仍然喜欢在落叶的胶园里刁着，竖起耳朵就可以听到“劈啪劈啪”的橡实爆裂的声音。

噢！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橡树那纵横交错的枝桠上，缀满着棕黄色的新叶，不多久，就变为青黄色了。再过一些时候，绿油油的新叶，就衬托着千千万万朵鬱金香似的杯形的小黄花，使三月的橡林，充满着蓬勃的生机，洋溢着无限的春意。

我拖着徐缓的脚步，徘徊在橡林的小路上；此刻，我拥有了一种异常宁静的心情，虽然谈不上是什么诗意，但我倒也觉得相当满足。

一阵柔和的风从山坡上吹过来，新绿的橡林发出轻微的骚响声，那杯形的淡黄色的小花，立时有如细细春雨点点滴滴的铺落在地面上；幽幽的清香，随着阵阵微风吹送着。我深深地呼吸着。我相信橡林的伙伴们，他们那郁抑的心房，也将逐渐地开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橡树缀满了绿叶，橡树花开了，这不正说明了困苦的日子即将逝去，而丰收的日子在望了么？

我这么一想，旋即迈开步伐，用那几乎是轻盈的舞步，在橡林的小路上奔跑着，欢叫着，而且唱出惟有在兴奋时，才能迸发出来的歌儿。……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

零章断简

我的爱是深切的，我的恨也强烈，做人必须恩怨分明。

为了我所爱的，即使要我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地奉献给它，决无悔意。对于我所恨的，我恨不得马上置之于死地，甚至粉身碎骨，以消释心中的忿恨。假若我不幸失败了，我也决不向敌人求饶，在它的酷掌中我依然要抬起苍白而暴怒的脸孔来，叱骂他道：“你杀了我吧，我诅咒你！”

自小，我便披上穷困的衣裳；在求学的过程中，在人事的关系上，我遭遇到无数的波折，饱尝世俗的白眼、鄙薄和歧视，软弱的心早已被人世的冷酷侵蚀得伤痕斑斑了。所以，我也象大多数的贫家子女一样，是早熟的，太容易了悟一切。

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年就存有的爱与憎更分明和炽热了。我开始对生活沉默，这沉默代表了无可奈何，也代表一种抗拒，我自信自己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曾几次，在人静更深的时候，当我读到善良而悲惨的主角，依旧遭逢到致命的下场的动人的段落时，我的声音便发颤，眼泪出现，滚落在书面上，我苦恼得只好把书放下

来。

为了摆不脱在书本里，人事上所阅读、耳闻、目见所带来的不平、抑郁、憎恨、欢乐……我毫不自量地执起笔来，把胸膛间的怨怼与欢悦宣泄出来。

就这样地，这几年来，书本与文字和我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从书本里得来思想与感情的认识 and 感应，又让它在我笨拙的文笔下宣泄。

记得，我的一个知友在替我介绍新朋友时，指着我说：“他是一个爱读、爱写、爱想、爱作梦的文艺工作者。”是的，我真是这样的一个青年——我要强调的是：我只是个初级的文艺工作者罢了。

我说过，在求学的过程中我遭遇到无数的波折，高中念不到八个月，我便因父亲的去世，经济来源的拮据而被迫辍了学。

于是，我只能忍痛地跨出校门，继后，离开了家园。此后，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唱一支吉普赛之歌，从一个山城到另一个山城，自一个熟悉的城市到另一个生疏的城市。

三年来，我怀着孤独的心情到处漂流，我的黄昏与黑夜在孤寂的旅程上度过，我对这样的日子已经厌倦，我渴望有一个可以慰我孤独的终身伴侣，更渴望在感情上有一个栖身的所在。

我是一个有胃病的人，每回胃痛发作的时候，我挨

痛忍苦的转侧在病床上，哀声叹气；有过几次，午夜梦回，挑灯独坐，按腹沉思，想到自己带着叶黄色的绿色生命，竟没有关怀、慰勉和鼓舞的知心朋友时，我怆然下泪了！

我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培养真正的友情——尤其是爱情。让朋友或爱人的温情与智慧来温暖、鼓励我那落漠的心。惟有这样，才能丰富我的人生，增加我的生活意义。

难忘的日子，难忘的三月呵！我幸而与你半岛中部的都市里结识了。

驻足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徘徊在堤岸上。我细听海堤潮声，将沉重的旧忆推开。

异地芬芳的泥土与清新的气息，渐渐波浪式地冲淡了一切往昔的噩梦；我颇懒得去拾取一些枯残的旧忆的花瓣，不想把它夹向我生活的扉页。我想，我要燃起我生命的火花，兴奋我沉郁的生命，先充实自己之后，培育未来的主人翁。

于是，我抖落一身飘泊的风尘，走在细沙缠绵的海滨上。……

可是，岂料我刚抖落一身飘泊的风尘后，我忽然发现我的心房已经为你上了锁；于是我再度陷入难决与抑郁的境地，不知怎样安排自己的生命！

我冀求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心上人，正要的有你所

具有的条件：有那一种温柔的轮廓，和善明澈的眼睛，和丝一般的微卷曲的头发；有那么的一个微笑，一片纯洁的神情。你的独有的美丽在初见时就使我惊异，我对你感到不可克制的倾慕；看见了你，就够使我幸福，使我心满意足。我无法拿得稳自己，爱情的波浪澎湃着我心灵的堤岸；呵，姑娘！我竟毫无踌躇，毫无戒心地爱上你！

爱上你？！噢，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种野心，这种奢望，是会给我失望，给我痛苦的呵！然而，激动的感情已经冲破了理智的提防！

我双手又怎能描绘起这充满“与”和“生命”的图景呢？

因此，强自压抑的痛苦煎熬着我的心，青春的火焰燃烧了起来，逐渐地，我瘦损了，精神也恍惚与烦乱了！我的心一分一寸的向下沉，我深深觉得自己无法再步向这漫长的人生道路了。

屠格涅夫在他的《幽静的田园》里说过：“人在恋爱的时候，他们都变成傻子啦！”是的，就如一般人所说的：爱情从大门进来，理智从后门出去。我变成一个傻子，一个失去理智的人。深夜里，在孤灯下，我无心研读艰深的文学著作，却想用极精巧的思想，或从《恋爱哲学》一类的书本里，为爱情来设计种种的蓝图。

从书本里，我对爱情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与看

法。最高的爱应该是奉献，不是占有。爱的涵义决不简单，它还有义务、责任、谅解、牺牲、奉献等等，更庄严的一面。既然如此——何况每个青年人都有权力爱别人和被人爱；那么，我又何必顾忌你的嫌恶、愤怒、轻蔑和冷淡；我只要你知道我是怎样热烈地爱着你！

我想，假如有百万雄师横在面前，这百万雄师足以毁灭一个猖狂的国家，却拦不住我一片饥渴的爱情。于是，在第二学期的假期，我撷下相思，绣编在两面浅蓝色的信笺上，封在浅蓝色的信封里，寄给你——轻叩你感情的心扉。

呵，姑娘，自从我第一封信寄出后，我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日夕耿耿于怀，无法排遣，自卑感也就不觉而至；预感猛烈地在胸间播植火种，使它熊熊地燃烧起来。对于你，我怎能有所奢望及绮念呢？我象做错了一件大事般的惭愧，悔恨得简直无地自容。

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悔恨、歉疚、懊丧和预感更是多余的。你回信了！在你的信里你婉转地，谦逊地说出了自己的许多缺点，祈望我给予教益和指正。你勉慰我，你说，苦难与不幸是生活中真实的体验，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意和颓丧；年轻人总应该有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人生是要从痛苦中奋斗的，在这个迷途似的大时代的考验中，我们要勇于面对现实。

从你的信里，我知道你的幼年也比我的幸福不了多

少。在日治时期，你妈在逃难中怀了你，把你诞生在鱼棚上。生活困苦，你爸原想把你送给一个异族家庭抚养；然而你妈含着泪紧抱住你不放手。后来，你们移居新加坡东部的一个渔村度过童年，战后才搬回故乡。你养过鸡鸭、切过猪菜、喂过猪、半夜起来捡“鱼粗”……

你的不幸遭遇，引起我的同情和感慨；可是，你不需要人家的同情，感慨在你看来是脆弱的象征。你会肩头一耸，摊开双手，溜动着灵活的瞳子，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嘛，我倒珍惜它，感谢它给我带来了代价。”

呵，姑娘！你比我坚强得多。你把欢乐与希望带给别人，却将痛苦留给自己。我却渺小而脆弱了，我常因个人的成败得失而转变我那喜怒哀乐的情绪，我太个人主义了！我要向你看齐，向你学习。

我把你的信读过了一遍又一遍，直至幸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第一次感到欢乐，我甚至被幸福感浸透，飘飘然的。我珍惜这份喜悦，如同珍惜我的青春。

从此以后，我们常通讯，常交谈，常接近，此外相约出外游玩，各吐情愫；无可否认地，我们初恋了。你的深情蜜意有如绮霞锦绣了我的心，我永远抹不去这生命上的色彩。

往昔，我的生命象流水改道后的河床，枯竭、荒芜而凄凉；而今，你这条生动的流水，在那新兴，平坦的

河床里飞腾远扬了。

我要用爱情为音符，谱着我的歌。

我的歌：是振奋、爱情、生命的揉合。

让我的爱情随海鸥而翱翔，让我的生命象飞蛾扑向火光。

欢乐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学院又开始放假了。一个月的分别原是短促的，无奈明年开课后，我要到院方指派的学校去实习，无形中我们的会晤和深谈将成了问题。

送你南归后，我有说不出的伤感。假期里，我惦念你，在清晨，在黄昏，在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辰。

十二月，是赤道多雨的季节。萧条的寒雨，凄其滴答，无休无止地飘落着。打开窗帘，静听檐漏的滴声，望着远处迷蒙的胶林，我又想起了你！我想，在这时刻，你可曾把握光阴，好好学习。我相信在远方的你，这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们应该努力，——真正的爱需要建筑在精神上，美好的爱需要人的思想与智慧去创造，去提升。

我也常想，在我们这个时期谈恋爱是适宜的吗？我们的爱情会太狭窄与自私吗？我为什么要给一个女孩子的感情羁绊整个思想与心灵呢？虽然这是绝对的诚恳与善良。我应该去描述伟大的故事的，我必须同情与鼓励无数受人生荆棘刺伤了的生命。这时代虽然有许多的罪

恶与欺骗，可是也有无穷的希望与虔诚。我自当去揭发这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也自当光大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心；何况马来亚是一个新兴的多元民族的国家，我更应当为民族间的和洽，以及国家的建筑等方面，在文学上尽一己的绵力——一个文艺工作者该负这样的责任。

呵，姑娘！在离开你，以及往后的日子里，我会永远记取你的勉语，和热诚的鼓舞；我会学习怎样去充实自己，我会谦逊的对人，虔诚的对待朋友，努力工作，虚心读书，更热情的从事文艺工作。

今夜，天空是蔚蓝的，下弦月挂在柳梢上，星儿在绚烂地闪明；在雨季的日子里有这么的夜晚是难得的。

南方河畔之夜该是更迷人吧；也许在这月色里，更分外清丽。不远的甘榜里所传来一阵阵马来民族的弄迎声，也该更起劲吧？

夜，更深沉，更寂静了。假如你徘徊在河畔上，也该回去了。别着了凉，风紧呢！呵，晶：愿我心中这份思念，托一颗星儿化作一阵微风，带给南方的你！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槟榔园拾梦

槟榔树是君子，有风度、有气节，它长得高高的伸向碧空，从不与人交恶，更不侵犯人……

我们都喜爱大自然，然而，你所喜欢的花草树木与我的不尽相同。你说过你爱黄竹与红莲，我含笑不语。

热带的树木固然繁多而碧绿，到处有一种葱郁壮美的气象，可是在我的视线上，却只有槟榔树才能诱发我无穷的雅趣，引起诗意的遐思和希望的活现，让我感到宁静的愉悦。

在种植多元化农作物的园丘里，槟榔树出类拔萃的挺立着，随风摇曳；生在顶端的叶丛，更是翩舞不息。那纤弱的羽叶宛如孔雀开屏，又仿佛含笑盈盈地礼待故人。那份亲切感，渐渐的围拢过来；我的血管又畅流着泥土气息的血液，干涸的心田正需要槟榔汁来滋润哩！

童年天地，原是一个绿的世界，满眼尽是深林密菁。大自然的景物现出温婉曼妙的姿态，构成柔和的美；在一片宁静中，透着泥土的芬芳与绿原弥漫苍劲之气。也许是受了绿色的熏陶，直至今日，对于许多果树或生产植物，我依然有一份感情；不过，我独对槟榔这种棕榈科常绿乔木有着深厚的怀念！

早在幼年里，槟榔树便在我心目中留下了美丽的形象：它树干笔直，圆筒形，有环纹，羽状复叶，平滑无毛，长五尺许；总叶柄呈三角形，类似葵扇柄。树高五丈左右，生在叶基的果实，椭圆略长，约两寸长……虽说我整个童年的色调近乎铅灰黯淡，然而槟榔园却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在它怀抱里打过滚、撒过野呢！

目下，我生活在一个罕见槟榔树的小镇，与它睽违久了，偶尔望到它那娉婷的风姿和羽叶招扬的情影，自然引起我无尽的思忆。

孩提时代，我们那座旧屋斜立在偏僻的村落里，屋后便是一片辽阔的槟榔园，高瘦的槟榔树，一棵棵井然的排列着，笔直的刺向深邃的蓝天，料峭屹立，跟晴空白云遥遥的召唤，似乎还想同飞机打招呼呢。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槟榔树迎风摇摆，轻逸多姿。每年的五、六月间，槟榔花绽开了，花穗分歧，散发淡淡的香味，溢满了乡野，让你襟袖间盈满幽香。树上结着的果实尚未成熟，而新的一帮小花却紧跟着开放，因此，每棵树结有三四穗槟榔，每穗不下百颗，有的青，有的黄，也有的橙红，衬覆着羽状的复叶，别有一种标致。难怪红槟榔成为一些少男少女订情的礼物。

槟榔树与椰树是一对热带的姐妹花，她俩酷爱舞蹈。仪态万千的椰姐姐，经常摇头摆手，婆姿起舞；而苗条纤弱的槟榔妹妹更好动，翩然起舞的时候既扭腰又

晃脑，还披头散发呢。每当槟榔树喜跃忙舞之际，更显出温柔婀娜之态；当她默立的时候，在诗意的文静和柔情里，却充分表露着健旺丰足的生命力，而且坚定端庄。

呵，高高挺立的槟榔树呀，你代表勇敢，也代表独立。

你象征我们国家的生气蓬勃，青春活泼的生命。

那片槟榔园，并不是作为观赏的用途，而是跟橡胶树及香蕉树一样——是一种经济作物。广达数百英亩的槟榔园，是农民干活的园丘；有些村民，便靠采槟榔过活。而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干过三四十年的槟榔业，那是漫长的坎坷岁月！我呢？也在槟榔园度过了童年与少年，那是野孩子浪荡芭园的年华。

干槟榔业是辛劳的活儿，琐琐碎碎的工作，老是理不完似的。清早，灰雾仍然笼罩着大地，天空的晓光映出了淡淡的云彩，平静地抹在铅灰色的远天边缘。这当儿，我们三、四个人便在槟榔园劳动了。

由于太阳升高的时刻，强烈的阳光将直射到钩槟榔者的眼睛，妨碍工作的进行，所以父亲率领我们赶在朝阳高升之前，一同来到工作的岗位。父亲是“头手”，撑着几丈高的竹竿，它的末端紧绑着一把锋利的钩镰；父亲便利用它来钩割槟榔树上一穗穗将要成熟的果实。大哥用一张大麻袋去承接即将迅速坠地的槟榔子，以免

着地时零乱的散失在草丛里。我跟弟弟把钩下来的一穗穗的槟榔，背到一个中心地点，堆集在一起，让女工们剥掉槟榔的青壳，取出象豆蔻似的果实（俗称“柘枳肉”）。

午后，我们用麻袋盛装着柘枳肉运载回家。当天晚上，一家大小就得分工合作，使用小刀把柘枳肉对半切断，或者切成铜钱一般大小的细片；然后又得连夜把切好的原料用烘炉来焙干，成为“枳块”“枳饼”。当年，这些制成品，多用麻袋装满后销往越南及柬埔寨等地，颇受欢迎。

这一门行业，必须日以继夜的操劳硬干，而且零碎的工作多如牛毛，所以连五、六岁以上的孩童也得参与劳动。于是，我们一家大小成员，没有一个是闲人，而且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每年十月到翌年正月，是槟榔盛产的旺季，我们几乎忙得透不过气来。夜晚，一家四五个成员，通常必须要切完十五、六桶（火水珍）柘枳肉；勉强苦撑下去，当全部切完时，荒村的鸡啼已传过两遍哩！

那该是一段苍茫阴暗的日子吧，直望着青葱茂密的槟榔园，柔软轻袅的叶片又随风摇曳，仿佛在频频的为劳苦大众抚慰哩！

槟榔花开的时候，叶片头部的叶鞘（包茎）变为黄色，马来同胞管它叫“乌别”（Upih），它自行脱落。

放学归来，我与兄弟奔钻到槟榔园去捡拾“乌别”；利用小洋刀撕其外皮，晒干后可以包裹东西，每十片卷成一束，可卖一两角钱。通过拾“乌别”，我们上学不怕没有零用钱化；父母对我们这方面的收入，从不过问。

母亲说：“虽然栳枳肉微苦带涩，可是它有保护牙齿、消化和健胃的功用，同时，它也是驱杀人们肚子上的寄生虫的良药……嚼槟榔是东南亚一带原住民的民风土俗，在社交的场合中，有时是最主要的应酬品。”

叔父也说了一些：“在中国江南一带，有些人的习俗是把槟榔跟礼饼看作同样的重要，成为男女结婚的礼物之一……早在三国时代，刘备招亲时，就懂得用槟榔和礼饼作订婚礼物了……”

而父亲当时所发表的感想，我更牢记在心——他说道：“槟榔树是君子，有风度，有气节。他长得高高的伸向天空，从不跟周围的人交恶，绝不侵犯别人，所以它能够跟其他农作物和平共存，不象橡胶树和油棕那样自私自利，惟我独尊。所以，咖啡树、可可树和香蕉树都喜欢跟槟榔生活在一起，连椰树也爱同槟榔树做邻居呢！……因此，槟榔园最适合种植混合农作物，或是多元化农作物。我们的马来亚就要独立啦，本邦应该跟槟榔园一样，容纳各民族去发展，互相友爱、尊重，团结一致……”

此外，我也忘不了在槟榔园的小沟，钓打架鱼的情

形。我们也常采摘园里的一种羊齿植物的嫩叶来做菜；它叫做“巴菇”（Paku），煮“加厘”顶好吃。而新砍劈野草的槟榔园，这种“巴菇”菜冒得更多、更翠嫩。有时，我们也爬到槟榔树梢去探取鸟窝：捉小鸟啦，捡取鸟蛋啦……我这么一回忆，仿佛自己又爬上高高瘦瘦的槟榔树，滑入童话式的境域里去——让我重温旧梦。

槟榔，根植在童年的土壤中，那是膏沃的土地。呵，槟榔呀，你是我永恒的记忆，是不断的旧梦。

遗憾的是，马来亚还独立不到一年，父亲还见不到我们这个新兴国家呈现的姿采，他便在生活的风雨中长逝了。槟榔的出口外销方面，也在较早时受到外国的限制，几乎使它失去了经济价值，变成冷门货……后来，我们只好离开那块园丘呐！在青春的生之路上，我却告别了绿林……

每当拾梦的时刻，我老爱设想：在一片低矮杂乱的草木上头，挺立着数不清的槟榔树，在蓝天的衬托下，这片常绿的乔木，舒展自在，直向白云看齐，是何等的飘逸而特出哩！

我应该向她长久学习；——尽管自己瘦弱无靠，仍然要在多风多雨的原野上，兀自挺立着。凡是有顽强生命力的生物，谁不是都要挺得愈高愈直，去接近蓝天白云？同时，把结出的鲜美果实呈给大家。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六日）

枯坐小天地

带着一身的泥土气息，在工作的弹簧上面，我被弹到几个生疏的地点；于是，喧嚣的城市、荒凉的渔村和谧静的小镇，便成为我居留过的地方。

谁不向往恬静和适意的生活？可是，每到一个新环境，总难免会有点不习惯的感觉。环境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我喜爱漫步、独坐和遐思，等我在新地方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坐下来凝思的角落，我就拥有了个人的境界。于是，我底心境开始宛如一泓秋水般地平静下来。惟有这样，我才会感到怡然自得。

当我住在满目林木苍翠的甘榜，那一截日子，橡林的小径上，是我散步与遐思的理想地点。寓居在都市的那一段时期，晚膳后，半哩外山坳间的一个足球场，就是我经常留连的所在。当我蛰居在南中国海滨的期间，那儿可以跑动的地方多的是，我顶喜欢的，却是在长长的海滩上独自漫步，听那细细的潮声；在有月光的晚上，我老爱坐在堤岸的椰树下，一壁瞟望海面的渔火，一壁思索着各种问题。由此，我每每找回失去了的自我，染俗的心灵清明了，现出无所奢求的澄澈。

我不善于交际，而且性情忤急，最怕沾上复杂的人

事关系，却有知识分子普遍的偏执。为了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牵缠，我宁可放弃热闹，而情愿与孤独为伴；我坚信孤独是辉煌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休止符。

呵，真想不到，有人却因此说我怪癖，也有人闲话我不近人情和傲慢哩。我不能怨怪新交朋友，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正如同我还不了解他们一样。那位叫脱恩的作家不是说过吗？他说：“没有一个人被另外任何一个人所了解；充其量，他们由习惯、忍耐、利益及友谊等方面，互相接受或者容忍而已。”——虽则如此，在人与事的纠结中，我内心还是不安的。是的，用理智来压制情绪，是情绪人的一大痛苦……对我来说，那“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还离我远着哩！

自小，我便是个早熟的穷孩子，在苦难凄苦和冷酷的现实生活中，我好象早就懂得容忍、吃苦和沉默，所以更需要让梦境来点缀与美化人生。——在现实与冷酷的事物里，每当受了委屈，或者希望落空之际，我便默默地离开一些看不顺眼的嘴脸，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举目顾盼，企图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避风港，寻觅那开拓现代人之性灵生活的良方，洞察人际万状，以便在千头万绪中处理生活。

因此，在工余时刻，我总是喜欢孤独：独个儿散步和徘徊，同时静静地思索。也许是这个缘故，我的所谓知心友伴，几乎全是我所收藏的书籍。在爱书人的领域

里，我常让那些作家灌注在作品中的感情及意境所感动——一个人的思想与感情驰骋于作者的天地间，跟随着它的欢乐和愁闷而掀起情绪上的波浪。沉浸在中外伟人的传记里头，我聆听历史人物的回声。哦，对那些巨人毕生战斗的心路历程，谁不钦佩呢？

斗室之外的天地是辽阔的。凝望远方、看山、望海或者让目光追随善变的白云，心境自然起伏变化了；每每，我抓住了一份可爱的回忆，获得了片刻的慰藉。我想，脑海的遐思，会在理智的安排下决定个人应该采取的策略，继续步上正常人生的道路。所谓生命，诚然是大自然的杰作；而大自然的境界，往往是我们心灵顶好的治疗品。

在散步的时候，近看奇花异卉，林木泉石，虫爬蝶舞；远望原野如画，群山起伏，峰峦含翠，海洋滔滔，帆樯如林，晚霞夕照……为此，我迷失了；为此，我慨叹造物的神奇，太虚的宁静通明。我思忖：在这几乎没有精神文明的物质社会，有多少人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人生原本是和谐的秩序，可惜的是，人们为了满足身心的物质需欲，耗尽了整份的心力，而人与人之间遂引致竞争与冲突的事件发生。事实上，人生原有各式各样的境界，倘若我们象市侩那样，镇天只会趋向名利的竞赛和争夺，把自个儿局限在财势的圈子里，这样的人生，未免太单调一点，胸怀也太狭窄了吧！

我始终觉得，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幕幕的人生，层层的世界，使到整个宇宙增添了无限的绚丽与庄严；而我们的生活圈子，又怎能这么平凡和一成不变呢？

在海岸边缘，坐在海岩上，目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景象，往深一层想下去，我们联想到海浪可以利用作为发电的能源等问题。噢，一个动力猛烈的激荡，都可以造成一种强大的“能”——只要善加利用，河流可以发电，瀑布可供发电，而海浪自然也能够发电。为何要让个人生命之浪平伏不动呢？人生既然有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的海上，就必须凭信念之帆，撑住理想的方向与目标，才能登临光明的彼岸。

有一位比较知心的朋友问我：“你爱静、爱想、又喜欢迷书，你可曾得到什么启示或者有什么领悟？比方说，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面对友人提出的这一类问题，我几乎无以作答。——呃，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够参透人生的哲理。我爱凝思，我常孤独，那纯粹是我性格上的一种趋向使然罢了；而且我相信“虑而后能得，得而后能定”这句古训。此外，我在漫步的过程中，在徐缓的步伐里，常可自得其乐，如此而已。

你我都是人生里程上的过客，你喜欢选择哪一条路，全靠你自个儿来决定；一旦决定了，我们就得以稳

健的步伐、实验的精神、冷静的头脑，以及刚强的意志，坚毅地朝向自己应当走的道路迈进，因为惟有你本身，才是自己的主人。

从各个角落来看人生，就宛如从万花筒里头看到各式各样的图案。尽管有人说：“人生是永远猜不透的谜”“人生如梦”“人生是剧场”……然而，对我来说，我还是着重于寻找自己的安心立命之境，在尽可能的范围，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锲而不舍地去推展实现个人的理想。——我始终服膺“人生是工作与爱”这句话。呵，那个法国名伶贝娜尔不是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么？她说：“人生是一个大真实，而不是虚幻；人生顶重要的事物，即是劳作和爱护——爱人类、爱生命、爱工作！”是的，谁都应该有足够的爱心，去爱自然，爱人类，更爱真理！

今夜，我独坐窗前，凝神默想，四野辽阔无际，虫豸声相和。我仿佛想通了，打开了心结，决意促进人际关系的和洽。

我站起来，离开那个独自枯坐的小天地；我走出孤独，回到自个儿的工作岗位上，跟大伙儿相处在一块儿。对生活，我开始具有新的信心和热情。在人类社会中，只有行动才会使我们充实；我要发挥个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顺应别人的优点，体谅他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谁会没有呢？

当我们接触到低沉的现实问题的时刻，何必消极、失望和颓丧？缠脱只在自心。且让我们以血与汗滋润心苗，热与力在胸中激荡，然后在痛苦和希望的交织中迸发出生命的火花，最好能给予人温暖，否则，也得照亮个人的前路。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



一个骑士的告罪书

突界：

我底脑袋在热胀、热胀；一个眩转，又一个眩转，紧接着是一阵砭骨的痛楚袭上来，一片黑雾盖下来，压着我，竟然好重好重的，脑际旋即一片白茫茫。

我坚持着，挣扎着，我正要伸手去抓住一些什么，呃，又一阵剧痛袭前来，我无助地陷落下去——掉进黑渊里。

再度醒过来时，脑际仍是一片茫然，但觉得口渴得很。我只模模糊糊地见到母亲的面孔。

母亲开始喂我喝水，她的声音飘过来：“阿初，你觉得怎样了……还很痛吧？……”

我“嗯”声应着，吞了几口水，我猛地醒觉了：在那拐弯处，我以高速越过一辆汽车，逾过路中央分界线，迎面而来的竟是一辆庞大的巴士，我使劲把摩哆西卡车头扭向左边，车镜似乎钩到了什么东西，一时控制不来，你坐在后座同时尖叫起来。我又踩大油门，“嘭喇”一声巨响，我们倒向右边……

接下来，你我都不知晓了。母亲低沉的声音又响了：“你已经睡了两天一夜……能醒来就没事喽。”

我艰难地回念一想，立时想到你，——呵，奕界怎样了？

母亲回腔，她说，你也被送入医院，但已回去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倒也宽心了些。

留院十六天，我才回家，左臂仍需靠绷带挂着，左膝盖骨在走动时仍然隐隐作痛。但我不在乎这些，只一心一意急着回去探望你。

然而——抵家后，母亲和弟妹才透露真相：原来你是“回去”另一个地方！惨案发生那天，摩哆西卡翻复之际，你被抛出马路，紧跟着上来的汽车猛撞过来，你的脑部伤势严重，昏迷当场，随即返魂乏术了。母亲怕我太伤心才隐瞒着我。

好友不在人间了，是我带你上死路，这不仅使我心弦激荡，而且真如钢刀直刺入我心窝，顿时发了身冷汗，我抱头哭了起来！几天以来，我的视觉老是模模糊糊，有时还冒起白雾，整个人都变得麻木迟钝了。

你我是从小到大的要好朋友。你天性纯厚，行为洒脱；而我却任性执拗，脾气急躁，爱追求刺激，性格外向。你从不因我的失仪而见怪，总处处让着我，或趁机劝我不能光走偏锋，我却把你的话当作秋风过耳，一丝一毫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欣赏你那种不拘小节的豪放洒脱，所以很乐意地介绍堂妹——绿茹给你。绿茹到星洲去做车衣女工那一

天，便是你陪送她出门的。

听弟妹说，绿茹赶回来送殡，悲痛地哭晕了。她对我妹妹说：“都是仁哥害人！劝他多少次不要开快车，驾得快，死得快！他总是不听。要不然，奕界绝不会这么短命……仁哥把奕界介绍给我，却又送他上天堂，我不明白他存着什么心！”

显然地，堂妹也带着一腔悲愤，而且怨恨我了！你和她是一双两好，却让我硬生生的给拆开来，这再增加我的愧疚！

怨恨；我知道人人对我都有这种感受，我的作为是令人诟病的！谁都知道我无形中做了人间残酷的“刽子手”！

你的悲剧，是我一手制造的，这种损失是无从估计的。我绝不诿之命运，事实上，祸福无门，惟有自招。是我招来的横祸，却加害在你身上，自己却逃过了鬼门关，这个罪过，是永远解脱不了的！

你的死亡，使我终身弄上个暗影，我今后若有什么幸福，也将打了折扣。当然我联想到你，那车毁人亡，血洒公路的一幕，我准快乐不起来的。这烙印之深，罪行之重，谁能泰然置之！

这山村原是你我的出生地，可是如今，山村不属于我了，我方寸已乱，简直不知如何自处！

那天下着霏霏细雨，大哥到首府办货未归，我趁机

又要玩摩哆，做骑士。我邀你共乘一辆摩哆出游。

你说，雨天不宜出门，但我说细雨已歇。你说，应该去借个安全头盔，我却固执地说，此间不是被颁布戴钢盔的地区，大家都不必多此一举。你说，让你载我，你要做骑士。我知道你又担心缺乏安全感。我绝不示弱，你拗不过我，只好做后座骑士。

你跨上车座时，还吩咐我减低时速，为策安全。

然而，当我驾驶那重型摩哆时刻，不一会，便开足油门，在引擎的怒吼声中，朝北面的公路穿插而去。你轻拍着我的臂膀提醒我，继而大声地嘱咐我放慢速度，但我要追寻刺激，要贪图车子在冲劲中所获得的快感，并且要逞一时之威，所以仍疾驶向前。

车祸的悲剧，便在这种情况下酿成的。

因此，在我的人生上打了个历史黑印。不曾经历这个打击，是不会了解我现时的内心世界的！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领悟到，驾车人士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时时刻刻保持礼让的美德，并具有体谅的精神才能确保本身与他人的安全，才能防止人命伤亡的惨剧发生。

好友：你成为受祸者，我必须负起疏忽的责任。“生灭只在于一瞬。”而这一瞬是我为逞一时之威而造成的。欢乐与痛苦，幸福与灾祸，只隔着那么细细的一线；生与死原是那么接近。而你的那一线是让我给撞断

的。多少的才智与壮志，多少的抱负与理想，都在那一瞬间的碰击中化为乌有了……

今夜，在墨一般黑的穹中，没有星儿，只有那一勾黯黯的上弦月；我想了好多，也想得好远，我杂乱地写下这封无以投递的信，倾吐了我的罪行。

奕界：你素来是宽宏大量的；倘若你不能宽恕我的罪过于万一的话，也请你安息吧！

初仁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高飞的鸽群

鸽子有过人的眼力，有神奇的记忆力；然而，它却未认清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设想在蓝蓝的天空，鸽群展翅高飞，那个回旋的美姿，灵巧娇憨，悠逸自由；它不是鸟类的天使么？

呵，鸽子是多么自在，多么悠闲，谁不向往呢？

多少年来，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许多集会，比如和平会议、反战集会或是运动大会，主办者总爱放出成千成百的白鸽，让它们在天空振翼回翔，表达人们心中的纯洁与安详。可不是吗？早在古希腊、叙利亚和罗马时代，鸽子就很受人们崇拜了，被公认为圣神的象征。

虽然只是从图片和影片带来的印象，不过却是深刻的；喔，那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鸽群！——高高的圣马可钟楼邻近，铺着大理石的广场上，有数千只圣马可鸽子，成群结队的在嬉戏。当鸽群在高空翱翔的时刻，有时几乎遮住威尼斯的盛夏太阳。这是欧洲的胜景奇观，也是鸽群的天堂吧。

对于白鸽，象一般人那样，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人们常把燕子当作客人看待，欢迎它到自己的房屋居住；而我对燕子并不熟悉，因为它从不曾光临我的陋

屨。在乡居的那段岁月，母亲和姐姐却养过几只鸽子。

我是声乐的门外汉，不过，对于西班牙民歌“白鸽”这首歌，却会哼上几句：——“亲爱的妮娜，如果我葬身大海，有一只白鸽，在黄昏轻盈飞来，亲爱的，请你打开那格子窗，忠诚的灵魂回到你的身旁。生活在大海洋，自由纵情歌唱。啊……”这歌词，不是挺动人么？

许多人爱护鸽子，甚至偏爱它，给他“和平鸽”的雅号，成为和平与圣爱的象征。事实上，鸽子确有一派绅士风度，雍容大方，温雅平和；走起路来，它派头健朗，再经过象征派诗人和画家的渲染，尤其是在毕卡索的生花妙笔之下，鸽子自然变成世界人民心目中和平的标志。在画面上，出现一只衔住穗串的鸽子，更显露出平安宁的气象；它的作用，跟一位身穿长裳手持穗串的温柔少女那样，表彰着和平的降临。瞧那神气十足的鸽子，谁不悠然的产生一种共鸣——对世界和平抱着一个愿望。

成长教人深一层的认识，认识每每使人改变观念；就因为这样，受人普遍爱护的鸽子，有时也让我们疑惑起来。

书本告诉我们，鸽子是人类的通讯员。早在一二〇四年，在威尼斯出现的鸽子，便是一只信鸽——传送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丹达路斯胜利的消息。我们更知晓，在过去的战争中常有军用的鸽子，负起传达军中消息的

重任。于是，我们开始对“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产生了疑惑。

今日，美国的军事专家把受训过的鸽子装配上袖珍发报机，命它们飞过敌方，去侦察地雷网和火箭基地，并且协助将它摧毁。我忽地又觉得鸽子简直是战争贩子的帮凶呢！

万物皆有灵性，而鸽子的智慧是惊人的，教人不能不佩服！它的记忆力强，具有奇异的寻路的本能，不论路途多遥远，都能够冒着恶劣的天气，飞越大洲、海洋和高山回到近万里外的家乡来。所以，鸽子的一个特性，就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家。人类便利用了鸽子的才能，只需要经过短期间的训练，它便能负起传递书信的任务，自然变成人们重要的联络通讯工具。

人的观点会改变，人的喜恶自然不可能永久一致。——哦，鸽子！人类不可能是你永远的朋友。有时候，他们竟是你的敌人哩！人们养鸽子，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就是要训练为战争工具，而主要的用途，还是把鸽子宰炖为补品，那民间流行的“淮杞炖鸽”，听说有补中益气，提神醒脑的功用呢。至于著名的菜谱“红烧乳鸽”，味鲜气香，滋味顶好。面对这些珍肴，谁还相信人们给它的雅号是象征和平。

鸽子有过人的眼力，有神奇的记忆力；然而，它却未认清自己的敌人是谁。那不是可笑吗？

你听：自私而善变的人类又有怨言了：由于鸽子的生殖力特强，繁殖迅速，鸽粪已威胁古建筑物和市民的健康，因而，威尼斯政府已大规模进行捕鸽，肃清“鸽患”充军般的把它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巴黎、维也纳和伦敦，市政当局也早已采取各种方法来消灭“鸽患”，或者设法减少鸽子的繁殖。

鸽子视人类为朋友，尽心效忠主人，习惯于让人们供养或施舍食物，一旦被人们发派“充军”，断绝食物，这不是一种虐待么？所谓人道指的又是什么？

鸽子尽心的为人类效劳，也不一定受人欢迎的。专家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聪敏的鸽子会干工厂的活儿了，可以担任今日工友所做的工作。工友们将面临“劲敌”，饭碗遭受鸽子的威胁哩！

在美国，有一家制药厂，就曾经利用受过训练的鸽子，负责拣选包装有缺点的药丸；它的工作效率比人工还高，可是由于工会提出强烈的抗议，恫言要控告雇主，结果厂方只得把那些胜任愉快的鸽群“辞职”啦。

鸽子“失业”了，那是人类善妒和自私心理所造成的。于是，鸽子除了被关在笼子发出啼声之外，也常在高空翱翔时喟叹。

总有一天，鸽子会想到：人类可以做永远的朋友吗？而绿的山野，才是最写意的归宿吧；那儿不是也有同类（野鸽子）么？……

抬望眼，鸽群又振翅高飞了，它们会脱离人群而去吗？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九日，马峇在吉隆坡黑风洞前面的草坪上捉住一只鸽子，拍摄了照片留念后，他又让它飞回鸽群里去。

海上十一小时

海向我召唤

随意描写大海，讴歌海洋，甚而说爱海，但却不曾到过海上领略一番的人，未免有点矫情，他的感受也不会是真实的。

而我，就或多或少的犯过这种毛病。——我不止一次赞美大海，形容它：涵博而深沉、豪放而热情、粗犷而狂放、威严而超绝、温柔而沉静……我还说，我爱博大雄伟的海，大海使我们的心胸辽阔。

我终于省悟了——既然是情感澎湃的波澜，又是生命之力的飞颺，而且决意在人海的危浪险澜中屹然独立，何不先到海上去体验一下，跟渔人在一起，看看比较进步的拖网捕鱼是什么样子，然后，才能以忠实的笔触写出自己的感情，并且描绘渔人讨海谋生的苦辛。

人与海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甚至依赖海洋而生活。可不是么？随着人口的遽增，已经迫使人们朝向海洋去寻找更多蛋白质的食物。农业学家早已表明：人们只利用陆地是不足以维持人类所需的食物，因为陆地上粮食的增产，目前已经赶不上每年人口的增长率，为了

喂饱世界上许多饥荒的人，开发海洋是仅有的途径吧。海洋变成一个取用不尽的粮食生产地；海洋繁殖法、海洋的污染和海洋公法等等，都变成了热门的论题。

人们正利用才智，颇有利的收取海的财富，而不致于造成产鱼量的不平衡；这就是新近的科学进展之一。我们享受鲜美的海洋食品，只是卧游到海上长征，那是单调空洞的。

于是，海又向我召唤呵！

乘拖网渔船

此刻，我受着多年来难以抗拒的感召，跟随渔船出海，专程到海上去看人狩猎，拓展一下心的领域。

凌晨五时光景，小陈带我赶到笨珍港口的码头。

我呼吸着带着咸腥味的空气，浏览一周，四处寂寂，夜雾迷茫；疏落的星子在深邃的苍穹闪烁。他们检点一番渔具和柴油，以及一些干粮等必需品。

我小心地跨进那艘三十二马力的拖网渔船。在小小的舱房，小陈介绍我与他的“海脚”（一同出海捕鱼的人）认识——他叫老吴，约三十余岁。

小陈起碇了。汽船缓缓地驶出小笨珍港口。他们关掉船舱内的灯火，改用手电筒照射航道。老吴说，开船时要熄灯，是为了避免跟在后头的渔船，由于前面船只

的灯光刺眼难辨方向而导致连环性相撞事件。小笨珍港原本就相当狭小，近些年来拖网船只遽增（全县多达二百二十余艘），造成港道阻塞，出入及靠岸不便。

船驶出港口，在微荡中渐渐离开了笨珍堤岸。回望过去，整个小笨珍市仅有约二十四盏比较明亮突出的灯火罢了。而周遭仍是暗茫茫的，舵公却不必靠灯光就能够开船前进啦。

那片堤岸，在凝睇中远了，小了。噢，我们已暂别尘嚣俗气，驶向更远的海域，我将开始我的探访与领略。

时间已是五时五十分，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海天的轮廓很模糊。冰凉的海风飏飏，砭人骨髓；我紧了紧寒衣，瑟缩在一角。稍有风浪，船身不大平稳了。

我想，这时刻，正是人们拥被高枕酣睡的大好时候，渔人定已摸黑的驾着渔舟，驮着骇浪，冒着寒风，昂然出海，在黑黝黝的海上跟犷厉的风浪搏斗。谁也不能否认，渔人最能吃苦，而且有极大的忍耐力，日出日晒，雨下雨淋；若是遇到暴风雨的侵袭，仍旧在风雨中挺进，直到作业完毕才肯回航。许多人都晓得：鱼类是取代肉类的主要食品；鱼的油脂含有丰富的热能，鱼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媲美动物的肉类……它是渔民冒着性命之险而捕捞所得的。然而，餐桌上的鱼值有多少巴仙确实归到这些斗士的手中。这是少有人想到的问

题吧！

我坐在甲板上，吊高嗓子，开始与老吴交谈。老吴和小陈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时代正不断的进步，现代的生活技能，也应当配合时代的需求，逐渐改良，才能生存。本邦渔业界应向先进国家学习，采取科学方法捕鱼，将捕鱼范围从沿海区域扩大到更远的海洋。试看当今各先进渔业国家，已全部采用科学化方法进行远洋捕鱼，而不是只局限于沿海区域，这是值得大家重视和学习的地点。

老吴侃侃而谈；他又说，大马的捕鱼法都是传统的、旧式的。比较进步的拖网捕鱼，只有大约十七年的历史而已。实际上，拖网这种机械化的捕鱼方法，并不是新法；日本人采用拖网捕鱼，少说也有五十二年的历史了。

他继续说，本邦的捕鱼业好比是个初生的婴孩，有待茁长发育，亟需加紧发展。目前，这里的渔民都在离开海岸五十哩的范围从事捕鱼，极少到深海中去作业，因为本地的渔船大多数是小型，不超过十五吨，而且捕鱼的工作也是人工的。他们的捕鱼技术和科学化的设备等与捕鱼先进国如日本、丹麦及挪威等比较起来，仍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这些先进国家，无不鼓励渔民向大海、向海洋去发展，因为也只有这一条路，才是发展渔业的一条正路。渔业界应集资组织合作社，购买大渔船

向远洋进军。

我也发表了个人的见解；我说：为了迎合时代潮流的进展，充分发展本地渔业资源，增加鱼虾的生产，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捕鱼业现代化的需要，和发展拖网捕鱼所能作出的贡献；不过，在道义上，我们也得照顾到为数不少的浅海渔民的生计，尽量不影响原有的渔民，让浅海地区继续由他们作业，利用“奎笼”和撒网等传统捕鱼法谋生。双方应遵守所达成的协议，譬如：在浅海区，渔民应充分使用浅海渔具；而拖网则必须在较深海处作业，时时刻刻自我管束，尽量避免有意或无意的侵犯。

渔民的“斗争”是不幸的！浅海与拖网渔民本是同胞兄弟，可是由于技术欠妥善，人事未调和而引起多次的误会，发生纠纷。——我们不是常在报上读到这类“危机”的报道么？尤其是在檳城南面至十八丁的沿海一带，是最敏感的地区。那里的浅海渔民与拖网渔民，发生过多次的格斗、互相残杀和烧船的事件，造成数十人丧生。

这是西马逾十万渔民的无数血与泪悲歌中的一阙。象这类人为的不幸事件应当杜绝，渔民间的兄弟情应加以发挥，并加强亲善的精神，过去所有的旧仇宿怨，必须一笔勾销，别再让海上的悲歌一幕幕的演下去！

老吴和小陈听了，都点点头。我又说下去：所谓渔

业现代化，应该是由原有的浅海渔民或他们的子孙，将捕鱼方法改为拖网捕鱼，而不是由从未干过渔业的大老板，挟其雄厚资金，雇用劳工或原有浅海渔民从事拖网捕鱼，以捞取巨大的利润。有关当局应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协助浅海渔民现代化，使他们从事拖网捕鱼；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社或其它适当的组织，让他们也参加进来，对拖网捕鱼的发展，也扮演一个角色。这也是消除拖网与浅海渔民冲突的可行办法吧。

小陈开腔了，他强调，一路来在笨珍沿岸的渔民，都深明大义，所以双方相安无事，没有任何争执的问题。

跟着，老吴说，海洋中有的的是取之不尽的宝藏，鱼群是捕不完的，因为浅海、深海、水面和水底，都有不同的鱼群。目前，浅海或小本的渔民，除了可继续在沿海三哩内作业之外，还可以在本邦领海各处捕鱼谋生。

小陈说，如果拖网船在七哩内进行拖网捕鱼，将会破坏鱼类生长的自然环境，损害大海的生物，如鱼和虾等的生长。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已发现本邦沿海地带，和海底深处的鱼类繁殖力，正愈来愈降低，也许是拖网渔民日夜不停的捕鱼，造成它们很难再繁殖生长。

我们三个人的看法虽不完全一致，但大家的结论是：为了解决国内鲜鱼供应短缺的问题，向大海，向公海，向海洋——发展远洋渔业，向海上资源进军，利用

拖网捕鱼是正确的方向，是坚定的原则；而如何确保拖网渔民在七哩外作业，以免妨碍小鱼的繁殖，那是技术上的问题。

日出前后

我们三个人在畅谈中，不觉间，渔船已开行四十分钟，这当子，船身与香蕉屿平行了。

环望广阔深邃的海峡，浩渺无垠，我陡地又有“茫茫”之感了。

香蕉屿的灯塔，那闪发亮光的导向灯，约莫是四秒钟亮一次。小陈说，灯塔是在早上七时正停止闪亮的，但若天气不好，海面迷蒙时，便延长时间在上午八、九点才停止发亮。

较早时刻，我原想学一学巴金——在红海那样的观看“海上的日出”；不料，天不“合作”，天边的紫云老是遮蔽着初升的太阳。已是六时二十五分了，海水仍旧是灰蒙的；相距不远的香蕉屿，它的面貌依然模糊不清。

老吴又扬声道：对于捕鱼者来说，香蕉屿太重要了，因为在拖网渔船上，极少有方向湮数、经纬度的准确地点等设备或仪器可查用，一般渔人多不会使用罗盘和各种仪器，但他们却能以香蕉屿来确定位置，根据这座小岛如何来下网和拖网，而不致于迷乱或重复作业。

岛上的导向灯塔，使渔民在夜航时不会犹豫和迷乱。

我凝望香蕉屿，可惜无法看清岛上的景物。

太阳升起的方向，是在小笨珍左边（由海上望去则是右边），离蒲莱山左方不远的所在。六时四十分左右，突见旭阳是一团金黄，在天边亮炯炯的，但只不过是五分钟左右，金黄的朝阳又被紫云遮蔽了。

到了六时五十分，旭阳又冲出云层，半片金光离蒲莱山高出一些；到了七时，旭阳又不见了，天色淡黄，但天壁仍是茫蒙的一片。

从下船启程以来，我一直留意日出的方向，可是，此刻有几分失望了。在这里所望见的日出，是平淡无奇的，也许今天是破例的现象吧。

在马六甲海峡

早上八时四十分，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浮在香蕉屿右边的天空，移得相当高，阳光强，不能直望过去；而阳光也泛滥了大海。

这时刻，方才灰蒙的天色改变了，阳光朗耀着，香蕉屿灰紫的面貌呈现青郁的色彩。海水有的蓝，有的绿；据说海的较深处，上面的水呈绿色；水呈蓝色的，则是海的较浅地方。潮水大的当儿，水色则淡黄不清。

有好几只海鸥，在渔船周围飞翔，来回穿梭。它们仿佛在欢迎我们，表现了亲善和睦的风度。偶尔，它们

也在伺机从甲板上衔走小鱼作食物。这种很有灵性的鸟类，飞行的技巧纯熟，姿势美妙，而且活泼矫健和机警。

海鸥飞倦了，便在大海找一块小浮木，停在上面随波逐流，尽情歇息和嬉戏。我想，它们绕船盘桓，回旋翱翔，也是象一般忙碌的人群那样，是“为口奔驰”吧。

跟着，我联想到杜甫的诗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便已欣赏海鸥那开拓、不畏逆境的磊落胸襟。

美国那本最畅销的小说《天地一沙鸥》，曾教我深思。这当儿我又暗忖：每个人都不必去理会一切，自我发展的目标就是最终的快乐，勇敢地自个儿去目定一个值得追寻的新理想，朝那方面去尽力追求……这是正确的人生观吗？

渔船进入公海水域，这里离开笨珍堤岸也许有十三哩了。我一直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向着船的后方及舷边瞭望。不远处，有三两艘大轮与客轮，徐徐而过。

凝望黯蓝的海面，我又遐思了。马六甲海峡是属于漏斗型的，西北方口宽，东南方口狭，但在船上，只见它是茫茫的大海。这个海峡，对马新印三国的渔业资源太重要了。有些蛮横的大国，却认为马六甲海峡乃是一个国际性的海峡，应自由开放给其他国家的船只川行。其实，这里的主权，是完全属于马新印三国的，绝不能

让那些“强国”视为自由的国际性海峡。虽然如此，但我们仍准许外国的船只利用这海峡作为和平用途的航行。据地理学家的研究，目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六甲海峡将由深变浅，可能有一天不便于航行巨轮呢！这包括了两大因素：第一点是海峡内部自身的沉积；另一点是由两岸运来大量的物质沉积在海峡内。……我忽地感到马六甲海峡也有它本身的愁恼！

随即，我又联想到这个海峡，千百年来，它肩负着重大的任务，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替南洋群岛带来了进步与繁荣。它始终是任劳任怨，只哼唱着古老而永恒的歌声。……这么一涉想，我不由地向眼前的马六甲海峡敬礼！

之后，我直望着公海出神，又忖着：渔民在马六甲海峡遭到邻国海军扣捕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这里的海峡不阔，也有好多部分不够二十四浬，不可能照十二浬海域划分楚河汉界——在这些几乎是共同海域的地区，自然易于使巡逻的海军和渔民发生水域的错觉，而造成误会。那些设备差的渔船和欠缺海域常识的渔民，一旦碰上这桩扣捕之事，他们是无辜的，也是可怜的。

针对这一点——小陈在我询问下回答道：“本邦的渔民，必须尽力避免越界捕鱼，而且切勿为了贪图小利而越界下网，以免遭受重大的损失。此外，我们恳望邻国的海军，能够多多的体谅贫苦的渔民！千万不要扮演

海盗的角色，进行威胁和勒索……”

拖网这一行

我出海的目的，是探访捕鱼者的生活情况，看看公海的真正面貌；于是，我一而再的提出问题，这两位新交的渔人朋友，都尽其所知的一一答覆。

他们说，拖网捕鱼要在清晨五、六点到八点之间进行，才比较有收获；中午至二时之间下网，每每歉收。到了下午五、六时，也比较多鱼虾入网，可是拖网渔民都得赶回去，因为超过了下午六时，则是属于浅海渔民活动的时了。

笨珍沿海的拖网渔民，大都是离开海岸十三哩——在香蕉屿不远处的公海下网。每年由十月至十二月，风浪格外大，风在呼啸，海在翻滚；不过，这儿从未封港，一年到头均可捕鱼。这是比东海岸惟一优异的地方。

在一年当中，农历七月至九月的鱼产最为丰富。每月份的盛产期只不过是六天左右，那就是农历初九、初十、十一和廿四、廿五及廿六日。由于退潮的缘故，每逢农历初一、初二和初三这几天，渔人必须提早回航；倘若超过了下午一时，拖网渔船就难以驶进小笨珍海港内。每逢农历十五、十六和十七数日，也得提早一些回小笨珍港口；而农历十六、十七及十八日几天，渔人必

须较早出海，这都是因为港口小和退潮所致。

老吴指出，根据书本里头的说法，潮水涨起的方向是南面，退潮之际则流向北面；但是，在笨珍海外的涨潮与退潮的方向却有点不同——照他观察，涨潮的方向乃是东南，潮水是往西北退去。

一般的拖网渔民，每月只有出海作业二十二或二十三天罢了。每逢农历十四、十五和十六等数天，由于潮水大而急，加上鱼虾不多，所以，通常乘机休息几天，顺便修理船上的机件和渔具等。

谈到捕获鱼产的多寡时，小陈表示，讨海捕鱼是靠运气的行业，没有固定的收入；“海路”好，遇到鱼群“着网”时，一天可捕五、六担的鱼；当“海路”差的时候，一天只捕获一两担鱼而已。运气好一天可得数百元，运气坏的日子，扣除柴油和其他的开销，每天分得的入息只有三两块钱，一家大小的三餐温饱都成了问题，只得举债过日子，特别是在风雨失调，无法到大海操作的时日，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真的是望洋兴叹哩！

他又说，根据一项捕鱼的调查统计显示：本地渔船每年所捕获的鱼类，已经大幅度的减少啦。他承认，他们不曾接受大型渔船的捕鱼训练，只靠个人的经验和跟同行交换的心得，迄今仍不会采用科学仪器侦察鱼群。故此，他们不依赖探测仪器寻找鱼源，而只是观看水流，摸测水温，尝试海水的咸度而下网。

老吴直瞅住我，又说：渔民都了解他们现在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够捕获跟过去同数量的鱼虾；然而，他们仍旧这样挨下去，因为转行也不容易呀！

提到“打鱼人家世世穷”这句话之际，小陈却微笑地说：“在我看来，我们的下一代，将来要谋生是更困难了。我国的渔民大约有七万名。我倒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也是一名渔夫，不过，他必须接受渔业训练学院的训练，能够驾驶大型渔船到深海的地方去捕鱼！”

是时候了，老吴与小陈准备起网，两人的动作一致而迅速。

这种俗称“虎头网”的拖网相当长，有的长达八十英尺，最短的也有四十英尺；它是用网厂制成的约六英尺之网目，一幅幅编制成一张长方形的鱼网，网头大，网尾越来越狭小，利用两条铁索绑住两块约二尺阔、三尺长和一寸厚的精木板。网底放着铅片，网身绑住胶制的圆浮球，使鱼网张开；由于精木板十分沉重，所以能使鱼网垂沉至海底。

小陈是船主；他这艘渔船只有三十三马力，属于小型拖网，长约四十尺，宽九尺许，每小时可航行十哩。他驾驶这艘机动船，沿着逆流拖向前去，用船上的机器拖着一条横木，两边安装两个木轮，一开动机器，横木便拖转，系着拖网两边的绳索，然后拉起拖网和网内的鱼虾；这种工具，渔人称它“较头”。

下网之后，约莫一点半钟光景便起网一次，所捕获的鱼虾都陆续集中在网尾和网袋里。老吴又详细地告诉我：每天出海可下网四回。要是使用八十尺长的网捕鱼，则需要两个钟头左右才起网一趟，这么一来，每天出海下网便减为三次。他们先把网放进海里，等到放至鱼网的网口之际，两人一齐把系于网口的精木板沉放下去，让它两边成八字形，使网口能张开。

他俩猿猴般敏捷地在船上船下忙碌着。这当口，船是缓缓开行着，圆浮球的长绳必须比底下的绳子长一些。沉放精木板时，若重量不平均，所拖的网就不圆，而且得与铁链平行，板必须沉入海底，否则鱼网不能张开，或陷于泥浆中，起网时自然空无所获。

在鱼网及精木板下沉之后，他们立时把摩哆的马力加速，系在木轮上长约四百多尺的拖绳就自动撒入海内，直到它呈直线，下网的工作才算完成。

起网时，他们停止摩哆或把马力放到最慢，继而把拖绳从杆上解下来，将它系在“较头”上，忽又发动摩哆把它卷上来。等到把拖绳卷完，再把那两块精木板拉上船来，紧接着的是收网。此刻，船身摇晃不定，坐立难稳；我心神一紧，想必脸上也露出惶惶黯澹的神色。

收网是渔人的心情最紧张的一刻，因为拖有多少鱼虾即将揭晓了。哈，各种大小鱼儿在网里，“劈劈啪啪”跳个不休，谁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欣！

他们把网袋由船尾移到船舷，费劲地把它弄到甲板上，将鱼虾倾倒出来。由于鱼类繁多，他们得把它分类装进木箱加冰冻藏。——呵，海上生活倒也新奇而有趣哩！

中午，小陈在舱里煮鱼粥，用鲜带鱼和中虾作料。这顿简单的午餐，鱼虾却格外鲜美可口，很快地便填饱了肚子。

渔船不停地海上纵横着；我的问题仍不断地提出来，他们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真佩服他们有一肚子的海的学问。

渔人的故事

午间，我躺在舱板上歇息；海风吹抚着我，浪涛在舷旁聒吵着。

望远处，那一片黯蓝远远地，远远地展延开去；碧波荡漾，船身微微摇晃。闭目养神，旋即进入一种空灵玄虚，神秘奥妙的境界，忽又使我迷离恍惚，俗虑尽消。在海天的大和谐中，莫非我已溶失了自己？

较后，我又凝望水天一色的远方，心想：这么一艘小船，到了六月至九月间，海上刮着西南季候风，阳光被云翳遮掩，滚滚的巨浪有如小丘般前仆后继的冲了过来，寰宇尽是一片呼啸；这时刻，渔人和渔船兀自伶伶仃仃的，是何等的无助与徬徨！

我进而想到东海岸那更强劲的东北季风——由十一月至翌年三月，从南中国海刮来的强风，暴虐狂扫，使人肉颤心惊。面对这些天然的灾害，渔民惟有靠坚毅果敢和顽强的斗志，才能与暴风巨浪迎头相持，才能征服眼前的艰难挑战！海虽是宇宙中最丰饶、肥沃的宝库，但也是人类最危险的战场。

渔人吃尽辛苦，还得在风吹雨淋中跟大海搏斗，与天竞争，始能换回三餐粗淡的温饱。而陆上吃鱼者，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捕获的鱼虾，包含着多少渔民的忍耐与辛劳，多少的血汗与忧虑！

渔船朝向归程。这当儿，老吴坐在“天车”（在鱼船尾部盖起的凉台，我管它叫船舱），一手掌握住舫柄，大声地跟我讲了几个渔人的故事，那是辛酸的、悲惨的遭遇：有关渔船被袭毁，渔民在公海让武装海盗骑劫，鱼网被夺，还遭受拳打脚踢，甚而掳人及扣船等不幸；有关渔船夜里在海上被轮船撞沉，渔夫溺毙或死里逃生的活剧；有关渔人出海后失踪，老渔夫被拖网卷索机的绳索卷到死于非命的意外……呵，这些现实的海上悲剧，不是时有所闻，而在南马公海上，不是也常发生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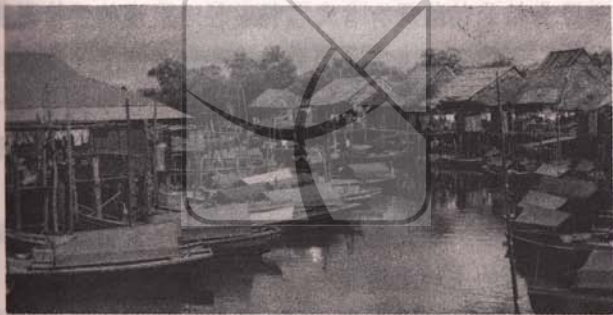
差幸的是，在笨珍一带，似乎还不曾发生过比较剧烈的拖网与浅海渔民争执或残杀的事件。他们双方没有这层精神上的威胁，彼此遵守已规定的条例，绝不越过

既定的海域，共同合作，互相照顾，和平相处，以求共存，这是足以赞扬的地方。

回到岸上，已是午后四时，算算时间，正好在海上度过了十一个钟头，结束了海上十一小时的观访，留下一个新奇的，而且难忘的印象！

可惜我没有机会见到公海的夜景，还是等以后吧。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亲眼观赏“海上生明月”的景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小笨珍港口是拖网鱼船的避风港；
每天凌晨五时左右由此启航捕鱼。

爱情·诗篇·生活

(一)

朋友，你说爱情充满了荒唐；我说你一定在情场上吃了败仗。

独自凭栏，夜已阑珊；是心心相印，又怎么会把你给遗忘？

男女相恋的结局有各式各样，轻浮浪漫的爱情总会分散。——忘了吧，忘了那负心人！

请别把爱情当作盲目的交换，切莫把梦中人当作一种幻想；睁开眼睛，谈爱更少不了眼光。在月光下谈爱，怎能忘了那白天的太阳？

甜言蜜语，往往是欺骗的伪装。——爱情的小树，需要在生活的土地上培养。

来吧！把爱情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上；那份淡淡的爱情的花味，将会永远芬芳。

(二)

朋友，你说最难创作的是动人的诗章；我说你须要走出狭隘的书房。

户外的天地多么宽广：胶林，稻田，工厂，矿场，

渔船……你是否也见过劳动者的血汗？

清晨，傍晚，下雨，苦旱；

操劳，出力，辛勤，奔忙……

流着血，滴着汗，忍着饥，耐着寒；不管滔天的海浪与如火的太阳，不管狼虎的凶猛与蛇蝎的暴残，为了温暖和三餐，多少痛苦都要默默地承担！

如果你也跟劳苦者排列在同一行，大伙儿的呼吸一同起伏波荡，谁敢说最动人的诗不是群众的歌唱？

风花雪月的诗篇最苍白平淡，无病呻吟的词句最不健康。——来吧，写诗的朋友们！动人的题材是生活中的宝藏，充满生活气息的诗篇嘹亮而抑扬。

让诗歌的节奏谱上一股力量，有积极向善的作品就不寻常；朗诵起来，最有韵味且铿锵。

写吧，把工作的热诚也灌入诗章，大家自然会给你戴上桂冠。

(三)

朋友，你说生活里充满着失望，容我劝一劝：你暂时不要悲观！

人海里必然有惊风骇浪，生命中有浓雾，有黑云，有灰烟，更有阳光……

当你在小径上迷失了方向，夜风吹动的叶声仿佛也向你调侃，难怪你会感叹前途茫茫。

夜来了，你要记取明月窥窗；别忘记头顶上是满天星繁，黑林内有流萤的光芒。

请别苦笑人间的变幻，太多的悲伤终究是徒然，不如把悲哀化为力量。

一线光亮，一个希望，站起来，凭你生命力的倔强，骑着奋斗的马，奔向生活的战场。

让希望的花朵盛开在你心园。——那亚怎么凭一把舵，一幅帆，在那混沌的海上飘荡；玄奘怎样握一卷经，一根杖，在大地四方流浪。没有风浪的海上，人生未免显得太单调平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飞瀑遐思

谁不曾向庸俗的价值欢呼，却向天然的奇景嚷叫鼓掌？

年青的生命，饱含着跳跃的活力；年青的心总怀着无限的遐思与向往。心驰山野，灵魂也会回复赤裸裸的原状。

在山水之间，我们底心灵获得人生无上的享受；在玩乐中，我们的青春活力在奔腾，在振奋……于是，大自然界里的景物，是我们陶冶性灵最好的对象。

我爱山，也爱海；同时，对于山野间的瀑布，尤其感到喜悦！泰戈尔还把瀑布的歌唱比作自由的象征呢。

在游记中，我特别爱读关于瀑布的描写，我向往马尼拉的巴沙汉瀑布、台北的十分大瀑布，更神驰于非洲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和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卧游那些名胜：乘小舢舨在湍急的河中逆流观看白浪翻飞的巴沙汉瀑布，从后面空隙地来往，观赏以瀑布为帘的十分大瀑布，澎湃雄浑。仰望那詹比亚河在流经詹比亚境内断层地带，形成一千公尺高的大瀑布，宛如用银线织成的纱布；那水流就象万条银蛇，互相翻腾缠绕，峡谷里风吼雷鸣，山林震撼。当日出日落，一条彩虹飞架在

瀑布与对面岩峰之间，就有如一座彩桥，构成大自然的奇景……那尼亚加拉大瀑布更神奇，你可从水、陆、空三方面去欣赏；那彩虹从水面升起，直达瀑布的顶端，然后升到天空，彩色缤纷，五光灿烂……

遥远的神游，即使再美好，也难免有空虚感吧。维多利亚大瀑布使非洲人感到骄傲，尼亚加拉大瀑布使加拿大人庆幸；小镇哥打丁宜拥有全马最著名的龙望瀑布，这不是她值得光荣的地方吗？况且，我们都应该有乡土爱的感情。

就到龙望瀑布去玩吧，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

车子离开了新山，又越过了哥打丁宜市区，沿途是重重的胶林和油棕园，后来是远山点点，丘陵起伏，最后，则是一座披着翠绿衣裳的雄伟的山峦。

步入瀑布区的范围，右边有一条弯曲的小溪，那是山洪冲成的水道；两旁长着稀疏的灌木和浓密的芦苇。瞧芦苇那摆动的姿态，听前面传来的瀑布的声音；噢，龙望瀑布在欢迎我们呢！

走上斜坡，餐厅酒店和食风楼出现在眼前；大自然界有了文明物质的点缀，给游客带来不少的利便和享受。我们终于到了另一个境界。

走近了，游目四顾，右边是清澈的浅溪，左边是瀑布的发展区；较远处的一个小潭，一道雪白的瀑布从蓊

郁的山林倾泻而下，在杂乱的石头之间腾跃。在发展区内，建立了豪华的酒店，宽大的餐厅，还有好几间食风楼，精致幽雅，都提供了现代的设备。

一听见那轰轰的水声，萦回在幽谷和山林间，我立时被激荡得心跳魄动了。

第一个瀑湖比较小，但黧黑与灰褐的岩石奇突，散布在四周；湖水清澈，流水淙淙。这里不适宜游泳。

抬头望去，山上尽是蓊郁的森林。折向右边，经过一座红栏杆的石桥，横过那弧形的溪涧，我们溯源而上——开始拾级登上迤逦曲折的小石阶；这是依照山壁而建造的登上最高层瀑布的山路，两旁是参天古木的林荫，树根交错。

这一道小石阶在半腰的地方分为两条小道：转向右边的小道可到第二层和第三层瀑布；由左边的小道再爬上去，可通至龙望山巅，那儿是一个绝谷，没有另外的出口了；而浓密的绿叶间露出一个圆形的洞天。

置身山巅，对面高崖上冲泻而下的银瀑，宛如一大片白布幔，高数十尺，在空中摇曳生姿。这是一幅精彩而又活动的图景，皎然入目，壮丽神奇。哗啦哗啦的瀑布声，响彻云霄。

从右边的小道，向低处伸延，经过一段曲折的山路和独木桥之后，便抵达第二和第三瀑湖了。

第二瀑布的湖面比较大，飞瀑流泉，水珠似雾，银

彩绚丽，蔚为奇观。湖面周围，岩石累累，峥嵘奇特。清澈的泉水，在岩石间流动，叮咚有声。奇大的岩石，是天然的石椅，就让我们坐下来或躺着休憩一会吧。

由第二瀑布兜了一个小弯，步行几十码，便见到第三层瀑布。嘿，高崖上四面峭壁，石壁上垂挂着一幅雪白的水帘，它那密密的银丝，飞舞着、跳跃着，如烟似雾，气势雄伟，声如雷鸣，势若万钧，震动山谷。

两旁的山缘，古树矗立，浓荫蔽日，阴凉舒爽，确实是一个避暑和玩水的好去处。这儿的瀑布高卅余尺，宽有十余尺，湖水也比较深，更适宜于游泳。

池潭呈葫芦状，有不少人在那儿游水。同游的朋友也换上游泳裤下浴了。我独自坐在左边山缘那盘绕的树根上，静静地观望着：池潭里的游人，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那各族同胞，大家都快活地集在一块，在水面载浮载沉，打水花啦，抱着气胎游泳啦，两人拔水水战啦……大伙儿不时迸出笑声。

人们的欢笑声，就跟瀑布的歌声奏成一阕《欢乐交响曲》。我想：瀑布是自由的、豪爽的，也是年青的。如果你接近她，你的青色年代就不会迅速成为过去哪！

此刻，我的心思澄静。于是，我又想：人生原本是这么美好与悠闲呀！我们不妨象瀑布一样：具有豁达的性格。——你瞧；山路是多么的崎岖不平，深山古木是何等笨重挡路，还有，交错的树根和杂乱的野草；然而，

山上的水带着刚强勇猛的冲力，在树林下蜿蜒，在乱石间奔窜，终于汇合了四面八方的同伴，合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一面欢乐地歌唱，一面活泼地舞蹈，把最光彩的生命表现在岩壁上，形成了大自然的奇景——瀑布。

山泉最了解“泉动则水清，泉静则水浊”这个自然法则，所以它并未因为制造了瀑布奇观而满足，停足不前；相反的，山泉有永恒的路向，它奔泻到山脚，然后注入河道，最后奔流到大海里去。

朋友从池潭抛了一粒冷苹果给我。沉浸在水底的苹果，有如由冰箱中拿出来一样的清凉。

吃完苹果，我也更换游泳裤，投入池潭的怀抱。池水是凉快的，沁人心脾的，我感到无比的爽快，我洗掉了在生活中的混浊的气息，涤净尘虑，我回复了自我。

我鼓起勇气，仿效朋友，游近水流倾泻的石壁，躺着身子，让飞瀑倾头冲身而下。抬起脸孔，白色的自动的毛巾，正使劲地替我擦脸。呵，多爽快呀！也有点儿刺激。这是人生的另一种享受呢！

踏上归途，精神上特别愉快。脑幕上直挂着那幅白色的大水帘，和自动擦脸的白手巾。我灵魂上的尘埃也在瀑湖里洗净了么？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

那片浓荫

我竟然也爱上那片密树林；有时不是大热天，我也钻入园林。而它，就在我住屋前面。

那片浓荫，摇荡着层层苍翠，幽邃和宽广，仿佛无所不容似的。呵，树林浓荫，浑厚纯朴，历史恒新，启人幽思，旷人心境，而且还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在过往的日子里，不曾投身在比较广的树荫下，却有过幻想：大森林一脉无穷的青翠，一脉无尽的绵延，那是深远的世界——密密麻麻的树木，昂昂然挺立着，遮掩着阳光。投身于此，我无法仰视叶隙蓝空，不免有阴森的感觉吧。在这种浓荫下，空气又潮湿又霉湿，落叶掩盖着地面，踏着由腐败的落叶所积成的泥层，嗅吸着林中郁蒸的气息；虽说曲径通幽，然而它却使人有一种隔绝感与原始感。这滋味不好受吧？

人就常有这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又曾设想过：大地是生命之母，森林是兽类和飞禽栖身之所，也是千万植物生长的地方。在仅仅透露一些黯淡的阳光的浓荫下那也是恐怖的世界，弱肉强食；所谓勇猛的强者，却专门捕捉别的小动物来充饥。一路来，森林里的一群就是靠互相残杀而适者生存的。这种优胜劣败的天演进化，

不是你我都熟悉的吗？这么一想，对于山林，我有过单纯的顾忌和戒心。

年少时代，读爱迪生的散文（论自然），他说：“落日、树林、风雪，和某一种河上的风景，在我看来比许多朋友都重要。”——当时，总觉得这些话若不是自命不凡，就是作者言不由衷。我想，自然与人生不可能有那么高度的交织融和吧；同时，我怀疑作者肯把孤独留给自己。稍后，又知道了柏拉图爱在园林浓荫下讲学和著述，王阳明看竹思格物，泰戈尔日常也在树荫之下授课——他的学校是一片青苍树木，满园花果……哦，哲人诗人都爱赞颂自然，甚而同化于自然，以便发展自己均衡、和谐的天性。我曾不止一次在想：浓荫和园林果真是这么可爱、怡人心性么？

此刻，抬头看看林梢树间，那一片林木蔚茂的橡树和果树，使我兴奋不能自持。以往，为什么我会遗忘它呢？为什么觉得它象一张沉沉的黑网？如今，为何又会爱上它呢？……这也许是年龄使一个人变得比较练达、比较深沉吧。——园林青苍，大树成荫，花香鸟语，给人带来清凉；大自然是人们获得无穷享受的泉源。可不是吗？倘若你把整个心灵投入园林，没入造化中，便能跟大自然融合为一，自有那闲云野鹤的闲适自得；谁不同意人毕竟是大自然的产儿？长久离开大自然，必然造成生命萎缩，心灵窒息，而且智慧也衰退了；惟有大自

然之美，才可以使人忘却俗虑。

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你我都是机械的社会人，加上西方的毒阳曝晒，热浪蒸炙，谁不希望有片浓荫？让心灵远离人间的繁华，使心境加强力量，不断提升……然而，属于精神的浓荫又在那儿呢？

呵，我们必须时常在自然界中解放自己，宣泄自己的积郁，才能平息内心不自禁的怨怼，保持着超越世俗的虚静之心。我总算了解泰戈尔和爱迪生的言行啦；他们直接地体会自然，亲密地触摸自然，使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使自己化身为自然，也使自然化身为自己的雅趣……这不是凡人所能领略到的吧。

漫步在浓荫下，林木青苍，园林山色，阳晴雨露，流水有声，妙趣无边。有时，我干脆席地而坐；这当子，心情是悠闲的、愉快的。很自然的，你会感悟到人类生存的持续，原是自然持续中的一环呀！谁都应该对自然重新估价吧。

浓荫，是歇凉的好去处。你一定联想到“前人种树后人遮荫”这句话；多亏前人的宽大无私，我们后人才享受到阴凉。人原不该太自私，处处只为个人眼前的福利着想的；要是能够替别人，甚至是后人作一番贡献，那不是更超群而有眼光吗？

漫步林中，你也会联想到科技的暴力——它对世界、对自然的无限征服。而社会极度的工商业化的，无形

中已形成了价值观念的僵化，人遂失去了活泼泼的肉在灵机。久而久之，个人内在价值的追求，仿佛只有金钱及权势而已。……呵，在机械化的社会里，面对现代文明的危机，那批“陌生人”要投向怎样的一个浓荫呢？

在现实扰攘的城市，人人似乎都习惯于劳碌，天天为生活奔忙；久不见青翠的树林，你终于想到了原始时代，和那一片连绵起伏的处女林。呵，可幸但却是不幸的我们，一生下来就得向文明屈服，受物欲的支配——身不由己的做文明的奴隶。今天，原始森林被砍伐了，文明的沙漠却不断扩大；凡是有性灵的人，生命的外逐与心灵的枯竭，使他象鸟兽失去森林般的痛苦。我们怎样去求解放，然后化烦恼为菩提呢？

噢，纽约那二十余万市民，高举远引，离开市廛，寄迹山林，恬澹自甘的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他们是不甘于浑浑噩噩的过其一生；谁说他们是孤标傲世、标新立异，而不是真心的回归自然？

过去，我喜欢热闹与忙碌，似乎只有在忙碌和热闹中，才能肯定生命的存在。如今，我觉得城市是个机心交织的地方，生活给予我们太多试炼的机会，时间轻易的被忙碌撕碎了。当我容纳不了太多的激情之际，心情便扭曲了，那个鲜明的意念在晃动——渴望一种深沉的憩息，一种超越的宁静。于是，我钻进树林，浓荫怀抱了我，也抚慰了我。每每，我把大树浓荫当作大地，凡

是有生命之物，莫不以得大地为荣，失大地而枯；而我置身于此，听听风声鸟啼，呼吸新鲜空气，自有一番舒坦的感受，体会到生命的宁静与喜悦，从而，我仿佛有了新的据点、新的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园林浓荫在人类心灵的观照中，秉赋了精神色彩。

也许有人是由于心境抑塞，在无可如何之际，才在浓荫下歇息，或在颓废时才遁隐于山林，创造自个儿心中的新大陆，消容了无可如何的惆怅，冀望靠自然来滋润心灵。而我，在那片浓荫下陶然阖眼，便几乎可以静虑去恶，达到“独坐了无言说，回首妄想全消”的境界。偶尔想到在这个孜孜权誉的社会里，多少人为了建立自己，蓄意的伤害别人、排挤异己，甚至陷害友好，他们的作为，难免令人不满与厌恶，然而一涉想到种树人的无私和远见，浓荫的宽怀度量，你准会释然的，甚而懂得如何安顿心身，心境也随而安静净化啦。

我想，宇宙的一切生机都是活泼的，而且都有自性，我要将浓荫作为观照的对象，试图与整个生命融为一体。绿色植物的叶绿素跟日光的光合作用，使林木常青，恬静幽远，它固然提供了生命的好环境，但外在仍需要安顿在自己周围的人群上。因此，我更要反省曾为人群社会做些什么；而坐思立行才是勇者的行径。任何思想，如果不能配合自己的行动，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在渺渺中，我的灵智于幻忽之境自语了：“其实，

书本也是一棵巨树——那是由先哲们的智慧凝炼的树林，分别让文学、哲学、科学及天文学等枝干化成的浓荫，枝叶茂密，它不是给你精神上带来无比的凉爽么？”

呵，我是幸福人，城市离我不远，住家却在小镇郊野，有浓荫为伴；很自然的，一般园林思想已暗暗滋长，内心还涌起了山林幽趣和绿荫清凉的向往。我不必费工夫，只要跨出家门三十步，便可以在大自然的观照中寻回真我了。……

想想，在赤道上，我们是可怜的骆驼，既要驮背着传统文化的旧包袱，又得赶往西方的绿洲，对于固有的价值又不愿放弃。我们能不负重致远吗？——远离了都市的繁华，在自然的浓荫下，加强了内在的生命力，我们会掌握得更多吧？在那片浓荫下，你我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于是，踢开了落叶，又奔向生活的战场，面对苦难微笑！……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

静默山有情

在万物中，山水使我们拥有了一个有情世界。

在有情人的眼中，“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谁不想做仁者，而“仁者好山”呀！

山，该是造物者的第一个杰作。遥望青山，它无比的丰盈与坚实，使你自然兴起仰慕之情。

谁不爱山呢？——山是可爱的，它黛绿、苍郁、清新和雄伟；它沉实、肃穆、坚毅和庄严，宛如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

群峰巍峙，山岭连绵，一片苍翠，一抹薄纱的雾缭绕于山峦，好似一位蒙上了白纱巾的含羞少女。在众多图片中，我最爱看那山谷到处是青葱的林木，披着皑皑白云的峰顶，它的英姿，每每令人兴起深远的游思，脱俗情怀。

我爱山的坚毅与永恒，它毅然屹立，有如一个巨人，伸展着三头六臂守卫在那里。它庞然的盘踞着，象征着坚定、永恒与不朽，挺值得我们学习嘛！

我家前面不远处，就有一脉绵延横亘，一个个小岗峦接一个大峰峦，峥嵘兀立的青山，苍苍郁郁。它叫做蒲莱山，这座高山之所以著名，除了供应柔南和新加坡

人食水之外，还可以让游人爬山，并到山腰的瀑布区嬉水呢！可说是山水俱全的胜地。

每天早上打开窗，连绵起伏的山峦便在视线内出现了，它的姿态与结构，都可入画。我在凝望中出了神，哦，蒲莱山在向我招手哪！青山笑迎我，能不动心么？

我底心遂长上了翅膀而翱翔了，但愿青山能够融入心灵——它的刚毅会渐渐溶入自己的血液里，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强和充满信心。

为了构思养性，认识大自然，同时为了抒散迩来郁闷的心情，调剂繁冗的生活；再说，登山对于身体的锻炼是全面的，而且可培养刚强沉毅的意志，增广见闻，拓展思想的领域，使人胸襟宽广，进而修养到“胸有丘壑”的思想及感情……终于有一天，我跟朋友去爬山。

骑着铁马，离开黄梨镇约莫十三公里便抵达山麓。

抬头望去，但见山峦苍苍莽莽，一片浓绿。呃，有一条柏油路由山脚直通到山顶。我们把铁马泊在山脚下，徒步朝向那愈来愈陡斜的小柏油路挺进。在先前的想象中，原以为在这儿爬山，眼前准是长满荆棘野草的斜坡，狭小崎岖的险路环绕其间，行行重行行，颠仆复颠仆，辛苦异常。不料，此刻所见到的，却是一条伸延到山顶的柏油路。在这样的山路上登高，不必劈开荆棘，撇开杂草，想来不必费多大气力吧？

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仅走了十多分钟便累

极了：两脚酸痛，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我们留步小憩，俟养足气力之后，继续往上爬。

在山腰间，有一个瀑布区，约莫六、七个瀑布，层层相叠。有的长达四、五丈，断崖削壁，白练高挂，水声轰隆，气势雄奇。较小的瀑布，流水潺潺，声若琴韵。

第一个和第七个瀑布的面积较大，山泉从巨石嶙峋的曲涧顺流而下，奇岩幽泉，泉清水冽。我们在瀑布洗了一个清凉的澡，立时感觉到心旷神怡，精神振奋。

晚餐后，我们继续登山。这当子，深山林间的柏油路更加倾斜迂回，大家不停地喘着息，腰酸脚软；可是，同伴们都坚持拉着往前爬，顶多只顿一顿，喘一喘气，谁也不肯半途折返，前功尽废！我想，数十年前，先贤在新马开发原始大森林，空拳赤脚，凭了勤劳与吃苦的精神，忍受无尽的艰苦，开山铤石，除草耕田，终于在荒蛮的山地创立各自的家园，变成一片平畴绿野。他们备尝的艰苦不是百倍于爬山者么！呵，先贤是勇敢的拓荒者，令人钦佩！……这么一想，我不由地舒伸一下双脚，加紧步伐，勉力攀登。

我毕竟太差劲了，不一会又落在朋友的后头——缓步而上，大有“落伍”之势。我又心忖：我们还是青年人嘛，更要有坚强的毅力，经得起一切的考验。何况，我们克服了一次困难，越过了一个阻碍，就等于是多争

取到一份胜利的愉悦。许多人喜爱爬山，何尝不是由于在“探险”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新奇的刺激和达到目的时那一阵舒惬的满足！从爬山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宝贵的启示；其实嘛，人生就好比爬山过岭——山路陡峭，悬崖危壁，而且有必要入深林，砍榛莽、辟茅筏，攀越峻峭的岩石；几番辛苦，克服了一切困难，排开所有的障碍，始能步步登高。抵达山岭，俯瞰山下的景物，仿佛登临云海，有如飘身在仙境中，绚丽的景致和清凉的山风，使人尽忘了尘世里的愁恼。那一刹那的喜悦，就好比我们在人生过程中，创造了丰硕的成就那样的志得意满，逸兴遄飞。为了这些，先付出一定的代价，不是很值得么！

我们一步步的爬，一步步的高，慢慢浏览沿途景物。除了这条蜿蜒曲折的狭小柏油路，周遭是碧草野花，苍郁的丛林，盘绕蔓延的葛藤，一片葱绿；也有无数参天古树，高大挺拔，树荫蔽日，我们不会有太闷热的感觉。距离高峰约半哩处，可以从路的左边俯望山下一碧空蒙的沃野；越往上爬，收在眼底景物就越多，而香蕉屹和马六甲海峡遥遥在望了。

费了将近两个钟头，我们终于爬上了蒲莱山巅；呵，四面豁然开朗——山顶并不荒凉，除了两三排工人宿舍外，还有现代化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及电话转播站等的建筑物雄踞其上。在转播站边缘装设有几种颜色讯

号的灯光塔，夜里闪亮，藉以防止低飞的飞机发生意外。

嘿，不上高山，不显平地；山巅的视野广阔。傲然伫立，但觉山风浩荡；极目远眺，远处的马六甲海峡是迷蒙的一片灰黄；那香蕉屹只象是三个儿童玩具的小碟盘。东南面的柔佛海峡、新加坡岛和苏丹皇宫所在地武吉西玲，也隐约在望。

展开视野，俯瞰脚下的大自然：连绵起伏的山丘，较高者是橡胶园和油棕园，低凹处是黄梨芭和胡椒种植地吧？还有那绿蓝的蓄水池和三几个村庄，如一幅美妙的工笔画，都尽收眼底。面对这纷然杂陈的大自然之美，顿时胸怀舒畅，不禁对山脚下的溷世唏嘘！

下山的时刻，天色有点晦暗；朋友都担心会下雨。

而我，却偏爱这种天气，因为这时的山不是格外的深邃，分外的岑寂么？天与山之间带点郁郁的蓝色，在在都显示着这是属于默默的另一个天地。在大自然默默感应之中，人们的心灵也随之美化了；在默默的追寻与创作之中，总有一天会爬到离峰顶不远的地方吧？而任何有志于写作者，心中不是早已形成那一片雄伟的江山么？

又经过一番跋涉，才走到山脚入口处，我陡地暗忖：“记得有人说过，人生的旅程好比登山，如果觉得自己到了高峰，也就表示应该走下坡了。——只是沿着

一条现成的柏油路而登高，不能算是爬山，更不配说是征服了柔南第一高山。况且这座山不算陡峭，不算险峻。改次，我们要攀登更高更险的峰峦，才能发出征山的豪语。……”

这么一想，那一股山的丰盈与坚实，仿佛也分移到胸际来蔓长哩！

(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



蒲莱山腰间，有一瀑布区，断崖削壁，白链高悬，气势雄奇；瀑湖可下浴。

赶在黎明之前

大清早。差四分钟就是六点啦。

我已赶到通往笨珍的公路旁候车；寒风刺骨，路灯的微亮暖不了我底心。

十分钟过去了，长途巴士还没出现。在年假十二月杪就联络了开“青色巴士”的哈芝先生，他回说，他驾驶的长途巴士于六时二十分经过“马星园”，我可以在半途上车。然而已过了五天，戴白帽的中年哈芝还不曾出现过一次，我猜测他的巴士也许有问题了。没有其他办法，我只好每天清早搭德士赶去学校。在黎明之前赶路，我似乎缺少适应力。

兀的，大儿子（暹）骑电单车来看我，想了解我上车的情形。我暗忖：你毕竟已老了，连儿子也不放心你乘车……我看得出，儿子心里不安适，是他们极力赞成搬家，如今搬迁不到十二天，一切都还没整理好，我已必须每天赶路上班。为了替儿女们减少上工和上学的时间，我只好吃些苦；他们都知道我早已为搬家苦恼，而今又得为赶远路伤脑筋——六点的“快车”不跑，德士车资昂贵，我的生活担子又加重喽！

大儿子懂得关怀“老爸”了，我想着，不禁暗笑，

在1963年底，黄督学答应我调职（申请回老家附近任教），但叫我去班兰执教（那儿正有空缺）。可是我婉拒了，因为我希望回到老家不远的地方服务。

终于，上司答允我了，这么一决定，我到黄梨乡一住就住了二十三年。谁会料到，已有投大选票权利的大儿子，今日却在班兰当学徒，多次苦苦地要求我举家搬至“马星园”，他可以省却骑电单车赶三十三公里的苦辛……一切为儿女着想，我们就毅然搬家了。

文人搬家，是天下最痛苦的事。爱书如命，加上搜集旧报刊二十余年，样样舍不得扔弃，因此连新旧邻人也当我是个“傻子”看待：那个人收藏这么多旧书报来做么！不仅肮脏，还占据房间的空位……

大儿子目送我搭上德士向北开去。司机阿炳与我有几面之缘，彼此曾经无所不谈。

德士的早客不多，过了乌鲁槽，车厢只剩下司机与我两人。阿炳说他弟弟有块榴梿园，昨晚没人看守，他想折入二十四碑的一片榴梿园去拾榴梿，问我“答应”吗。我看时间还不到七时，便不表反对，也想乘机体验拾榴梿的乐趣。

一下车，我才发觉雨点这么大。阿炳冒雨捡榴梿，只拾到两粒小榴梿。他不死心，亮着手电筒又再捡拾一番；之后，他的老德士又“伤风咳嗽”一阵，才驶出约一公里多的黄泥路回到公路来。阿炳埋怨有人趁他弟弟

不看守时，溜到榴梿园来把掉落的榴梿偷走了。这是他的个人的猜测吧？

阿炳问我要不要把那三粒小榴梿剥开来吃，我回说没有时间吃了。虽则心里头有点焦急，可是当车子经过二十六碑之际，我又目注着那幢待售的老家；呵，那儿还有我千余本的藏书，目下还没空去运回新居！

经过黄梨乡的时刻，我的心情又亢奋起来——我怎能忘怀这么一个村镇！我大好的创作日子曾在这里溜逝，如今，我获得了什么，我愧对自己！

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哟！我希望今后还有两、三个二十三年供我应用，可写出一些比较象样的作品来。过去，我曾经对别人寄以厚望，减少了主观的勤力，1986年变成歉收的一年，我必须鞭策自己，迎头赶上。

在路程上，阿炳拾榴梿花了约三十五分钟，我迟到学校啦！学生说“副校长早安”时，我有点不自在！

我联想到从五十年代末（清早五点多接近六点）到八十年代末（八时零七分）这段期间，不是个人的写作时期么？我何曾好好应用过，其中约有五年，我也学人“守榴梿”，但捡拾到的都是“臭虫榴梿”，误时误事，能不“回头”吗？

不该有怨言，不该发牢骚，我必须反省自己，好好地学习，愿有寸进！在新春伊始，更愿意与文友们同勉！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

边佳兰组曲

一、海上奔程

终于要下船了。

我小心翼翼地跳到摩哆船的船舱里；不一会，马来船夫解下了绳索，跟着，马达开动了，轧轧地嘈响着。

摩哆船徐缓地驶出了樟宜码头，离开了冷冷清清的河湾。船一开进海里，船身便开始如同一只大摇篮那样不安定；我整颗心也更忐忑震动了。

半晌，樟宜海滩便开始模糊了，远了。而新加坡岛也变成灰紫沉实的小丘，在波涛澎湃中浮动。

我伏在舷边，瞟望那片波动的大海洋，思潮也益发奔腾起来啦。“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过去除了乘渡轮之外，象这回搭汽船横渡大海还是第一次呢！”我想着。

此刻我乘着小船，需要花约莫五十分钟工夫，到一个偏僻的渔村去——那是马来半岛东海岸南端的一个海隅，叫做“边佳兰”。噢，这倒是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可是却默默无闻。

几天前，当我收到当局发出的谕令之际，赶忙从地图上查个清楚，辨识位置。我终于找到了PENGERANG

这个地方。当下，心情陡地郁闷不安了。后来，朋友又告诉我：前往边佳兰的旅客，绝大多数是绕过新加坡市区，然后由樟宜码头搭船才能到达。——我将投奔到那个陌生的海隅去，那儿已安排我工作的岗位。我只黯然地告诉自己：“你呀，你底命跟穷乡结了解缘！”

我置身于颠簸的船舱，海大，船小，波澜壮阔，船尾拖着一道白浪。我仿佛是在天水之间飘荡，头脑昏胀胀的。我直瞅住奔腾澎湃的海涛，衷心地祈祷着——摩哆船尽快的，安然的载我横过复远深邃的大海，让我登上陌生的陆地。

由于浪头愈来愈猛烈，声势惊人，呼啦呼啦，劈啦劈啦的声浪嘈响不休，船夫便把舷边的布篷垂放下来，而且紧紧地绑住，避免浪花溅喷到船舱里来。于是，布篷挡住了光线，整个船舱顿时阴沉沉的了。我干脆闭上了眼帘。

约莫经过四十分钟，我再也忍受不了闷气，便伸手掀起了布篷的一角。我俯探布篷外的世界，噢，外头已经不是迷蒙的一片了。

我进一步解下布篷，吓！边佳兰的景物正明显地呈现在我眼前：码头、关卡、巴士、汽车和一两间小矮屋，无不历历在眼了。青翠的山峦，摇着葱笼的叶片的海边树木，招扬着羽状叶而挺拔的椰树。……

这当子，我猛然觉得边佳兰沿岸的景物，并不如我

想象中那样的令人失望。——呵，这不是一块绿色的土地么？

绿色里有苍翠，也有苍郁，有绿色就有生命，有活力，有希望。摩哆船靠近码头的石柱了；我默默地提行李，在季候风强烈的吹拂中，我的脚步踱上了这海隅的土地，缓慢移动了。

异乡，你欢迎我吗？

二、寂寞渔乡

有不少人以为边佳兰是一个海岛，其实不然，她是我国东南端的一块幅员甚大的靠海的陆地。

德士司机告诉我：边佳兰是属于哥打丁宜县的一个副县；外人常误会她是由几个小岛组成的。事实上，头湾岛、二湾岛、大湾岛、四湾岛和五湾岛……全是根据这一带海岸线伸凸呈湾而取名的；比如头湾岛，它就是边佳兰东北以上的第一个海湾，渔民聚居在这里成为一个村落。而大湾岛的名称来由，原因是它在几个海湾之中湾度顶大。在这几个海湾的沿岸，都有数十家渔民居住下来，形成五、六个小部落式的渔村；这些渔村都属于边佳兰所管辖。然而，由于四湾岛的市镇最大，所以也有人把它直称为“四湾岛”。

车子驶出了边佳兰惟一的街道，然后向左边的柏油路奔驰而去。右边傍海沿岸是一片椰林，百码外即是海

天一色的南中国海，海水在蓝天之下荡漾，正象征着我底心弦在震动呢。

沿途郊野处处，田园茅屋，鸡鸭争鸣，猪羊放食，橡树椰林，绿草野花，溪流潺潺，在一片宁静中，透出与绿色弥漫着的苍劲之气。

沿岸的几个小渔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各拥有一个出色而美丽的海滩，特别是在四湾岛以上的海滩——这段漫长的海滩上，海水清蓝，浪涛咆哮，海湾辽阔，平坦柔软，林木苍翠。住在西海岸一带的人，是难得一见的。

我在这里居住下来，我在这里执起教鞭，我教育渔乡的儿童，而这里的孩子也指教我许多有关捕鱼、捉蚌和钓螃蟹的常识，并告诉我渔人生活的情况，以及讨海的故事。渐渐地，我习惯了这里的环境，跟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我似乎也宛如海浪一般的无忧无虑啦；大伙儿的不幸，才是我关怀的焦点。

三、伫立山巅

有海，又有山，这是年青人活动的好去处。

边佳兰山，虽然只有六百零七尺而已，可是它的实用价值，早已被人重视。有这么一天，这座小山让野火烧了，我们却获得了一个爬山的机会。

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登临了这座岗峦。伫立于山

巅，游目四顾，我旋即领悟到这儿天然地势的重要性，难怪早在三十多年前边佳兰便备受关注了。

在山脚下的边姬烈码头邻近，设有一个地道入口处，如今早已用铁丝网封锁住，由穿出地面的吸气筒之数目看来，可以想象那条地道是相当深入的。从地道可以通到每一个守防站，而守防站多建在边佳兰山谷及山腰间。这儿所设立的一座座炮垒与战壕，全用钢筋水泥建造的。

在山顶的斜坡处，还盖有几排规模宏大的军士们的宿舍，屋前种着一丛丛青翠的竹林，屋后有小丘或大石，屋顶还栽植了野草，而屋子周遭则遍植各种植物。想当年，这些都是为了隐避日本飞机空袭而设备的吧。——在日本兵攻打马来半岛之前，英军就在这座山上建立各种防战措施。

有一位老人对我说：“呃，山上的大炮，好象只响过两声而已；炮响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边佳兰都跟地震一样，震动了一下子。”

我与同伴站在山上顶高处的瞭望台上，俯瞰远近的海面，噢，举凡南中国海、柔佛海峡、德光岛、乌敏岛及新加坡樟宜海滩，甚且印尼的廖内岛，都一一尽收眼底。打从三面海域航行的摩哆船、轮船，以及帆船和舢舨等，都能够望得一清二楚。于是，我更体会到此间是国防上险要的关口。

四、海滩踱步

堤岸距离我住的宿舍，仅有二百码左右；夜里，我经常在海洋呼吸的潮声中入眠。

课余之暇，我老爱自个儿或者邀三五位小朋友到海滩上去漫步。

这里的沙滩，好长好长；退潮时刻，淡黄色的沙滩裸露着她那宽阔的胸膛。沙滩平坦而结实，你要费相当大的气力，才能把自己的脚化嵌留在这沙滩上。新奇美纹的贝壳，在阳光下发亮光；几位辛勤的妇女，在大岩石旁低头忙着采蚝。

我老爱走到头湾的东陵头，在大退潮之际，沙滩的宽度约达五百尺左右，连那个马来人插立的小“奎笼”，也几乎全露在沙地上；等到潮水报涨时，那小鱼棚又有大半截陷于海里。

东陵头的沙滩淡黄色，很少有烂泥窟；你大可放心地走到潮水拍得到脚的地方，去检拾那比足拇指大一点的生蚌，其肉煮后清香可口。

在有积水的浅滩处，你可见到一种叫“沙马”的小螃蟹，爬行迅速；它喜欢聚集在一起，你好奇地跨前去观看，但它的行动更敏捷——一忽儿就钻入泥洞去了，几近百只的“沙马”，竞相抢钻避身的小洞，小洞满地

皆是，所以要凭空手去捕捉一只“沙马”是不容易之事。

退潮时刻，也是捕鱼者归来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渔船搁在海滩上，引来了不少的观众——迎接渔船归来的村民，不一定要看到家人满载而归，只要家人安然回家，大家就感到开心快慰哪！

涨潮之际，一大片沙滩几乎完全消失了；站在堤岸上，眼前是一汪蓝湛湛的海洋，一片灿亮亮的阳光。望着那一湾海水，逐渐袭上来，逐渐围上来，淹没了浅黄色的沙滩。迎面送来的，是清新但却带着咸味的海风。我直望着湛蓝深邃，辽阔无涯的大海配衬着高远晴朗的苍穹，我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心情顿时为之而舒畅，胸襟也为之而豁朗。

夜晚，海滩上很静很静，只聆听到滩外轻轻的潮声；天，好黑好黑，仅有星星发出闪烁的亮光。这当儿，我最喜欢坐在海边的岩石上或坐在椰树下，静默地谛听荡漾着无限诗情的柔波所发出的声音，和那单调的天籁，或任自个儿的思想悠游。

惟有这样，我才发觉到我是属于自己的，而海也是为我所拥有的。偶尔，我凝望着那西南方狮岛上多彩的灯光，每每有太多的遐思，也有太多的希望，喔！一切都等待着我去追寻；至少，我应该向海浪学习——永远有一股活泼与冲击的力量！

五、捡拾贝壳

天朗气清的早上，我与几位朋友到七湾及八湾（丹绒余邦和丹绒奔艾）的海滩去游玩。

由四湾东北以上的几个港湾的海滩，风光更绮丽。这里有高大的海岩，你也可从稍高的山坡眺望海景。

从六湾到七湾之间的海滩，被潮水冲击得硬朗朗的；据说有人驾着罗厘在沙滩上行驶，竟未凹陷沉塌呢。

由四湾到奔艾海滩，据说有七哩之遥，大半是靠蜿蜒曲折的红泥路相通，普通的车辆是很少开来的。电单车载我们来到奔艾海滩。

放眼看去，远处，蓝天接着碧海，海水有绿有蓝，而浪层蓝白相间的冲击着沙滩及堤岩，潮水冲锋陷阵似的前扑后继，豪迈奔放。

这里濒临南中国海，海滩蜿蜒无垠，碧波万顷，波涛起伏，浩荡汹涌，一片黯蓝衔接着一片蔚蓝，宛如拥着一群小绵羊，冲击着沙滩，拍打在岩石上，激起无数的浪花。碧空万里，白云似锦，苍翠的椰林与天然生长的海松，随风招展，很是别致。三几只海鸥，在海天之间轻快地翱翔。面对着眼前这等旖旎风光，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胸怀舒畅。

在细沙洁白的海滩上，是罕见的的一个收集贝壳的大

好所在，这里的贝壳，丰富得令人惊异。白贝壳、紫贝壳、褐贝壳，还有不少的蚬壳及螺壳等，形状光怪陆离，色彩艳丽悦目，小巧玲珑，脆薄若精美的古瓷，闪闪发出多种颜色的微光，那缕缕花纹宛如圈圈涟漪，几乎要把喜爱贝壳的人卷入无底的迷涡里去呢。

在归途上，我们都提着一小袋叮当的贝壳。

噢，贝壳！听说你曾经蕴藏海的秘密，海的歌唱；你那美丽的过去，真不平凡呀！你可否在我书台上，同我诉一诉。

生活在这里，纵然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人墨客，也会不期然的想到一位诗人说过的：“我们的耳朵，好比是贝壳，萦绕着海的声音。”

六、钓鱼之夜

夜来了，边佳兰的夜景是寂寞冷清的。

在这一个海角地带的渔村里，白天原本就相当的沉静与萧条，一到了夜晚，四周更显出乡间常有的荒凉景象。

年轻人的生命，尽充满着活跃的本能；谁都不甘于象隐士那样的沉默寡言，老是让身心处于滞呆不动的状态中。因此，在白天里，我们常到沙滩去拾生蚌或拾贝壳，晒晒太阳，甚且在海水里泡一泡。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钓鱼便是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我曾经到过渔棚和

虾笼去游玩，在那儿，我钓过鱼，但却一无所获。令我留恋难忘的，倒是丹绒边姬烈码头夜钓的情形。

黄昏，我们乘了一部车子，带着简单的钓鱼工具来到码头。码头的通道远远的伸到海面上去，台面宽敞，空气清新，景致悦目，可以坐下来钓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坐在起重机的旁边，凝望远处的笼罩着轻烟薄雾的山与海，欣赏海上岛屿黄昏的景致。这时刻，海波的蔚蓝色渐渐沉厚了，码头后边的岗峦显现着苍靛紫褐的容颜。

不一会，半空的云层越发低压下来，岛影混融在云影中，灯影又混融在云影与岛影里头。随着灰默的天色，隔海远岸的新加坡岛上，五彩缤纷的灯光，一颗一颗，一盏一盏相继的出现，而闪发出亮晶晶的光芒，渐渐的象镶着珍珠的玉带，又宛如嵌满钻石的皇冠。

我们几个人分别坐下来，在一卷鱼丝一端的小钩上面，套上了虾肉，然后把鱼丝慢慢地散投进海中。在海天暮云，岛山晚籁，四处景物成为迷离的梦境的时候，我的思想便格外蓬勃了。虽然我们是来钓鱼的，但是大家都表示自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根本不存获鱼的希望，因为我们之目的是在于怡情悦性，消磨时间和培养耐性，如此而已，并不一定要钓到鱼才开心。

因此，我们几个人的兴致老高，露出一副悠哉游哉

的神态，享受了这一份宁静，又观赏海潮奏起的激昂的音符。

七、美丽远景

根据十四年前的日记簿，凭着难忘的记忆，我写下了这些不成章的“组曲”，可是，我对她怀念之情犹未尽。

好高兴呀！早在五年前，从报章的披露，欣悉“柔佛东南发展计划”推行了，这对荒僻的边佳兰和柔佛丁加拉进行了庞大的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令人瞩目而欢欣！

于是，我知道了，边佳兰的春天来啦，虽然是迟来的春天。

盼望已久的陆路交通衔接啦——六十英里长的边佳兰东南大道的建造工程几近完成了，车辆可通行，更多人慕名到纯朴的渔乡来。现在，不仅奔艾海滩闻名了，连丹绒奔纳哇也发展为旅游中心，到处充满蓬勃生气。

呵，年轻的边佳兰，你开始唱着欢乐的歌儿，海潮仍在助兴；而我，我的“组曲”，你不低哼的话，也得回顾一眼吧！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重修）

如花似梦的旅程

欢愉的旅心

十一月将尽的一个阴郁的下午，天际披着灰黯的云丝，我有着不舒适的感觉。就在这当儿，突尔接到来自首都（吉隆坡）的长途电话，两位挚友先后告诉我：有个机会可到菲律宾，你可列席，明早就帮你买张机票，星期天早上起飞。

我已好久没跟好友欢聚，加上菲律宾早已是自己所神驰的国家，旋间，菲京变成庞大的磁石，射出无比的磁力，而我成为一枚小铁钉。我还能摆脱么？——再说，旅游毕竟是人生一大乐事呀！

于是，交谈不到四分钟，友人就为我安排了一个珍贵的旅程，立时给我沉郁的心灵带来了欢畅。

五十多个小时之后，我就要上机啦。同行的，是几位比较合得来的写作界友人，观光的国家，又是东合的伙伴国之一——与我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常强调东合的亲善与合作精神吗？此外，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籍作家将会合在菲京增进联系，交换创作经验，发扬中华文化，着眼世界文坛。这不也是令人振奋的喜事么？

思潮如涌，仿佛要把我给冲向南中国海，越过那苏禄海，直往马尼拉湾去了。于是，我“心的深处有岛国泥土的香味”，（菲华诗人伊凉作《不欲归去》句）。于是，我又独语了：

千岛之国，我神游之邦，你充满神秘感，更充满着西洋色彩（有鲜明的欧美情调），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也是世界各种民族文化的熔炉（人类民族文化的熔炉之一）；是嘛，今日菲国民族的文化，是由许多民族，尤其是中国人（纪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汉使就尝来菲岛了）、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等种种贡献所集之大成。在菲国的“文化花毡”上，你不难看出世界各种文化的形形色色的综合图案。

在课堂上，曾多次告诉少年儿童们：

——菲律宾是个群岛国，宛如一只古代大动物的骨骼。跟马来西亚一样，她也是一个热带国家，气候温暖，土壤沃腴，人民性格乐观好客。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个典型的二阶层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很是惊人。

——菲国群岛东侧，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所在地；海底最深处在海面以下一万零八百三十公尺。散布在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群岛，共有七千零八十二个，只有十一个大岛较为重要，其余多属荒凉岛屿。

孩童对十六世纪初航海家麦哲伦环球探险的故事（在菲律宾的马坦岛被土人杀死）最感兴趣；也喜欢打听火山爆发的事件。我们只好投其所好，并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于是，我对他们说：菲律宾是太平洋火山带的一部分；国内有不少的活火山，常发生地震，造成严重的灾害。位于吕宋岛东南端的玛容火山，还有“世界上最完美的火山锥”之称哩。菲律宾的气候，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台风特别多，不仅椰林、蔗田、麻园、稻田等常受台风的为害，连海上的船只，也都遭受严重的破坏。

跟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一样，菲人也过着蕉风椰雨的日子；同样的，他们也曾长期的受到殖民主义的奴役，由西班牙、美国、日本又回到美国的占领，使她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干戈扰攘，端的是忧患重重，民穷财尽。试想：在西班牙残暴统治的三百二十七年（公元1571至1898年）间，各种邪恶欺人的势力，都曾在这多难的岛国张牙舞爪，引起那些义愤填膺的菲人发生百次以上的革命，兵连祸结，效命疆场的爱国人士，何止千万！——荷西·黎萨、文尼法寿、马必尼、侯甫胞和奎松总统等，这些英雄人物或民族斗士，生命都曾放射过万丈光芒，获得世人共同钦敬，尤其是黎萨医生，“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他们伟大的精神，光照史册，永为后世楷模。

菲律宾共和国已独立四十年，一切在茁长中，然而，她的不幸还不曾过去；岛上风云时变，政治动荡不安，多少有识之士在串演着一个个悲惨命运的角色。反对党领袖阿奎诺于1983年8月惨遭谋杀，引起了菲国经济危机，同时，反马可斯总统的民情渐涨。今年（1985）八月，执政者突然宣布将举行大选之后，双方竞选非常剧烈，随时都可能陷入内战危机。根据最新的消息：菲国数政党组成反对党联盟，支持阿奎诺夫人柯拉松，挑战马可斯总统……

想了想，我有了零碎的愁绪。不能否认的，此行有点“怕怕”。可是，朋友说：“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将于十二月初在马尼拉举行，是亚洲各地区华文作者向世界文坛开步的进行曲；代表们的出席，是义不容辞的吧。连少年朋友也领悟到，当年麦哲伦对环行世界的信念是何等坚定，若不是有非凡的胆识，又怎能实现理想，建立功绩呢？

临行前，我们带着满怀的憧憬；我将嗅到芒果的奇香，我将领略岛国特有的情调，我将凭吊巴石河畔的王城，我将瞻望黎萨公园里首号民族英雄的铜像，我将经历碧瑶的轻寒，我将观赏马尼拉湾的落日，我将幸会一些心仪的亚洲各地的华文作家，他们定会指出亚华作家的使命与努力的方向，并从海外着眼国际文坛……呵，我突又有着莫大的愉悦！

客机·街道·旅店

星期日早上，我们一团七个人（团友梁放是在沙巴登机）乘坐的马航B 737 客机，于十时十五分由梳邦机场起飞；约莫两小时又十分后才抵达哥打京拿峇鲁。下午一时廿分继续飞往目的地；约于三时零五分，班机徐徐降落在马尼拉国际机场。

在机舱，友好们知道我极少出门，让我选个靠窗的座位；我直望窗外，辽阔的大地宛如几点烟雾，浩淼的大海只象一杯积水。于是，我联想到李贺的诗句：“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几分钟之后，浮云游荡，云空广漠；乱云在我脚底下纷飞，浩浩长空，时而云丝缕缕，时而云海茫茫；有时，只觉得一片迷茫，空无所见。

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刻，俯瞰窗外，天空明净，日头炽热；海面的岛屿和陆上的高楼，星罗棋布，相继地映入眼帘，令人赏心悦目。我忽地想到关于菲律宾的传说：菲国群岛是天神留在人间的一堆碧绿的宝石——那位来自外太空的女神，飞到地球上空，她把一堆大大小小七千余粒宝石，抛落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终于形成了一个海岛，这就是今日的菲律宾群岛，遥望宛似一串珍珠般浮在太平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水面上。

马尼拉机场的规模相当大，机场大厦显得陈旧。有

两位举牌的菲国少女，在入门处欢迎我们，还在我们的脖子上挂上一串串花环（用茉莉编织成的花环），立时大家薰沫在茉莉花的馨香里。茉莉是菲律宾的国花，我心中仿佛有阵风在拂送，涤荡一身的疲倦，踏上这千岛万情的国度，我的心境也飘逸起来了。

负责招待我们的菲律宾朋友，帮助办理入境手续和点收行李。就在同一个时刻，泰华的三位代表符传文等也抵步了；引导员安排我们上车。在机场的会客处，人头钻动，喧嚣拥挤；好容易才走到行人道，到处仍是汹涌着的人群，摩肩接踵。

坐定后，我才发见司机坐在左边的座位驾车，车辆靠右行。原来菲律宾深受美国的影响，连交通系统也采用美制。这里的街道并不平阔，但还算整洁，传闻中的市内的烟尘遮天，事实上并不如此；现时不是干燥而炎热的五月，掀不起大地的黄沙吧。

这儿的交通显得混乱，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靠巴士、德士和“集尼车”等，尤其是“集尼车”(Jeepney)数目奇多，在大街小巷穿梭地往来。据说，这种小型的公共车，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美式吉普车改装而成的，独特的装饰，使它颜色鲜艳，车前车后还插有彩旗及其它装饰品。单从这种小型载客车的图案设计看来，就马上看出亚热带的千岛之国是个艺术风味很浓厚的国家。

客车行了不久，就遇到塞车，交通又阻塞了，汽笛鸣响，满耳是杂乱的市声。我突然发现一个街头特景：有几个卖香烟和报纸的青少年，穿梭在缓动的汽车之间，向坐在车厢的顾客兜售香烟、糖子、报纸和杂志。也有一位背着婴孩的中年妇女跑前来，轻敲着玻璃窗伸手求乞。我们的衣袋没有菲币，翻动着双掌，让她失望地走开了。为了生存，所谓马路如虎口，在他们的意识里已不存在了吧！

引导员指着大海说：“马尼拉位于马尼拉湾东岸。马尼拉的市区是在巴石河三角洲上；旧城在河南岸，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商业区位在河的北岸，街道宽阔，摩天大楼，巍峨壮观……”

我贪婪地眺望海水苍茫的马尼拉湾，日正西坠，陡地游兴浓了起来。靠海滨的这条宽敞笔直的街道，路旁绿树成荫，枝叶茂盛，周遭是那么平静，令人胸怀为之开阔。

我们被安排下榻在马尼拉大旅店，这是富于历史的五星级旅社。在入口处，大家都被看守人搜身检查；为了安全起见，谁都乐意举手请搜，以防万一。我们无不祈盼在这座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酒店享受一下升平世界。

领队的慧适兄说：“马尼拉酒店在市中心，步行前往南部的码头只不过五分钟，距离国际机场或新商业区

马卡帝，也只是二十分钟罢了。住在旅店，居高临下，你可眺望马尼拉湾、黎萨公园或圣地牙哥古堡，令你赏心悦目！……”

站在一旁的副领队吴岸兄说：“我是老马识途，谁喜欢晨运的，明早跟我去跑海滨、游黎萨公园，准可以找到好题材……”

文星熠熠耀菲京

向秘书处报到之后，“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活动日程表便展开了，紧密的节目隔绝了与会议无关的活动。

代表们领取了出席证和资料袋（公事包），随即，由秘书长林婷婷女士分配房间；我与甄供兄同房，在休息的同时，我们从资料袋抽出《大会手册》和《会议论文集》，以及信封和信笺等翻阅一番。主办当局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设置一无所缺，真教人钦佩。文星熠熠耀岷市，在文学盛会上，腾涌着浓厚的华夏情怀，定能维系华文作家的命脉吧。

我查看出席代表的名册，九个国家或地区共有九十七位亚华作家受邀参加会议。令人兴奋的是大家属于五千年的炎黄子孙，虽则散居各国，但从不要忘记自己固有的文化，并且热烈地拥抱她！最难能可贵的，是主办国菲律宾，这里只有五十万的华人，却有了一百多间中小

学华校；在这回筹备会的组织单位中，包括了菲华文艺协会、耕园文艺社、晨光文艺社、辛垦文艺社、千岛诗社、菲华青年文艺社和菲华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各选派一人参加组成，都称筹备委员。呵，他们热情款待，“主人的芒果汁，浇沃了来客的心田”（略改菲华诗人江一涯《作客在山城》诗句）。于是，心灵植遍友谊的花木，缕缕清香。

这里的黄昏来得早，甄供兄推开楼窗远眺，那迷人的情调，使他入神啦。

晚上，大家出席假凯悦大旅社水晶厅所设的欢迎酒会，享受到许多可口的菲律宾佳肴，见到了陈纪莹、施颖洲、郭嗣汾、亚薇、蔡文甫、蓝海文、余玉书、林焕彰、林泥水等作家诗人。据说，出席者多达三百余人，举杯交欢；这是菲华文艺界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盛会。

乘车回到旅社，将近十时三刻了；在宽敞的厅堂，灯火妩媚极了；虽然已疲倦，但我与冰谷及梁放二兄不愿回房去。半躺在舒适的沙发里，我们聆听久仰的罗兰女士谈创作经验；来自美国的名诗人艾山教授，也吐露了他写诗的心得。女作家郑向恒则表示：每一位华人作家的写作方向，是要如何在传统的精神上，创出属于时代的新文学……

我想，在今后的六天里，在这场颇具规模而有历史

性的国际会议中，旅人将提一篮如花似梦的记忆，携一份份的深情，然后，由东北飞回西南。

(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



新马作家在马尼拉大旅社厅堂与台湾女诗人张香华（柏杨夫人）合影，左起依次为：马岑、黄彬华、田流、张香华、孟毅、李锦宗、杜诚、笔农。

早安，黎萨公园

菲律宾人是爱美的，不仅把吉普车改装成彩色缤纷的“集尼车”，还把马尼拉布置得整洁美观；但在我看来，她最绮丽的地方是从伦礼沓公园到巴石的海滨大道一带。市区以南的伦礼沓海滨，已改名叫黎萨公园，它是广大市民工作之余的好去处，更是举行国家盛典的所在地。

我们下榻的旅社，就在马尼拉湾的海滨大道旁边，它与黎萨公园相距甚近；吴岸兄是“老马识途”，他有晨运的习惯，极愿意带友人们晨游这个公园，瞻仰黎萨的铜像。

一行六人（吴岸、甄供、冰谷、林洋、梁放和我），先迈向海滨漫步。大约七时三十分光景，这儿早升的旭日已临照在天空；寥廓江天，暖风和煦。

晨的可爱，在于它的活力和清新。海风温纯，清道夫和汽船上的海员已在干活了。我一边向四周眺望，一边呼吸海湾的新鲜空气，清爽直透心肺；海面辽阔，水天相连，碧波并不汹涌、奔腾不息。我们匆匆地走过海滨，折入黎萨公园的范围，眼前是一派恬静安谧的景象。

——早安，黎萨公园！

园里花繁叶茂，林木葱笼，花团锦簇，绿草如茵。来到这儿，视野空旷（占地五十八公亩）；在金色的阳光下，仍然可见绿伞挂珠，白露沾草。

朋友说：黎萨公园是菲国的一个圣地，前来菲律宾访问的外国贵宾，第一件外交行动就是到黎萨纪念碑前献花圈致敬。每天，都有十余万人到这里来散步、谈情说爱、兜风、憩息，有时也举行大集会。每逢周末和假日，还有乐队到此表演，就象欢庆节日一样的热闹。

——荷西·黎萨医生：您这位全部菲史之中最伟大的人物，有异于常人的多方面的才华，包罗万有的成就；恒是放射万丈光芒的英雄，必将万古不朽，永为后世楷模！

十多年前，读过黎萨的《我的诀别》的译文（施颖洲译），曾深受他那慷慨激越的气魄，豪健奔放的情绪所感动。昨天有幸读到菲华作家亚薇先生签赠的新著《我与菲律宾文艺》，在《菲律宾何来“国父”？》一文里，获悉“黎萨学”在菲律宾已成专门学问，许多文化人都乐于阐扬黎萨思想。

具有卓识远见的黎萨，引介了西方民主的概念；他为民族争取自由平等，而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他殉难时只有三十五岁。他被西班牙统治者枪杀的地点，就是建立纪念碑和铜像的地方；菲人为了纪念这位舍身取

义的最伟大的烈士，矗立了高三十餘尺的纪念碑，全国最大的公园也以黎萨为名，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在纪念碑前看守的两个卫兵，手持长枪笔挺地站着——在执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轮流站岗。

公园的范围真大，晨运者不多。我们疾步地穿过儿童游乐场和日本花园，也窥探了中国花园，那儿有奇花异葩，丛丛簇簇，可惜我们的时间有限，无法一一浏览。

晨光熹微，有三位流浪汉竟能躺在石椅上酣眠。有人说过，菲岛人民是浪漫的一群，可是在偌大的公园里，却望不到友人口中所说的男女情侣席地拥睡的呢景。菲国曾长期受过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统治，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自然也受到欧美男女豪放不羁、浪漫佚游的影响吧。这方面许是我们少见多怪哩！

曾听说，菲律宾的民众生活困苦，政府已腐败，贪污舞弊的现象严重……菲人对执政党有着传统性的不满，过去，这里的统治者，不论是西班牙、美国、日本或独立后的政府，它们治理下的社会情况每每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西、美和独立后的政治人物，喜欢向人民灌输有关社会正义的冠冕堂皇的道理，然而却一直言行不一。由于理想欲望与现实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所以很自然的引致群众先以和平方式向政府请愿抗议，如果冤屈始终不得伸雪，最后就采取暴力行动。起义的领

导者，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和教士等。四百二十余年来，他们前仆后继，且牺牲惨烈，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革命运动，那是一页页辛酸的诗章。而今黎萨公园，已成为集会示威的理想地点。

在菲国，受过高深教育的青年多的是，民主价值的观念已普遍深入人心，政客与律师特别多。有位记者形容过，菲人多富有热情，但却缺乏持久力，天生乐观却又是宿命论者；在白天，他们喜欢高谈阔论政治问题，关心时事，然而一到了晚上，却爱吹弹歌唱，沉迷于那歌台舞榭，追欢取乐，佚游无度，几乎尽忘了国家大事，哪还有献身革命的热诚！莫非这就是受过长期的殖民化思想教育的后遗症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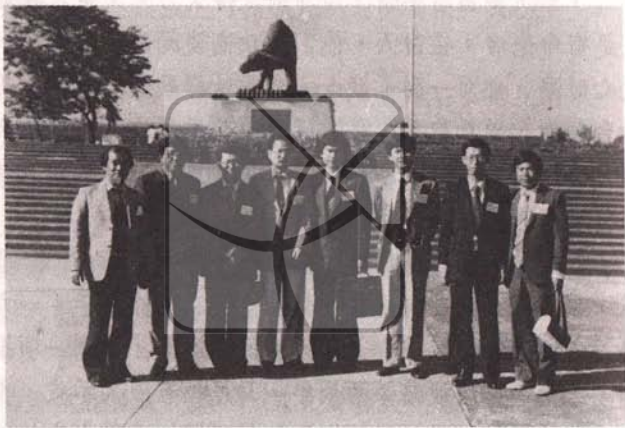
此刻，我又想着：原欲投身为理想战斗牺牲的菲人，果真那么容易向现实妥协么？——早在今年（一九八五）八月下旬，曾在“国际新闻”版里，读到一项报道：纪念阿奎诺被暗杀两周年，马尼拉五万人示威：参加游行者手持“弹劾马可斯”的标语牌，主要大街的交通陷于停顿中，驾车人士按响汽笛，展开“嘈音攻势”抗议，二十二间学校和大学暂时停课。红衣主教海梅·辛也在举行弥撒时，猛烈的抨击当权者。当天，就有四十五万名菲律宾人涌到黎萨公园举行示威，这是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吧。

就在这当儿，同伴又在催促道：“走快点！第四次

会议就要开始啦，等会儿要听‘地区报告’和‘宣读论文’……”

我回首瞻望入口处那矗立着的黎萨的铜像，心语道：“黎萨是先知先觉的伟大爱国者；他在天之灵若有知的话，是否会同意今日的革命已完成，国家已壮大？…”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早晨，马华作家与台湾诗人林焕彰（右四）在黎萨公园巡礼后合影，左起依次为：吴岸、马岩、林洋、甄供、林焕彰、梁放、慧适、冰谷。

马尼拉湾的落日

连续举行了三天的八场会议，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更教人兴奋的，是下午三时五十分游马尼拉湾观日落。这是会议活动日程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多谢庄大姐良有女士的安排，将大约五十名团员分批由码头的小汽船送上停泊在海中的游艇。

坐在小汽船里，船身摇晃，海碧天苍，遥望海港吞吐着朦瞳的巨影，夕阳映照着沉寂不语的群岛；不一会，就把我引进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

大家细心地登上游艇，集中在平台上；舷处有座位，可是不够分配，有的游客只得站立，极目钉住描丹半岛。

远处西方的夕阳，攫住了我的眼神；圆圆的斜阳，红殷殷的，离开海面不到一码，海水被照耀得金光闪闪的；那天光云影，变化无穷。我生平似乎不曾见过这么圆艳的夕阳；我联想到诗句“斜晖脉脉水悠悠”，之后又暗吟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是倏忽间，我又觉得这些诗句与眼前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景致迥异，至少，呈现在眼前象个大红球的落日，行将沉没之际依然是壮丽动人的。谁不喜爱

这么一幅彩色绚丽的图景！

斜阳冉冉，可是情调并不苍凉。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有缘会合在游艇上共赏落日，这不是人生无上的乐事么？众人的脚步缓缓，笑容温婉，笑声喧语，心灵的交流，温暖自在各人心中升华。

我向四望张望，益发觉得马尼拉湾是个优良的天然港口；它的天然屏障，使马尼拉成为一个优良的海港。林健民先生是饱学之士，我指着夕阳左边一带的岛屿，询问它的名称，他立时回答：

“马尼拉位于吕宋岛西岸，濒临广大的马尼拉湾。那两个岛屿，叫做描丹（Bataan）半岛和高黎希律（Corregidor）岛，位置在马尼拉湾的出口，地势险恶，在地形上便于防守。”

后来，我又听到：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的菲律宾也受到攻击，美军守卫无功，只好撤退——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便率军向描丹半岛和高黎希律岛退兵，于是马尼拉失守了。之后，麦克阿瑟退守到澳洲去，整个菲律宾便落到日军手中。岷市被公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破坏最严重的都市之一；菲人饱尝痛苦，菲、中的游击队四处活动，伺机狙击日寇。直到1945年，菲岛才光复。

我也联想到早在1898年，美、西两国在马尼拉湾大战的史事；西班牙战败，菲律宾便成为美国的殖民

地。平静的马尼拉湾，却经历不少惊天动地的战役……

蓦地，在一阵“快瞧！快瞧”声中，那般红的夕阳顷刻间一跃就全没了。初时，我还揣想可望到半个夕阳沉入海中的情景；谁说落日有恋恋不舍之情？我们总算看到了“日落海迎球”（改自杜甫的诗句“日出海抛球”）那跳跃的动作。

我看了看腕表，夕阳是在五点二十六分沉落的。早来的黄昏，娇妍的霞色已化为红霞散金。不多久，红云浮荡，天空灰暗，但你还可以在黄昏远眺天边多变的云海。

老诗人若艾回答我：沿海的街道，是风景幽美的海滨大道，叫做“罗哈斯”（Roxas Boulevard）路，那是为纪念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罗哈斯而命名的。这条沿海长十公里的园林大道，是游客从机场到市中心区必经的路，常给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

从海上望过去，港岸叠起巍峨的大厦，七彩虹霓在闪烁，路灯已亮，真的是“望高楼处，灯火已黄昏”。

夜幕笼罩，我们乘搭的游艇也亮灯了。岸上的灯火显得更妩媚。只不过是约三公里的海程，便可以抵达码头上岸。在步下小汽船之前，我再次谢谢若艾先生告诉我一些菲华文坛作家与作品。

今晚七时三十分，将举行叙别餐会，谁不珍惜一份额的新友谊？不过，你我各自运行在人生的不同轨道

上，除了互相致意祝福之外，怎能违抗必然握别的命运？

马尼拉湾的落日，仿佛是一跃就沉没了；连夕阳也洒脱起来，握别不必依依，真诚的朋友自会与你通讯息。不是么？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也久闻此一胜景，他们多坐在船上观看落日；右起依次为：马岩、黄孟文、郭嗣汾、焦毅夫。

在中吕宋平原上

由马尼拉北上“夏都”——碧瑶，约有二百五十公里，行车约五小时，有人视坐长途巴士为畏途，但在我却是愉快的行程，许是因为我原在小农村长大的吧。透过记忆的纱窗，我几乎捕捉了自己的童年背景。乘这个机缘，我更饱览了菲律宾最大的成片的低地——吕宋中央平原。

我选了靠窗的座位，不断地张望这新的世界：离开市区，公路狭窄了，只可单线行车，沃野千里，地面平缓，很少树木杂陈其间。一眼望去，常见一幅深色的绿毯，平旷的田野，肥沃的土壤，滋生着生命；呵，禾稻：你结过多少个翡翠欲滴的梦！

原野寥廓，偶见一椽茅舍，农人正在田间尽心竭力。我首次见到农人骑着粗壮而黑油油的水牛在干活；据说，农夫伸手拉紧牛尾，水牛则跑快些。每年的十二月至三月间，是农作物收获之后货运最忙的时节。

现时是十二月五日，可是黄金谷子经已收割，稻草堆积得高高尖尖的象个凸字型小丘。在稻田筑畦的农人不多，披巾耕田的妇女也只是偶尔瞥见。青碧的天空，照耀着丽日，田野也吹拂着和风吧。

远处的山脉绵亘，绵绵百里，它是沉郁的。农村的烟雾，袅袅吹起；风的手指，撩拨着芦苇的琴键。在漫长途中，自然有机会瞭望：乡村茅舍、瓜架豆棚、黄牛和白牛正在低头吃草，公路旁的屋前晒着谷……所剩下的极少量的泛黄稻穗，竟使我困倦的眼神蓦地发亮。我默念着陶潜的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据说：在吕宋岛西北部山地，居民是伊孚高族；他们在峻峭的山坡上构筑整齐壮观的梯地，种植水稻。这种梯田层层重叠，有的高达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农民还修筑了竹管和沟渠，引水灌溉。万拿威梯田已闻名于世，成为世界八奇之一，可惜我无缘目睹这种伟大的工程。不过，从购买到的图照看来，菲岛的山地农民或有某些茅塞未开的地方，然而在种田方面却有着高度智慧和无比的勤力；那是许多文明人望尘莫及的技能。总的来说，菲律宾至今仍是落后的农业国家，绝大部分的农民是贫苦挨饿的……在车厢，望着青翠的稻田，我突然想到“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邵竭《岁丰》）的诗句；土豪劣绅到处有，一向穷困的菲农，他们必有过这样的忿慨吧？

陈一匡是年轻有为的菲华写作人，跟许多菲华作家一样，他也拥有菲、华的两种大专文凭。他是我们团里的向导之一，口才好，为人豪爽；他在旅行车上，为我们介绍菲律宾的风土人情，也简略的介绍当地的大学制

度、华教情形，高架公路和农业情况。后来，陈君、柳桂林和心枫等还恳切地回答了一些问题，增加我们的见闻。

于是，我进一步的了解：古时代，吕宋中央平原可能是一个海峡，后来被河水所带来的沉积土层增平了，也可能是海平面下降而形成一个大平原：南北长一百六十公里，西宽八十公里；它是全国最大的膏腴之地，阡陌纵横，农产丰富，是非岛稻米的核心产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也是岛上最大的文化区域。菲律宾出产不少的稻米，可是由于人口繁多，全国群山重叠，耕地有限，加上雨季和台风的影响，所以米产不足自供，必须仰赖外国输入。

从菲京北上碧瑤的高速公路，其中有一段长约十六公里的高架公路，底下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稻浪翻滚。来自古晋的梁放现任工程师，他适时对我说：目前的菲律宾，有大片的灌溉水田，水利工程颇进步，水稻年可两熟。近些年来，有些东合国家派遣国内的专业人士，前来菲国进行考察、研究，吸收宝贵经验。

我继续紧盯着车窗外的景物，身旁的林洋说：有人在卖圣诞花灯了。再过二十天，圣诞节就降临啦；菲律宾的人口约有百分之九十是信奉天主教。他们庆祝圣诞节，一定十分热闹吧。今日危机四伏的菲律宾，你真需要洋溢着祥和的气氛。

路旁的屋宇，多半是简陋的，没髹上彩漆。屋旁的花草树木，铺青迭翠。热诚的梁放急指着一小片布袋莲，介绍给我认识。我也对载着一车藤制品的牛车发生兴趣；同伴说，牛车主人赶着牛车走数十里路入城售货，等到卖完车上的货品才又回乡。我也听说，菲律宾的水牛叫“卡拉巴”（carabao）。这种役兽是菲岛普遍的负载用牲畜，它能在其他牲畜不能行动的水田里耕作。

长途上，前后和右边的游伴都疲劳了，他们闭目养神；我仍然游目窗外。那微云半掩着的青峰，和一片疏林映着的几间农舍，令人悠然意远；我似乎可以听到地脉的跃动与激情，于是，又泛起一种会心的喜悦。

在公路旁的一间餐室，吃了点心后，旅行巴士续程奔驰。我又乘机向陈一匡请教一些问题；他回答：菲律宾是一个全年炎热潮湿而多台风的国家，季节的划分，大体上可分为雨季与旱季两个时期：雨季大约从七月到十月，旱季约由十一月到翌年六月止。在雨季，几乎天天下雨，有时候接连下了四十天，淫雨绵绵，贫民困苦，饥寒交迫。

在雨季的八、九、十这三个月份，可说是台风季节；每年平均有台风二十四次。黑云重重，海风凌厉；台风过境的地方，尤其是群岛的北部与中部，狂风暴雨，掀树倒屋；不仅农作物和牲畜损失惨重，甚且连人

命也牺牲不少。农民多遭受严重的灾难，于是有更多无家可归的灾黎，颠沛流离。而今年十月，一场台风肆虐，就造成超过五十人死亡。我听着，想象台风侵袭后的悲惨景象，心河遂漫过一股悲哀的浪潮。

新朋友又说：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期间，赤日炎炎，旱魃为虐，被称为暑季。在这时期，马尼拉市民动辄就汗流浹背；许多长官富豪分别由航空、公路和铁路直达碧瑶来避暑。碧瑶在明屹（Benguet）山地中，海拔约一千五百一十公尺左右，气候凉爽，遍植着许多松柏科的树木，因此而有“松市”的外号。碧瑶已成为夏季的首都，另有“云中花园”的雅誉。

我们终于抵达中央山地的南端；面对群山，果尔是层峦叠翠，高低起伏有韵致，山景美丽动人，擎天的劲松一伞伞，凉爽怡人的气温，令人兴致盎然。

苍松成荫，山花烂漫；真的是高山顶上有道路，嶙岩中间有曲径。夏都、松市、云中花园、会议之城：你有醉人的风光。南国桃源，莫非就在这儿？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

松市逍遥游

以往，我曾鉴赏金马卷的容姿，也赞美过云顶高原的风情画。如今，投身碧瑶，我更要歌颂她如诗似画的群山风采。我不禁又默念着张养浩的佳句：“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

这个高原的悬崖、峭壁、奇峰、幽谷、云海、松涛、瀑布和涧溪等胜景，真是美不胜收！

在碧瑶附近，山岭连接，成为广大的高原，占地四十九平方公里，气候宜人，平均气温是摄氏二十二度。

下午约一时，车子开始在曲折的山路上盘旋，左边是山谷。这里的公路宽平，偶尔也望见吊在山谷和小溪上头的铁索桥；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数百尺高的岗峦，也有人种了一大片的香蕉树。高山上也装置电线杆，可见其建筑工程的高明。山脚下或路旁，遍地野菊，偶尔也有圣诞花和大红花。

约莫过了半小时，我们看见由狮子会捐献的狮子头；那是用大石雕刻出来的。大石狮俯视山区，栩栩如生，真是巧同造化。邻近的峭壁嶙峋，光山秃岭，挺拔险峻，使人赞叹大自然的伟大。同个时刻，我也敬佩美国工程师肯诺，花了十五年的时光，越过群山险阻，开

山凿石，完成了这条上山公路。

登山公路宛如羊肠一样弯曲回转，从山脚到碧瑶，大约三十三公里，共经过约二十九座铁桥和吊桥。半山的那一段公路，弯度颇大，陡斜难行；车子沿着曲路拐了几个大湾，然后泊车休息一会儿。由山腰一块较平坦的地方俯望，崇山峻岭，万木葱笼，云雾缭绕；峭崖悬壁，万壑寂然。荒林是个未经人践踏过的纯真世界，我仿佛听见从原始的深谷发出的回音。在肯诺道一带，我望见山地民族所居住的简陋的茅屋。

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碧瑶镇也绝非一天建立的。朋友说：坐落在山顶的伊甸园——碧瑶，必须建筑一条捷径，一位叫肯诺的工程师，他的计划书获得考察团的批准，所动用的员工便多达万名，耗资百万元，费时十五年，一条新路（肯诺道）才大功告成，至今已超过八十年啦。有位叫丹尼尔伯罕的环境建筑师，也化了不少的心血，拟下扩充计划，付诸实施，使它成为现代化的旅游胜地，拥有工商业中心，有豪华的旅店别墅，住宅、教堂、医院、公园、戏院、球场、学校、游乐场和俱乐部等等，一应俱全。

置身于此，放眼所见的是多是松树；它树身略呈黑色，枝干硬直，寂寂地把枝叶伸展向天空。山坡上，一株株神态傲然的苍松，老而挺拔，似有万丈凌云的躯干。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不学冬天坪上草，

要学松柏万年青。”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里的气候凉爽，一年四季有如深秋。松柏不怕冬天，在秋天里自然更苍翠；跟着，我联想到另一句谚语：“没有松柏性，难得雪中青。”所谓文人，更应当向松树看齐吧。

我们的旅馆，其实是碧瑶国家俱乐部，长廊曲折；那些亭台楼阁，画栋雕梁，多采用松木建造的。这里山岗坡缓，幢幢楼房，餐厅前有片美好的草坪，辟个高尔夫球场，碧毡绿毯；佳林与心枫这两位姑娘童心未泯，乐得仰卧在绿茵上看行云。

在松径上逛了一趟，山风带来松香；我聆听了松涛声，心中默默念道：“巨大的松涛声，是从每棵松树上发出来的。”（欧洲谚语）我观赏了几种不知名的花儿，鲜丽娇媚。野菊遍野，秋海棠也不难发现。树林外那一抹青山，如梦似烟的浮在远方，我仿佛也象年轻人那样去捕捉轻盈得如云片一般的梦，面对画中景物，我开始有了一些抽象的理念和缥缈的幻想，那些原有的功利及现实的观念也大减啦。

副团长蔡庆祝吩咐司机，载团员们去午餐，这时已是午后两点多。这顿中国餐，让我们享受到当地新鲜爽口的蔬菜，还有道地的草莓和香浓的咖啡。许是肚子正饿，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之后，我们有机会游览碧瑶市区，领略山地市场的繁荣。这里的大街小巷，商店林立，商品繁多；女店员

或小贩不断地招徕生意。那些银器饰物、木制雕刻品、藤器用品、编织品等手工艺品和艺术性的生活用具、价廉物美，最吸引游客购买。街上车来人往，人声嘈杂，喇叭鸣叫；显然地，这座原是淳朴美丽的高原城市，已被文明污染，到处有市招的飘扬和尘世的烦嚣。

逛了市集，我们到彭汉公园（Burnham Park）巡礼。这里有人工湖，游客可租小船划玩，也可骑脚踏车在小径上驰骋。湖边的花草树木，满眼青翠，各呈异彩。小路旁有人在烤卖类似“沙爹”的串肉，香喷喷的。我邀同伴一起尝一尝它的美味，他立时拒绝道：

“不不，你要吃你自己吃好了，我才不尝试呢。因为他们烤的是狗肉。”

经同伴说明，我才晓得碧瑶也是菲律宾的“食狗首都”。狗肉能够保体温，这里天气清凉，此乃碧瑶人爱吃狗肉的原因吧。

经过那座著名的纱织学校（Easter，建于1908年），我们也顺道来龙庄参观趣善钟坛。这座在二十五年前建竣的华人庙堂，依龙山建筑，山后一片苍翠，院宇楼阁，古色古香。

钟庙（Bell Church）占地约三亩；走过溪水善桥，桥下是潺潺的溪流，接着，目见瑶龙庄的群龙出洞（在矮墙上立着雕刻的群龙）。这当儿，我恰巧与甄供兄并肩同行，他对我说：雕刻了好几条祥龙，反而杂

乱不壮观；若是只出现一两条雕龙，也许会显得较美观、自然。我也有同感。当初，建庙人也许认为龙族旺盛，以多为妙吧。

游人在桂月亭、趣善钟坛和钟教善门一带巡礼。伫立高处，青山背后有翠谷，对面的山坡密布着许多平房和木屋，不晓得叫伊戈洛（Igorot）的高山族人是不是就在那村落里居住。

在这座新颖别致的中国式庙宇，你自有天地，自有宇宙；难怪有人常本着人不离山的原则，愿归隐林泉。住在山里，纵使只是结了茅庐（没庙宇居住），也永不入世。钟庙的位置理想，气势雄伟，据说可媲美中国的五台；在此立基兴教，展开救世挽俗的工作，可让游客在观览碧岭仙境，畅游瑶市公园之后，再入圣堂，礼拜如来，恳叩慈悲德泽。信徒登高四眺，恰似身历蓬瀛，步入灵台卦座，真如沐浴春风。即使是个俗人，置身于此，他的心灵也充盈了丰富的智慧吧。

斜日半山，暝烟渐近。此时此地，游思不绝！我也在片刻间找到了与世无争的恬淡幽趣。呵，晨暮钟鸣，惊醒醉梦溺海迷人，回头庆攀觉岸……

上车时，只是五点十二分罢了，然而已暮色苍茫。在忽明忽暗的车厢，我翻开获赠的《钟道圣训》，始知钟道教主是西汉的张良（子房）。我低吟着这样的《劝文选录》：“高唱一曲瑶山歌，渡尽中流暴浪波，养成万

类同归道，不弹离谱念喃喃。”我自问：你能体验到每个字的深远意义，参与了全部生命的和谐价值？好一会，我又想：这里有庄严的启示，有神圣的预言；常到这里巡礼的游客，自能“敲灵钟似醒梦，起醉迷于溺海，辟德径而导步，挽人心于濒危”吧？

晚上约九时，我们在宽大的旅社范围走动。静谧的夜，晚风习习，松涛声更大。在小径上兜了几圈，然后到草坪上漫步；从楼房发出稀疏的灯光，迷蒙而清冷，行人更寥落了。

我们（甄供、吴岸、林洋和我）在厅上的暖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这几张曾供多位时代伟人坐过的舒适沙发，果尔令人倍感舒服。以前，这儿是达官贵人出入的别墅。墙角有一架钢琴，吴岸兄雅兴大起，坐下来弹了几分钟的琴键。他似乎有意通过贝多芬的“月光曲”，奏出月下的幽趣，使这异乡之夜不致于静得一无生气。

我站起来左顾右盼；壁上挂好几幅名人莅临留影的照片，我认出他们是罗慕洛、周恩来、尼赫鲁、杜鲁门等人。我突地思潮如涌，心忖：菲律宾前外长罗慕洛是亚洲政坛的元老，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在大宪章上签名的五十一位代表中最后一名健在者（然而，在我旅游过后的第十天——1985年12月15日，高龄八十六的罗慕洛溘然长逝了），其他签署的代表都先后成为历史人物了。我联想到孟浩然的诗句：“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后登临。”

如今，我辈登临，岁月流逝，多少情怀有待抒发！我们坐下来，好好地检讨几天前的会议问题，也对报章的“弹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总的来说，大家对未来都有新的信念。目前的文学界太寂静了，我们先要靠自己，耐得住寂寞。我们不要怕静，因为静对于人性的感化大有裨益。而碧瑶之所以能擒住游客，还不是全靠岗峦的一片清静和宜人的气候？

当然，我们也知道碧瑶市区的夜生活是多姿多采，弦歌不辍的高级旅店和餐馆都有提供狄士高等娱乐节目；连小馆子和小旅店也常有乐队歌手，吹弹歌唱。不过，我们都是过惯清静生活的一群，“志在太山”、“志在流水”，自然不同流俗吧。

好容易才从窗外望到天上的下弦月，泻下寒气森森的光芒。但愿夜深时刻，世界已融化在夜的和平里。

昨夜松涛催眠，加上天凉梦甜，醒来的时刻已是朝阳普照大地。

这里是早亮的清晨；看了看手表，只是早晨六时四十六分，然而旭日已东升，朝晖满地了。不过，较远的山峦依然笼罩着云雾，连松梢也烟雾缭绕。白云是山的冠冕，飘忽迷离；蒙蒙的晓雾，又恰是山的面纱，使群山格外妩媚动人。黎明的远山和高松，充分显出隐约的朦胧美，我恍惚坠入朦胧的世界。

早餐后，七时四十分我们就上车；领队蔡先生晓得我们昨天午后的游兴未尽，便安排大家续畅游市郊的名胜，军校和村镇等。我们参观以前美国统治时（1908年）所建的夏官（目前已成为菲总统夏官），它也叫做“万松官”（Mansion House），建筑物的外貌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故居相仿，那是一座两层高的白色官殿。花园里繁花似锦，青葱娇艳，正中是以红色草丛堆砌成万松官的英文字。公路旁的松树，郁郁苍苍，躯干挺拔，傲然屹立，它又在风前发涛音了。我蹲下来，独对一种开着红白相间的小花更加赞赏；我闻到了清香的花气。

车继续开行，放眼所见，尽是争荣竞秀，叶稠荫翠的草与树。沿途的杜鹃花、鸡蛋花、仙人掌和野菊等各呈异彩，也都一一进入眼帘。伊美黛公园和莱德广场等，也都值得一游；尤其是面对着夏官的长方形的莱德广场，那里的松柏、花卉和水池，相映左右，这里更是骑马的好去处。

我们到“金矿镇”（Mines View Park）停留一个多小时，选购好些纪念品。碧瑶地区是全国最大的金矿蕴藏地（有五个金矿场）；在出产金矿的市镇买纪念物回去，自然其价不同吧。新朋友又补充说：金矿是菲律宾第二重要的矿产，可惜它是由美国开采，全部出口运往美国。

抵达军事学校，虽然是上午九时五十分，可是已日轮当午啦。军校巍峨壮观，绿茵遍野；来自新加坡的几位作家，多喜欢在飞机与炮台前拍照留念。诗人林也略谈他过去当兵的苦乐经历。

中午十二时十二分，我们集合在旅馆低处的停车场，准备上车回马尼拉了。拍了团体照，梁放兄介绍车旁一种树身灰黑，条叶末端开小红花的树木让我认识，原来它叫澳洲柳。我忍不住抚摸那可爱的小红花，心想：“再见吧，可爱的碧瑶！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怀念，纵使只是一朵小花……”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畅玩了碧瑶告别前，在旅店前的石阶上齐集拍照留念。

马尼拉采风录

挥别了碧瑶旅舍。

旅行车开行了不久，司机在“曲折区”（ZIGZAG VIEW）停歇几分钟，让团员们下车来面对群山——再目注这多般描不尽的旖旎风光几眼：青山环绕，峰峦高耸；山上一株株挺拔傲然的老松，历历可数。

我们都是过客；而我匆匆得连脚步都有点凌乱。站在石堤上，田流兄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大家又赶着上车呐！我心中在想：“匆匆来此，又得告别。真的是“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阮嗣宗·咏怀诗）呵，美丽的瞬间，多么值得留恋！可惜这回，我未能忘记今世，也忘不了嚣尘……可以肯定的，是今后将有无尽的怀念。

下山约莫五十分钟，车子就疾驰在平地公路了。车窗外，仍然是看不尽的风景画：数楹农舍，群畦列亩，多是稻田、蕉林和蔗园。那些简陋的庄舍，屋顶是呈平的青色锌片（也有的是其它颜色），窗口多，而且多是玻璃窗。我瞟望着左边远处凹型似的苍山，暗想火山在哪儿。我发觉麦克阿瑟公路也不算宽阔……。

进入马尼拉范围，市声增加了喧闹，我的眼睛又发

亮了。街上的电灯杆也是以树干锯断插立而成的，交通灯悬挂在空中，那纵横交错的电线破坏了市容的美观。孟毅兄也有同感，他形容道：“那些架空的电线，纠缠不清似的，这和五颜六色的集尼车，都是菲律宾的特色吧。”

才进入大学区，就发生交通阻塞的现象，听说岷市常发生塞车，来往车辆陷于瘫痪状态中。领队的猜测一点也没错：前面又出现和平示威的队伍。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在小巷里竟有人正悠闲地在投单边球架的篮球，所谓示威抗议在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吧。

傍晚五点，果尔看到在左边的单程街道上，涌现了整百位愤怒的男女青年：有的高举标语，喊着口号；有的挤坐在五光十色的集尼车上，人声嘈杂。他们还在车后头绑着罐桶，由长绳拖拉着，在街上发出刺耳的噪音，旨在引人关注，借此唤起同胞的政治醒觉吧。

拥挤的示威者，喧哗着步行，正要呼啸而过之际，忽然有位青年冲到这一边的单程街道，靠近车窗派发宣传单；有人及时推开车窗，接收了好几张。我也好奇地接它来看，吓，那是泰加洛语（菲岛法定的国语）吧，我顿时变成了“文盲”，顺笔抄下了开头的一行文字：“*Angkamay Ng Mamamayam Ang Sasakal Sa Ver-Dugo*。”我揣度那是三、四天前（2—12—1985），涉嫌阿奎诺命案的二十六名军人全部获得无

罪释放，引起市民动怒，发动和平示威，声称要向马可斯总统讨回公道吧？

在罗哈斯大道两旁，已悬挂起一盏盏耀眼的彩灯，圣诞歌声也开始飘散开来。噢，诚如当地女作家林婷婷所说的，这是“早来的圣诞”，但愿也带来了属于耶稣那份“信、望、爱”的讯息！

五时十八分，我们回到那一幢幢巍峨的建筑群的怀抱里。我想，海湾上的人们又在欣赏落日余晖啦。不一会，市街上的灯火通明，那摩天大楼更亮出五光十色的电炬霓虹，光耀夺目；谁还记得市区内有四大贫民区，那无数的无业游民在垃圾堆捡拾食物……

在厅堂见到庄廷波兄，他询问上碧瑶的情形和观感。这两天，他与慧适、冰谷二兄留在马尼拉，游览市郊和西南的大崖台；他也赞美郊外风光好，在远处眺望，火山湖的四周被群山环抱，正中的小岛上，有死火山（在前面的）和活火山（在后面的）各一。湖地处荒僻，游人不多，但岗峦起伏，那“岛中之湖，湖中之岛”，是罕有的天然景观。噢，他们总算亲眼看到了景色壮丽、烟雾弥漫的达尔火山！

友人也谈到圣地牙哥城堡、西班牙古城、美军纪念公墓和菲律宾文化中心等，也还出示照片让我观看。约有三百九十五年历史的圣地牙哥城堡是在巴石河口，由当时的统治者圣地牙哥所建，前后经过三位西班牙统治

者接班建竣，费时一百四十九年。日治时期，这座城堡曾沦为人间地狱，多少抗日的义士在此被拷打和施刑。据说有六百个菲律宾战士被日军囚禁在古堡下面的地牢里，当涨潮的时候，他们就活活的被海水淹毙在牢内。

城堡内有一个牢房，曾禁锢革命英雄黎萨医生，他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早晨，在目前的伦礼查公园被枪毙；为国殉难前被关在囚房五十七天。他的代表作《我的诀别》，就是在殉义前三天的创作。如今，在古堡内建立纪念馆，陈列当年黎萨的各项文物，以资凭吊。至于那个大地牢，早已被政府封起来，只剩下空壳，成为游客参观的历史遗迹罢了。

游览皇家城堡之后，车子沿着海湾大道奔驰着；途中有一座富丽堂皇，且有艺术色彩的建筑物，那就是菲律宾文化中心，内部的设计构造充分显示着高贵雅致，表现菲国各地区的衣食住的特色和民情风俗。有意了解马尼拉市外景物的游客，你可以在这个文化村得到解答。这个文化中心搜集了菲国各省的建筑、手工艺品及艺术佳作等，以比较新鲜的方式表达菲律宾的文物风貌。游览了这个文化中心，恍如环游了整个菲律宾。

古城“英特拉默罗斯”，建在巴石河南岸；它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所建的欧洲中古式的城堡，原有七座城门和十二间教堂，后因在太平洋战争时遭到美国和日本的炮火洗礼，现今仅留下残垣废墟，和一间最古老

的圣奥古斯丁教堂。这些名胜古迹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建立波尼法西堡的美军纪念公墓，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的驻菲美国空军而建的；纪念碑高立着，墓地的白色大理石十字架一望无际，每个十字架都刻有死难者的名字；据说，在太平洋战争捐躯的美军和盟军多达一万七千名。纪念碑旁有一座小亭式的建筑物，观看用彩色磨石砌成的巨大地图，你可约略的看出太平洋战争（1941～1944）时空战的攻守情形。这个广阔的坟场，充满着一片肃穆和质朴的气景。

畅游了两天，友人已是“马尼拉通”了，他滔滔地说：巴石河流经马尼拉中部，将市区分成南北两部分；连接南北两地的，是河上的九座桥梁。商业区在河北岸，街路宽广，是华人集居的地方。市南卡维特是军港；市北是克拉克；市东北郊区的奎松城是将来国都的预定地。

菲律宾是东南亚的艺术之乡；菲人是一个乐观、淳朴和爱好歌舞的民族；国内人民有九十巴仙懂得音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能缺少音乐的。我们很幸运的在“欢迎贵宾”的场合里，欣赏了歌舞的余兴节目；那个传统歌舞文化剧场，就设在马尼拉大旅店里。席上来宾一边用晚餐，一边观赏精彩的土风舞。年青貌美的男女舞蹈员个个舞艺精湛；在舞台上，菲国民族的歌舞艺术得到最大的发挥。参观这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土风

舞与歌唱表演，你自然能从中了解和欣赏菲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过去曾看过竹竿舞的表演，然而今晚由菲族青年男女所做出的表演，更教人由衷赞赏！这传统的竹竿舞，舞者依照音乐的节拍，由缓而急，在拍击着的竹竿跳跃，舞步是那么的轻盈，神态是那么的怡然自得和开朗，从容不迫的跳着、跃着。你可看出他们本身是何等的投入——他们快乐的歌唱，尽情的舞蹈，连演员也全心全意的在享受自己的表演；于是，你更深受演员的欢乐心情所感染，加上那醉人的吉他的韵律，使你完全陶醉在忘我的情趣中。连见多识广的田流和杜红二兄，也对这家夜总会土风舞的表演节目，大表赞扬。当晚，我们也享受到大西洋这边的最美好的佳肴。

十二月七日这一天，我们旅游马尼拉只剩几个小时啦。下午三点是我们登机的时刻。谁不希望乘机多捕捉一些可供今后缅怀的印象。

多承曾金婵女士热诚的款待，让我们有机会乘坐她那部马士里汽车，游览马尼拉市区、华裔义山和马卡帝等区。

曾女士是甄供兄六十年代初的高足，六八年婚后定居于岷市，儿女已是中学生，说了一口流利的菲律宾语，还协助她先生从商。这又是华人在异邦适应力之强的一个例证。

八点五分，艳阳就高照了。菲籍司机载我们六个到

市区巡礼。曾女士充当向导，她说：市区在巴石河北岸，马路宽敞，街市繁荣；河的南面是埃尔梅塔区，分布着政府大厦和各国大使馆。河北的胡安·卢纳街一带，是银行业中心，高楼大厦，巍峨壮观。从黎萨街至圣克罗斯区，分布着新型的旅馆、商店、餐室、戏院、学校和超级市场等，车辆如梭，人如潮涌。

新兴的马卡帝区，已是菲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和购物中心的集中地，高楼连云，大厦如林；那种豪华的气派与贫民窟的破旧房屋，你不难想见当地贫富之间的差异是多大呀。——我们听到了：这个“东海明珠”，没有屋子住，贫穷挨饿的市民不止六十万名（占了全市民的三、四十巴仙）……很自然地，你会发问：菲岛的财源流到哪儿去了？

我们也到市区北郊的华侨义山驻足，这个大墓园有如富裕人家的住宅区——建筑豪华式的洋房，内置坟墓；也有宫殿式或宗教式的建筑物，内中桌椅家具齐备，甚至装有电话、雪柜和电视机等，整座建筑多数以云石为主。每条小巷都有街名，可乘车通往各个地段。一些墓楼旁有看守人的住房，以便看墓人随时打扫，并照料花木。

看了这些豪华富丽极其奢侈气派的墓楼，又想到义山邻近的贫民区，不由地暗想“死人住天堂，活人住地狱”，令人感触万千！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华侨

烈士纪念碑停留一会儿，便离去了。听曾女士说：每年清明节和十一月一日的“亡人节”，孝子孝孙们便到义山来祭拜，他们不必“扫墓”，有的就在墓楼设宴狂欢、开派对，或打牌过夜呢。

世界国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唐人街”，马尼拉也不例外；这里的唐人街，是从车马如潮的“中菲友谊门”开始，直到另一端一个叫“亲善门”的石门。这是个购物的天堂。王彬街两旁有各种商店和一间中小学，街道虽窄，可是人群浮动，生意奇佳。我们在这里选购了一些较便宜的衣服和芒果干。店主夫妇是华人，有的店员却是菲籍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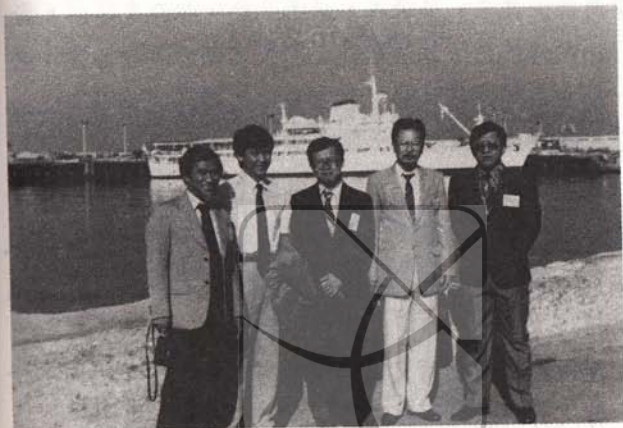
马车是华人区的另一特色；随街可见的马车，只由一匹马在前头拉着，好象在街上横冲直撞似的，连汽车也得闪避它。王彬街还分王彬南桥和王彬北桥，可惜我们停留的时间有限，无法浏览所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我们轮流坐在马车上，请吴岸兄拍张“骑马车游街”的照片之后，便赶路他往了。我想，我们总算在这里接触了有着自成一体系的华人社会。

曾女士带我们上餐馆用菲律宾餐，点了丰盛的肴馔，尤其是香脆的炸猪手（Crispy Pato）和烤芒俄斯鱼（华人叫国盛鱼）等，是令人回味的菲律宾佳肴。

下午一时三十六分，曾女士的司机就载我们到机场了。这里又是比肩继踵，行人如浪，一片喧闹的景象。

二时五十分进入候机室，领队慧适兄请同伴吃著名的“Halo - Halo 冰淇淋”；这时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有了凉意。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早晨，大马代表作家在马尼拉海滨留影，右起依次为：马岩、甄供、林洋、梁放、吴岸。

忧郁的十二月

季候风带来的

满天霾云，阳光躲到哪儿去了？乌云也笼罩着大伙儿的心空。

云是风刮来的，雨是云变成的。云需要借助于风的吹刮，才能到处游荡。——十二月的雨，是东北季候风带来的。风是最大的帮凶。现时，东北季候风又在逞威啦！

淫雨连绵，细雨又夹骤雨；有时放晴了，然而不一会，你又听到屋外雨声淅沥了。

灰黯的云出现在阴晦的苍穹，大地迷蒙。在飒飒的风声里，村郊园丘显得更凄清，丛林枝叶的舞姿宛如子夜舞孃陪客时的无奈。却有农夫还冒雨来干活！

这么恶劣的天气，这么多事端的十二月，村镇上几乎没有几个人是愉快的。就拿谭姓这个家庭来说吧。

学童放年假已经三个多星期，家庭里外一天到晚充满着小孩的欢笑和吵闹声，男女主人的脸上却布满阴翳，沉默不语。假期是学童自由奔跃的日子，每天象报复似的尽情玩乐；做母亲的谭嫂却怀着不同的心情——

直接受到雨季的影响。一阵阴风掠过，在这郁闷的冷天里，更增添了她的几分懊恼。

是一年一度传统性的忧郁吧；对大家并非首次的感受。几乎每年在十二月里，她的心空便飘集着一朵朵愁云。她那当家的，也不例外；可以说，多数的村民都一样：愁云惨雾和阴晦天色，正象征着下层村民的心境。

十二月的风雨，来去无常。昨夜有间歇性大雨，风又更狂野。今早，那当家的谭哥不能到橡林割胶，因为雨后树身湿淋淋，不能割取胶液。胶工失去了作业机会，入息没有了，油米柴盐便没着落。虽则近来胶价比较回升，可是却让过多的雨水冲淡了原有的欢欣情绪。谁还爱欣赏那一番“椰风蕉雨”的情景？谁说雨能涤除苦恼？

淫雨阻止农民出外作业，不仅不能割胶，连到菜园锄草也不成；赋闲在家，男主人感到无聊，加上孩子们在家里闹到天翻地覆没片刻安宁，因此，他又托故到镇上咖啡店走走。结果呢？他又选择了小地方惟一的消遣——筑起“四方城”来了。夜深了，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家。

女主人最反对丈夫以赌博为娱乐，难免又责怪他几句。记忆中夫妻间偶尔口角，多半是由他常赌不改引起的，若是在晴天，他倒是刻苦勤俭，从不怠工呢。

太阳从云缝间露出光芒。谭嫂匆匆地洗完衣服。晾

好后，她赶着上巴杀；临出门之际，她把正在嬉戏的大儿子叫过来嘱咐道：“阿赤，要是又下雨，马上把衣服收回家里，记得呀！”

路上的行人，多跨大步伐走路，或加速地踩踏脚踏车前行，他们都有心事似地收敛笑容——前往巴杀买食物回家比任何事都要紧。还有人早已贮藏食品，预防水灾时缺粮哩。

好些天了，阴霾天气，晴雨莫测；每天都有或多或少的雨量下降。天空老爱变换着几副面孔：不是乌云密布，就是阴气沉沉；否则，就是时而太阳猛烈，大有变幻无穷之概。

哦，又是恼人的连绵雨季。

在巴杀里，她跟菜贩和鱼贩交谈几句，对方便扳高嗓门：

——阿嫂，不好嫌贵呀！当今钱银小，物件样样涨价。没办法哪！

——呃，你不知吗？菜园积满水，就要发生大水灾了。许多蔬菜缺货，价钱当然提高喽！

——为了预防水灾，许多人都争购食物来贮藏，这也是食物涨价的原因。

——因为海面刮强风，浪太大，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已经断绝供应了。只有一些淡水鱼售卖，当然价钱高昂……

雨季导致众人的入息锐减，商家生意冷淡，然而，一般的食品却又告涨价，蔬菜鱼虾的涨幅更大，加重了消费人的负担；你能怪谭嫂叫苦连天吗？

归途中，她遇见桂嫂。桂嫂夫妇是经营冰水和糖果零食的小贩，她大吐苦水：

“生意做不成，入息减少，又要还期仄，真是苦得要命！”

“谁不是一样？我们理家的，只好天天煮稀粥了。”

“入息少，应酬多，人家嫁女儿生孩子的不算，单单红炸弹（婚柬）就有四张。冬节又快要到了，也得用点钱。再过不久，孩子又要开学了，那些书钱和簿册费等，也必须在开学前的十二月尾缴清。”

“孩子开学后不到一个月，农历新年又跟着到来。我们理家的，去那里找那么多钱来用？”

“是呀，我们都是生活线上挣扎的苦命人。”

烦恼有如细雨，丝丝紧扣；凡人的绵力是有限的。谭嫂浅笑一下道：“不要想太多啦！以前，不是也有过很多的十二月？我们不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吗？”

“说来也对，人是不能绝望的；做人少吃少用少花就行了！……”桂嫂显得几分开朗了。

东海岸之忆

细雨霏霏的午夜，胞弟尚安到谭嫂家里来作客。

寒暄之后，尚安讲述他最近的工作情形——他吐露道：在雨季里，胶工和渔民的生活，正处于水深火热中。而他在芭场干树桐工作，也陷于困境中。

他侃侃地说：“由于受到雨季的影响，树桐芭场已陷入停顿状态。芭场工友多半已回家‘度假’；要等到天气放晴时，才进芭操作。那些拉格罗厘，因为芭场停止生产树桐，所以没货可载。即使还有一些树桐留在芭场，也因为路面泥泞难行而不能通车，所以工友们经常在街上闲荡，量量马路，或是打打麻将。总之，雨季使工友的生活不正常，大家都很徬徨，整个地方社会几乎陷于冬眠状态……”

谭嫂点点头，然后又沉思半晌。她出身在东海岸，以往十二月季候雨季节期间，她有过惨痛的经历和教训，尝过水灾苦头。那儿的雨季比她现居的西海岸的更为严重——倘若东海岸刮风，它将连续几天之久。如果下长命雨，往往几个星期也不会停歇。那儿的穷苦渔民们，数星期不能讨海，常有断炊之虞；这是雨季期间常有的事。

刚才尚安一提起，谭嫂立时印象犹新——往昔多次淫雨成灾，酿成不幸犹在她的记忆之中。故园在离河边不远的村镇，经过一场整十个钟头的豪雨之后，河水的水位不断地升涨，水势湍急，便已越过安全线了。沿岸低洼地区，经常面对水患的威胁；家园遭受淹没，尽成

泽国，到处一片汪洋；无情的洪水吞噬了良田、畜牧、房屋和家具等。她被困于水乡的经历也有过数次……

渔民所面对的雨季的灾祸最多。每年封港时期，他们长达三个月的失业。在这一段冬眠状态期间，由于海面风浪大，狂风飕飕，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只好望洋兴叹。由于家庭经济失去了来源，许多渔民被迫负了债；当他们在开港时重新出海之后，才按期偿还欠款。

当然，还有一小部分顽强的渔民为了生活，不惜冒着天大的危险，拿性命来做赌注，不管狂风暴雨，浪层滚滚，依然勇敢地乘着残旧的拖网渔船出海打鱼。每年他们在这期间作业，而告不幸丧亡或失踪者超过十名。

水患过后，水势告退，那些灾黎陆陆续续地回到家园；这时刻，各地住宅、农舍、田园、厂地和低洼处等，无不疮痍满目，遍野哀鸿。黄泥公路，也顿成泥泞，险滑难走，窟窿处积满污水，行人莫不叫苦连天。那些历尽浩劫的农民，眼望辛劳耕耘的农作物，悉心饲养的家畜家禽，血汗换来的住宅和家具，都遭到洪水湍流卷走或摧坏——心血付之东流，损失惨重，令人目睹心酸，欲哭无泪！

尚安告别了，身为大姐的谭嫂交了一百块钱请弟弟转交给乡下的老母。她又叮咛：

“阿安，我们的老家在低洼地区，必须提高警惕，以便发生水灾的时候，大家能够马上疏散，避免财物损失。”

“嗯，我知道——我们必须防范未然。”

“请记住：多一分的戒备，就少一分的灾害。”

分手后，她心里不自在，甚而有点杞忧，因为自己辛辛苦苦的积蓄又少了一笔，今后恐怕不敷开销哩！于是，她有了一份淡淡的哀愁。

愁云飘心空

冬节，小叔从小城来这里造访兄嫂一家。

四个孩子都十分欢迎这位高瘦、有礼和风趣的叔父。谭嫂问他几句，他回答大嫂：他才考完高级剑桥考试，没把握能考到优异成绩，所以还谈不上有什么深造的计划。

谭嫂含笑问他：“小叔，我看你每次年底，都好象有不少的心事似的？”

“是嘛，”他庄容地回腔：“这几年来，几乎每年年底都得应付考试——考过了初级文凭，教育文凭，又考高级剑桥文凭。考完之后，又担心成绩太差，将来不能继续深造；同时，又怕找不到一份临时工，来养活自己……”

“何必担心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谭嫂说。

阿赤和阿沛兄弟俩围前来，拉住小叔的手；阿沛先要求：“小叔，带我去外面玩好吗？”

小叔摇摇头：“不行，因为外面天乌乌，又要下雨

了。现在是雨季呀！”

“小叔，为什么会有雨季呢？我最讨厌雨季？”阿赤问。

小叔细心地回答：“主要是因为马来半岛地理位置的关系，每年都不能避免，由东北季候风吹袭下带来的豪雨。那带着最高潮湿的空气，让季候风扫过南中国海而带来了大量的水份，被主干山脉阻挡而凝聚成雨，在东海岸下个不停。要是因为西南季候风，而从印度洋带来同样的水份，也受到山脉阻隔，变成雨后落到西海岸各地。通常它是在五月和六月间来临的。”

阿沛急忙又问：“每次雨季，为什么总是那么久呢？”

小叔微笑地回答：“是呀，雨季的时间很长。——东北季候风通常是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来临，吹袭期间将长达三、四个月。”

阿赤轻拍着小叔的手：“小叔，你说气象台的预测，是根据什么来的？”

小叔耐心地解答：“气象台是利用一座电脑进行试验，以改善河流和水灾的预测设备。当他们的雷达或卫星侦查到连绵大雨，将造成水灾的时刻，便尽快向公众人士发出警告。——许多人都对气候警报系统不了解，其实，它就是雷达警报系统，主要是通过所发出的电磁波浪，将雨云情况传回地面收看站，气象台人员可以通

过这些收看站不断获取最新的雨水分布情况，和对方圆四百公里内的气候情况，作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监视。”

“这种雷达警报系统，最大的用处是什么？”阿赤又问。

小叔直注着阿赤，徐缓地：“人类通过雷达系统，可以预早知道暴风雨的来临，使有关当局可发出救灾紧急警报，同时，提早疏散受影响灾区的居民。”

阿赤蛮有兴趣地找问题问下去：“小叔，我的老师说过，驾飞机到海上的天空，把黑云打散，也可以减少雨量，那是什么道理呢？”

“唔，是的，”小叔又认真地回答了：“本地气象台曾经试验过，让化学师乘飞机到海面上空，用银碘的化学剂去爆炸有雨的云，使那雨水倾落到海面，而不是落到内陆。听说，这种做法可以减低十巴仙的雨量；换句话说，只能够把雨量稍微分散罢了，并不是治水的好办法，因为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小叔，照你看来避免水灾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已念完小学五年级的阿赤，对防止水灾的问题也提出询问了。

小叔寻思一会，便缓缓地回答侄儿：“这是一门大学问，我所知道的也有限。我想：防治水灾之策，必须从根本着手，比如改善排水系统，设法加深河床的深度，增加河流的分支，和挖深河口之外，还得开辟人工

湖泊，作储水的用途，兴建水坝，以防水灾……这些都是治本之计。此外，不该过分砍伐原始森林或树木，避免使一些森林地带的泥土松泻，雨季一来，雨水带泥冲入河中，造成河床淤塞。这些措施，都是治本之计。合乎实际吧。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可以利用科学来征服水患的。”他蛮有信心的。

“小叔，你的学问很广，口才又好，你可以做老师喽！”阿赤竖起大拇指，赞扬叔父。

“做老师？我念完十一号班，听说要申请当老师，还得经过几个考关呢！”小叔收敛笑容，沉声地：“要找份工作，可不容易呀！”

九岁的阿沛嚷道：“小叔也打算找工作做，是吗？”

小叔旋即接口：“那当然，人长大了，毕业了，谁不希望找份工作，不必再向父母伸手要钱。还可以帮补家庭。”

静在一旁的谭嫂，忽又开口了：“邻居的世芳，考到高级剑桥文凭，去一个小渔村当临时教师，听说每年必须重新申请一次。世芳前天才对我说，她担心明年没书教呢！”

小叔扳高嗓调，但仍沉声地：“许多事都堆积在十二月，既复杂，又烦恼；做人要有更大的勇气呐！”

“是么。”谭嫂附和地。

絮雨纷飞。小叔要冒雨走了，既不顾天留客，也不

愿借用大嫂交过来的洋伞，他固执地含笑道：

“离巴士站不远，淋点小雨没有关系，可以洗掉心头的闷气！”

小叔的身影在烟雨中消失了；谭嫂猛地感觉到这位小叔也透着一股不屈与徬徨的意态。

长期的祈盼

在这赤道边缘的半岛上，风雨又开始在东海岸肆虐。天气恶劣，一连数日倾盆大雨；东海岸不断传来连日潦水造成泛滥的消息。

扭开收音机，新闻报告员声称：气象台发出最新警告，南中国海上空的季候风已产生新变动，由温和转变为间歇性骤雨。预测吉兰丹、丁加奴、彭亨和柔佛北部四州将下倾盆豪雨，预料由今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起，至少将继续下多二十四小时。报告员又说：气象台也警告南中国海中的小船，海面风浪对小船有危险性。南中国海面风速每小时约三十二至四十八公里，或二十至三十里……

摊开报章，连新闻版里也充满了“河影水声”。你瞧：报上又出现大标题：全国各地福利部官员销假戒备／半岛北部四州豪雨阵阵／主要道路水淹与丹州交通断绝／灾黎三千七百人疏散／两艘渔船海上沉没／十一人罹难八失踪。而气象台继续发出警告，更教人听了不

安！谁不为此睁眼干着急？谁不担忧水灾又把好些地方蹂躏得面目全非！

多少年来，一年一度的水灾与劫难，几乎无从避免。面临水灾的威胁，人们的生活痛苦，精神苦闷。雨季就是忧郁的日子，绵绵淫雨，正象征着贫苦人家流不尽的泪水呢！

洪水泛滥成灾，已属有史以来的痼疾，难怪人们忧心忡忡！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面对雨天，不由又陷入了那悲哀与愁苦所交织而成的境地中……

在流驶不断的时间长河中，十二月瞬息将过去，天又会晴和的，然而明年又有十二月，未来将有无数个十二月，那愁云始终无法驱散，苦难深重的日子似无绝期。

人类的进步，科学的昌明，不是足与天灾对抗么？根治水患绝不是幻想吧？治水口号击不散雨季的愁云，缓和水灾非长久之计，消极的办法更不足为训。

这季节性的洪水泛滥的难题，何时才能彻底解决？这幸灾乐祸的水患，何时始能完全控制而驯服下来？

你我要有新信心，科学成就绝不等于零；大家要具有最大的决心，不断向洪水宣战，誓把它完全制得服服贴贴，甚而将洪水改为利于国计民生的能源动力。

那时候，十二月的愁云自可消弭于无形啦！我们期望着，也愿以最虔诚的心情祝祷着！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从初苗到巨树

在荒地垦拓小园圃，初苗在茁壮，已然不是头一次，而是第四回了吧！

你听过吗？“时光有妙手，一颗麦粒变成一瓶啤酒。”（欧洲谚语）。同样的，随着时光的溜逝，初苗的草茎或木茎茁长了：不论是草木植物或木本植物，幼苗将变成茂盛的花木，花朵繁密，艳丽明媚；或成为直条的树，浓郁茂密，枝头结出美果累累。

拓地并不容易，在田畴上播种更加困难；撒下的种子发芽了，幼根入土，胚茎强劲，微风拂绿——初苗开始去接受日光的照抚，也敢面对风雨骄阳。做一个园丁固然辛苦，等候一颗种子发苗滋长也得煞费苦心：捉害虫、遮荫、除莠草，晨昏灌溉，间月施肥……倚仗群体的力量，初苗才能长得强劲欣荣。

初苗，你要生长在陆地上，根要向下生，深入有水份的地方；叶与茎要向上长，伸向有阳光雨露的天空，别攀附在别的植物上，或寄生在腐朽的树干上。

万丈高楼平地起，千年老树幼苗长；伟人小时睡摇篮，作家幼年造句难。——谁敢怀疑今日的初苗，日后不是文坛的长青树？你有决心，你有毅力，你有斗志，

你有理想，从现在开始，策笔为杖，恒久地漫步在稿纸的绿野上，你便是最佳的文艺接班人！

智慧、意志加上勤奋，还得经过实际生活的磨练，初苗才能长得粗壮，树龄加长。天然雨露的滋润并不充分，有时烈阳竟炙伤了嫩叶，雨水也会冲走幼苗的根茎，况且还有狂风肆虐，和田鼠、蜗牛、蝗虫、虫豸…乃至顽童的侵袭；从初苗到巨树，你内心的斗志必须天天加强！走向文学的道路，你几乎与富贵荣华及权势无缘，锦衣玉食几乎也跟你脱离很远。个人利益牺牲，你得宽怀坦荡！

绿叶迎风哗笑，黄花对月低吟：躯干粗伟的树木，需要顶受更多的风雨，遮蔽恶毒的烈阳；否则，树荫会带来什么？

生活是文学的温床。大地何其辽阔，每一寸泥土都吐放芳香，长年是夏，雨量充足；初苗，正在各地茁壮，不久的将来，可望有个喜悦的丰收年，那是满眼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年华。

六十出年的文学史路，并不漫长；一株又一株的初苗可以承先继后，不止千百载，还要根植万年。——这不是“天方夜谭”，先哲不是说过：沙土足以遏止滚滚河水，水桶可以汲完洪水，手儿能够抓到彩虹的光辉。愿你做愚公的后代，肩负着大马文化的重担；播种者沉着操劳，有耕耘就有收成。呵，未来的文学史轮廓，今

日的幼苗，是最显著的主干。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四日)

(本文是马六甲榴梿老温女中华文学学会出版的《幼苗·第四集》的序文之一)



海峡岸上

好出门的我，经常乘车出入在长堤两岸；然而，却少有机会到新山海滨兜一转，玩赏景物。

新山，这座水湄之城，已经披上了现代化的新装，但她有了新柔海峡陪衬着，充满着恬淡的气氛，所以在烦嚣的市廛声中，倒也显得幽雅谧静，清新可喜。

偷得浮生半日闲，我又来了——来到新山海滨，我将好整以暇的浏览她的神采，舒畅一番心胸。

抵达海峡岸上，那葱翠的树木，一种自然之美，一派幽闲景色，立时把我包围过来。——呵，这海滨会欢迎我的，因为对于我这位旧相识，她没理由会讨厌我。她不是始终诚挚而好客的吗？那扶疏的树木，都伸长手臂迎接我哩！

已往那些复盖如亭，苍迈劲拔的老树早已被砍伐，只剩下四、五棵；而新种的树木已挺秀繁茂。老树与我有较深厚的交情——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瞧着我孤单或成双的身影在叶荫底下经过，半年前又携带儿女憩息在它们身边的石椅上，让树叶影子印上一身斑驳。

我在板椅上坐下来，老树在头上絮絮低语；我顺便跟他对话几句——仿佛听见老树回了腔：“我们只知道

迎送清风，遮蔽烈日和增添美景这些任务；在任何时候都准备牺牲自己、结束生命。当人们抡起斧头或使用电锯，肆无忌惮的把我们弄倒，砍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沉默的，一无怨言。而我那些伙伴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灭亡了，连树根也被挖掉。我比较年轻，所以能够屹立在这里服务多几年。我们从不为自个儿打算，我将活得更苍翠茂盛，游人到我身边来，可以溽热全消。其实，死亡不是顶悲哀的事。你瞧：那批代替老伙伴的小树，这些新朋友，不是已经茁壮了么？”

噢，我敬爱的老树，你有宽大的胸怀，竭尽心力，为人服务；难怪你活得这么快活、硬朗，不时跟风姑娘合唱歌曲！

我继续往前走。这堤岸中央略呈凸状，稍后又笔直的向前延伸着，长约五公里，漫长坦洁，境地清幽。

我望向海面，海峡仍是一付温柔的美态：宽狭适度，回环多姿，平静得宛如一个深邃的湖沼。碧绿的海水在和煦的阳光下泛耀着，偶尔在风过时，掀起粼粼涟漪，甚而轻轻荡漾着。

静观片刻，海峡两岸的景物有不少已改变，只有星柔海峡，她始终是这么富有大自然情调，旖旎迷人。彼岸的狮岛，绕绕着葱茏的岗峦，绿意盎然，富有诗情画意。细一端详，呵，那一片青葱的小丘似乎减少了些，

让那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代替了，比如那连云而起的兀兰组屋大厦，和工厂烟囱及大油库等，便在阳光下白闪闪的。

而这一切的海峡岸上——由市区西面沿海边大道北上一带，早几年前，已经过一番美化和修建：树木花卉已加以改种修饰，雅致异常；那竖立着的数十株人造树，树上装置着青、黄、红、蓝、橙等颜色的灯泡，夜间闪放各种光彩，蔚成五彩缤纷的瑰丽夜景。

遥望那横跨着的新柔长堤，正如一条环带衔接着那一衣带水的空间。呵，这是新、马两国的交通孔道。有了它，两国的情谊是永远分不开的，而敦睦亲善的感应也在交流着。

走不多远，我接近望景台的底层；它共有三层，有一道圆形的楼梯通至顶层。望景台和人造树上都装有播音设备，从清早到深夜播送着美妙悦耳的歌声，增添海滨悠闲舒适的情调。

费劲地登上高台，它高约十八公尺；登高望远，新山西部的景物多游目可望。站在那分为三层的圆形栏杆处，每个角落所眺望到的景致都不同。由于望景台好似塔形般面积越来越小，所以在第三层的楼梯处往下望，仿佛底下的海水已涌入最低层的台内，水波溶漾，煞是奇观。

伫立高处，右边的高等法庭、市议会大厦和邮政局，甚而巍峨宏伟的州政厅也低矮了。左边是苏丹公园和苏丹大皇宫，园内绿草如茵，丛林滴翠；那圣诞树、皇椰树，还有各种奇花异草，红嫣绿翠，无不尽收眼帘。

走近临海的角落，把视线移向海峡一带，妩媚的海峡风光，顿时令人胸怀舒畅。山青水碧，那起伏似浪的山峦树木，雾掩云封，时隐时现；而军港海面停泊着的战舰，也都历历在望；长堤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偶尔吐着浓烟冲着奔驰的是列车。这一切都明显的告诉我们：两地都正热闹地活动着，日益发达。海峡内，仍是一泓湛蓝如玉的清水，在西面出现了三个不大不小的渔棚；较远处，则是迷蒙的陆地和海岛，烟雾迷茫，与天上云影浑然一色，相映成趣。

游目骋怀，舒畅一番心胸的悒闷，继而令人心凝形释，飘然欲醉。我们可以想见，在夜晚，那七彩霓虹灯闪闪烁烁地点缀着城市的面庞，遥望之下，一定分外绮丽。

沿着宽阔的行人道缓步而行，经过那座热带式的亭子，看见有人在海边垂钓；瞧他们那派悠闲的姿态，就知道他们都以钓鱼取乐，不在乎鱼儿是否上钩；既是娱乐活动，自然悠哉闲哉。钓得到鱼固然高兴，否则，也

可以锻炼自己的耐力与决心。

越过海滨公路，左边就是苏丹公园的一角；这里的山坡颇有层次，园林茂盛，绿荫蔚成深邃的拱门，草木苍翠蓊郁。那一堆花圃，繁花似锦，争艳斗丽，蝴蝶翩翩；我嗅到了阵阵香气，呵，真是细细风来细细香哩！

这个公园占地面积甚大，那斜斜的山坡上，散布着苏丹大皇宫、荷花池、竹林和八角亭等等。园地四周长满各形各色的热带植物，有些高大的乔木，枝柯交结，深耸入云，莽莽一片。即使是火伞高张，由于浓荫蔽日，到处仍是一片清凉，更添雅致。曲径通幽，置身其间，怡然忘返。

绵延相当长的海滨大道，它的末端是丽都海滨吧。这里经过改造和美化，已填补堤岸，栽种花木和椰树，使它成为更理想的弄潮场所。

午间，潮退了，那宽达百尺的海滩，虽则不算很洁白，但静静海水，悠悠远山，游人可让细浪抚足，俯身捡拾蚌类生物，倒也乐趣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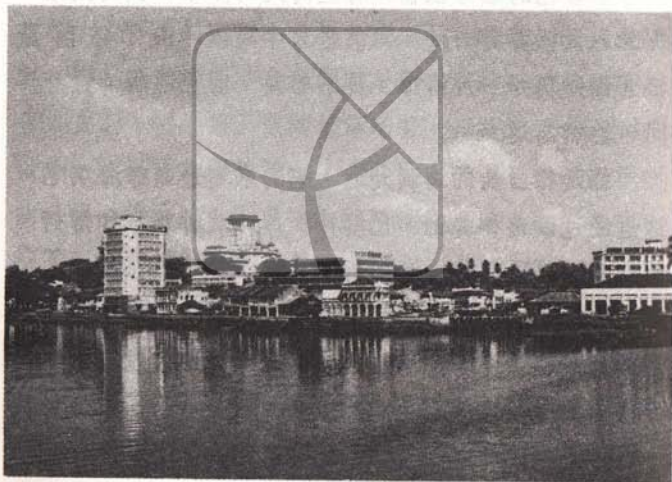
化大半天的时间，自在地在这海峡岸上蹀躞、寻思和回忆，虽说风景不殊，可是在我却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触。喔，那明媚秀丽的风光，使你我在静适中获得一份清新的快意，让身心得到真正的怡悦！

海峡两岸所见的景物，就是这么秀气、明媚而动

人，无论是在清晨、黄昏或夜晚，这里都各有不同的迷人情调。她真是个休憩、乘凉、静观和凝思的胜地，任何人都可享受到休闲轻松的情趣。

我想，在现实生活中，庸俗不一定叫人厌恶，最怕的是我们躲避大自然。而在这新柔海峡的岸上，纵然是一个铜臭者，一旦身临其境，他也将会忘情物外，风雅清高起来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从星柔海峡岸上，你观赏了新山海滨一带的美景，也眺望到对岸新加坡的绚丽风光。

甘榜之恋

我来探望你，在一座高楼的办事处。

——你好吗？我问候。

你摇摇头，突地低嗟，然后徐徐地开口：

——我好闷！生活在这里，喧嚣又紧张，人情淡薄，猜忌心重，竞争剧烈；因为生活环境的逼迫，我必须在十里洋场营营役役。我越来越觉得工作繁重，心境郁闷，精神疲劳。我多么渴望那种闲适的生活，保持着一份闲适的心情。……

我投目窗外，大厦连云，繁华热闹，烦嚣扰攘，人烟稠密，五方杂处，行人如鲫……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使人更奔波忙碌了。忙是现代都会和工业社会的特征，为了三餐温饱，几乎大家都在穷忙。一旦被强迫拉进工业社会的巨轮下，便只得身不由己的旋转，气都喘不过来，谁还有闲情逸趣？

你向我请教，该到什么地方去消遣，才能真正调剂一下精神，抒发胸中的积郁，同时找到自己的乐趣。你又说，你要洗刷身心的疲劳，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立时想到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呵，那儿的土地，曾印着我童年赤裸的足迹；那儿的小河，曾映着我孩提

矮小的身影。那儿有最能惹人心旷神怡的天然景物，有浓郁温馨的人情味。凡是珍惜精神生活的人，不是都爱听一听农村田园的天籁么？

于是，我建议你到甘榜（注：音译马来语“Kampung”，即乡村、农庄。新马华人也通称为“甘榜”）去跑跑。你正需要那带着馨郁而浓厚的乡土气息，来弥补心田的空虚，使生命的泉源永不枯干。

挥落了一身的尘嚣，你我同车驰至郊区。你神态轻松地，今日的都市人，生活的内容太庞杂了，除了为谋生奔忙外，还有数不清的交际应酬，以及各种似正当非正当的消遣娱乐。这形形色色的新奇的项目，逐渐的使你变成物质生活的附属品，甚且甘愿做物质生活的奴隶。

车子折入甘榜的范围；我说，你已经抛开了煤烟、机器与商品的“嵌制”，反璞归真了。

甘榜在欢迎我们。呈现在眼眸中的，尽是自然风光，别饶韵味，天空高旷而蓝，云絮在游弋着，和风拂拂，连太阳也好美。你顿时耳朵清静了。你又跟大自然的心灵接触啦！

在马来西亚国土上，幅员辽阔，有成千上万的甘榜分布在东马和西马。占人口七十巴仙的村民，便居住在甘榜里务农。谁不爱恋或怀念自己的家园，一有机会便下乡，可以任意游玩，认识本地风光，怡情适性！

游目四顾，是一片片辽阔的碧绿农田，鸡鸣犬吠，浓荫蔽日，惠风和畅；一片翠绿的新树林，孕育着欣荣的新生命。大大小小的亚答屋，雅丽精巧的浮脚屋，羊肠小径交叉地出现；园绕在住屋周遭的，多是香蕉树、椰树或果树，娇艳的花朵，点缀其间。原是平淡无奇的田野，也渐渐引人入胜，教你豁然开朗；一切充满着新的气息，宁静安详之中带着肃穆气氛，令人俗念为之一减。哦，从城市回到甘榜，由自然中返回到自己（从客体回归到主体），未尝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吧！

在同一天里，我们驱车到三、五个甘榜打了几个转；那一幅幅大自然美景，易地皆然。

我国是个“椰风蕉雨”的国度，但惟有在甘榜里，才能见到那象征热带地方的风雅植物。我带你到处蹀躞，展现在眼前的，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有的深林密菁，碧水萦回，水木互映。

一路上，放眼前望：远山近树，鸟语嘤嘤，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朴素无华，谧静可爱；在这里，你听不到疯狂的歌乐，靡靡之音，也闻不到虚伪的、戏谑的笑声。呵，甘榜是一块宁静的乐土，单纯而安定，一丁点儿也没沾染上大都市浮华的习气。

那一片片的风雅植物，既是观赏植物，也是经济植物。你瞧：橡树、椰树、香蕉树、棕榈树、槟榔树、硕莪树，以及各种果树，它们齐齐整整地排列着，正如一

队队披甲戴盔，威风凛凛的士兵，守卫着我们神圣的国土。在白云底下，亭亭玉立的是椰树和槟榔树。这一对热带的姐妹花，最爱跳跃：直挺着的椰子树，随风款摆舞姿，高瘦婀娜的槟榔树，在微风中婆娑起舞 伸长叶手，正向白云召唤；她俩活象怀春姑娘模样，都有各自不同的丰姿。长得粗壮结实的棕榈树，却十足象一群群身强体健的我们热带的青年，……

抵达米乡，那是另一种甘榜风光，广阔的原野上，不是绿色的稻禾迎着风儿，就是金黄的谷穗随风飘曳，荡来了一阵阵的稻草香，使人心旷神怡，胸襟爽朗。

踟躅在小桥流水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山溪潺潺不息，那淙淙水声宛如竖琴的鸣声，清脆得使我心弦撼动。静静地寻思人生的各种问题，于是，你领悟到“细水长流”的义理——一个人只要有目标，有志向，有毅力，纵然是自己的力量单薄，只要肯勇往向前，总会有点成绩；个人的努力，是不会平白浪费的。

果实始终与甘榜结了不解缘。若是适逢果实成熟季节，你可以在这里买到最便宜但却顶新鲜的水果。因此，热带果实上市时节，更是下乡的大好时刻。甘榜里，有芳香馥郁的榴梿，清凉甜润的山竹，金闪滑亮的柑桔，艳红毛茸的红毛丹，清甜爽口的黄梨，多汁甜美的西瓜，清凉可口的甘蔗，串串香甜的香蕉……其他，如芒果、木菠萝、鲁菇等，也都尽够你大快朵颐哩！踱步到

菜园，肥美的青菜向你微笑。在瓜棚架下，黄色的花儿正烂漫盛开，与绿叶相映成趣，煞是美观。

走倦了，椰子水是最好的消暑解渴的饮料，清凉澄冽。这里有山肴野蔬，但也不难找到好吃的小食；马来罗惹价廉可口，它是用面条、豆芽、豆干、马铃薯、虾饼、鱿鱼或油炸饼等调混成盘的，三、五角钱便有一大盘，一顿午餐就轻易地解决了。印度人的牛腩和羊汤，是甘榜的食中双绝，牛肉芳香，羊汤醇饴；你一闻到，便食指大动了。

居住在甘榜的人民，他们是胶工，是农人，是伐木工人，是渔民，是梨农，是矿工……尽管彼此的行业不同，然而他们的个性相近——纯朴善良，克勤克俭，刻苦耐劳，不会矫情造作、油滑奸刁，作风是粗犷率直，敢爱敢恨。由于民风淳朴，村民勤俭敦厚，所以更能够安居乐业，和衷共济，融融洽洽；一般的村民，都能淡泊恬静，人情自然是真挚温暖的。

你跟他们交谈，有问一定有答，似乎是老友叙旧一般。呵，善良的甘榜人，开心见诚，不矜不躁，全无都市人那股市井神气、巧言令色，也决不虚与委蛇。这是人类建交最大的本钱。谁不承认灰头土面的村民，才是最爱和平的一群？在甘榜里，你最容易体味到大马各族同胞一家亲的气氛，也体认到和睦亲善的可贵。

甘榜是小地方，多数坐落于荒僻的所在；也许有人

说：生活在甘榜，十分单调、刻板与寂寞。然而，这一份悠闲的寂静，却是都市人所梦寐以求的。乡下人士几乎都喜爱清静淡泊的生活，除了劳作之外，便沉缅在休闲的情趣中，怡然自得，很少作人事上的应酬，当然能够保持闲适的心情，拥有各自的操守，全甘榜都充满一种与世无争的纯朴风气，处处洋溢着温情。

村民在园丘、芭场、矿场和海上，消耗了数不清的精力；为了生活，为了保障今后的幸福，目下多赚几分血汗钱，谁也不投闲置散、怠散疏懒。因此，生活在绿色的田园里，各做各为，几乎没有竞争和角逐的对象来干扰别人。生活的项目简单，生活的内容不复杂，大家只以单纯的衣食住行为满足，心情自然恬静安适了。

你默默地遐思，又憬悟到什么？而我胸中原有的郁积跌宕之气，不觉间早已舒发出来啦。你终于平静地说：快乐的泉源，不一定要往物质生活中发掘。甘榜人的快乐，是建筑在劳动和知足上面的。——我们都想透了，便会带着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回到城里，面对尘嚣，面对现实，再无怨言。

在回程中，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甘榜里也有水电的供应，将村民生活带前一步，具备更好的生活条件，让落后地区也呈现着繁荣与活力。你说：热带的风光是可爱的，最难忘的是甘榜的人情味；而热带的情调和色彩，几乎都浓缩在小小的甘榜里。你又说：民风淳

朴，安定恬静的甘榜，使你摆脱一切世俗的尘念；要是常来甘榜，就可让青春永驻心头……跟着，你我都赞美纯朴的甘榜，称道人与人之间良善的感情……

此后，“到甘榜跑跑”，成为你最佳的假日节目。

我们爱上甘榜；这是一部新马最可靠、最具体、最理想的“地理书”，也是本国历史的活标本。它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马来西亚的地方型态，和多元种族融洽生活的情况；同时，当你从甘榜归来，也将带回多少的恬静与芬芳的泥土气息。此外，你心中乎添了一份莫名的快慰，使那原是消沉的意志，突然又勃勃而起……

(一九七八年四月初)



已故新华名作家赵戎(左)，也慕名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在马峇(右)引导下前来柔南甘榜和蒲莱山瀑布区一游。

野草闲花无限数

——代“后记”

时光电逝，消失无痕；谁能长久留得住青春！

岁月令人惊！不觉间已届知命之年。几天前，学校的女书记通知我：“你已满五十岁，必需填备这些资料，这是退休前必须完成的手续；否则，退休后将延迟领到退休金……”

日前，友人在电话中询及：“我们正在编一套文学丛书，决定提供一个机会给你，请你尽快整理一本集子，让我们给你出版。你准备出什么书？”

我不假思索地回腔：“要是你们同意的话，我很想出一本散文集；——这是我的第一个散文结集……”

辱荷友好关照，给予我无限的遐思。前事尽虚盈。欧阳修也写过“往事无踪，聚散匆匆”。可怜春似人将老（李清照词）。而我能够给自己的青春脚步留个什么印记呢？噢，除了挑选旧作出版这部八万言的散文集之外，我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与做法。

抚阅旧文稿之际，“十载事，惊如昨”。偶尔虽有舒畅的心境，然而更多的时刻却有萧索茫然的感觉。当我校稿时刻，忽有一丝舒坦的感受。

从童少年的山芭、槟榔园、橡林，到海滨、渔乡、黄梨乡、蒲莱山下……这便是我数十年来的生活环境与历程。这显然是太平凡单调啦！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张谓诗句）；那竟是三十年前的渔乡任教时的周末生活写照，似幻似梦。重读自己的《边佳兰组曲》后，我得补上两句：今日的名胜迪沙鲁，就是我当年笔下的丹绒奔艾海滩一带。谁说，我们的乡土河山不曾在拓展跃进中呈现了新貌！？

我爱大自然，喜欢接触新事物，而且乐于到别人的生活圈里去体验一番。谁不想试图扩大寻找较广泛的题材、有创新的内容？可是，我不愿以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所以我所能收进作品里的，仅有这么一些习作。当然，还有一部分不易得来而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素材，但是目下光有腹稿，一直未能下笔，只好留待往后吧。

人生尽如寄。人情翻覆似波澜。我常常觉得不妨多学会沉默。静默山有情；事实上，万种实物在静默中皆有情。微月照清饮。锦瑟华年谁与度？——我庆幸收到我平生第一次给异性写信的舒，长伴在我左右。她是惯于静默的，也最能谅解我。顺此，我要谢谢她的关爱，让我免受太多烦俗事务所扰，能够在文艺的道路上长跑下去。

感激慧适兄的序文；他谬赏有加，真教我既惊又

愧！作为多年的文艺战友的林兄在序文中提到“……又往往令读者陷入五里雾中，不知是花还是草。……”这使我不由地吟诵着白玉蟾（宋）的名句“野草闲花无限数”。在大时代中，我的生命原野却是荒凉平淡的，所能描绘与表达的，也只不过是借花草来抒发情怀、表达一己的赤诚罢了；因此，我以它为题名——代为“后记”。

馬岑

1990年8月26日初稿

1991年4月10日重修·可冬小筑









内容提示

马岩（梦平）出版过数部多种文体的专集，但《绿化大地》是他第一部散文结集。自五十年代末至今，他曾以江汛、夏洛、华驹、帖木岩、祝贺等笔名发表散文作品。1978年前后几年，其散文创作多刊载于香港《当代文艺》（徐速编）、《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月刊》、《文学半年刊》和马来西亚各报刊；作品自然淳朴，冲淡隽逸，随意道去。1978年以散文《森林与沙漠》荣获“马华文化协会”第二届文学奖（散文组）。

本书各篇，充满着生活气息，古朴雅淡，不仅写下早年的旧梦、年轻情怀，还道出了理想、愿望及憧憬等，并描绘其他东合国家的风土民情。作者也在文中流露他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长期维持高度的风雅。

题字■萧劲华教授(已故)

督印■杨天助

ALL RIGHTS RESERVED

© XinYa Publications Sdn Bhd
First Edition 1991

新亚马华文学丛书⑥

绿化大地

作者: 马岩

督印: 杨天助

主编: 马汉

出版: **XinYa Publications Sdn Bhd**

印刷: New Printing Co

新加坡代理

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

Blk 34 Commonwealth Lane

#07-26 Singapore 0314

Tel: 7741003



新亚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XinYa Publications Sdn. Bhd.

\$6.00